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每月兩次一日十五日出版

半月刊

第二卷十二期

定價二角五分

民國三十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新民報半月刊

第三卷第十二期目錄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每冊定價二角五分▶



清宮寶笈

—郎世寧眞蹟—

（一）白海青
（二）斑錦彪
（三）魚藻

世界動



（一）哥羅提亞王國協議組織首任內閣，左端爲克法特爾尼克元帥，中央爲巴維利克博士

（二）當英德在近東爭霸日益熾烈之際，爲向希特勒總統報告繼續其中立之謎的土耳其動靜而急歸柏林之巴平駐土大使（左）與卡泰爾國防軍總司令官密議

（三）猶哥全權將校向義軍申請猶哥軍降伏

（四）猶哥軍司令官馬伊夏布得將軍四月十六日赴伯爾格來德之德軍司令部，向派遣軍參謀次長維伊克將軍申請降服左端爲華將軍，中央爲額馬將軍

態



（一）英國賣與美國之島嶼契約書，簽字時情形，（自左第三人）威南特美國駐英大使（第四人）邱吉爾英首相

（二）四月十五日，在紐約亞斯塔大飯店之全英語國聯合大會，與哈里法克斯駐美英大使密談之摩爾幹財閥亘頭J・P，摩爾幹（右）

（三）四月上旬，決意對德抗戰，在伯爾格來德，檢閱猶哥斯拉夫軍隊之猶哥國王彼得二世，及希摩維奇將軍

（四）値茲德義之近東攻勢，卽將開始之時，出席倫敦某聚會之三人物（自左至右）威南特駐英美大使，巴特拉英外次，的斐克阿拉斯駐英土大使



幸福線上

（一）名媛　英　格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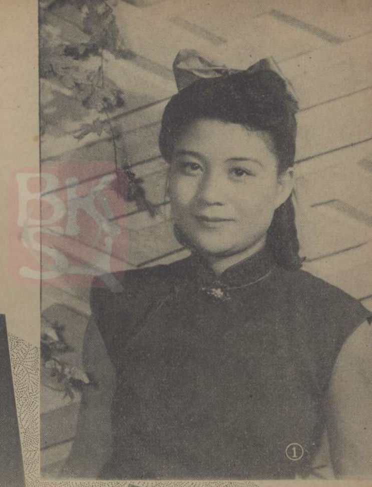
她蘊藏着的是天眞，誠懇，在這微笑中。

（二）名　閨　王令聞小姐

這是一幅如何溫柔怡靜沉着大方的照片哪！

（三）名影星　王　纖小姐

王小姐爲影界中之有經驗者，過去是華北演員，現任燕京影片公司基本演員，於正在攝製之楊貴妃片中飢演重要角色出鏡頭不在主角之下。



①

②

③



羅斯福心腹 極力誘導参战

美國立於戰爭之十字路上，努力於二百八十億美元之對英武器援助，事實上可謂已參戰，然名實相符，戰爭之前夜，或乃在美國艦隊，護送滿載運英武器之商船隊，於駛向地中海途中與德潛水艦衝突之瞬間開始，回憶去秋美大總統選舉戰，羅斯福，對美國民聲明「美國決不加入歐戰，且決不派遣美國艦隊及軍隊參加外國戰爭」然愛莉娜大總統夫人，對擁至白宮之婦女和平運動團體代表謂，「決不使美國參戰一語，並未與國民約定」，表現丈夫之不劣於其心腸而煽起官民一致之參戰熱，最近美國各報已有反映華盛頓政府之戰爭熱，而有爲救英國而不辭一戰之論調，現以視察戰線之名目，被特派而在開羅英軍總司令部之羅斯福大總統長子傑姆斯，竟敢聲明「美國，雖未派遣軍隊耳，然已參戰矣」此語使美國孤立派，大爲憤怒，羅斯福大總統之言動，有爲全世界民主主義獨裁者之感，即傲慢不遜之邱吉爾，亦汲汲於仰其鼻息，最近訪問華盛頓之加拿大，及澳洲總理，均崇拜羅斯福爲救世主而哀求武器與財政之援助。

羅斯福長子傑姆斯

羅大總統，對於全美國國民所最仰之林德白大佐，亦反唇相譏，以致林德白怒而決意辭去美國陸軍之職，羅氏遂命其心腹史汀生陸軍長官，立即受理，革去林德白之預備陸軍大佐官銜，其後林德白，身無半職，周遊全國，到處講演，發有悲壯激烈之論，謂：「無論美國如何援助，此次戰爭，英國必敗，羅斯福雖謂爲救世界之民主主義而戰爭，然今美國國內，民主主義已亡」，此亦爲美國參戰前夜之悲痛表情也。

最近每晚全美無線電廣播，赫爾國務卿，史汀生陸軍長官及諾克斯海軍長官，對於美國民積極舉行參戰煽動演說，此外另有羅斯福心腹前駐法大使布里托，及駐華盛頓英國大使哈里法克斯等，向全美分頭宣揚援助英國，打倒樞軸之氣勢

因此如噶拉浦博士之輿論調查，謂美國之輿論，於主觀上，不願戰爭而於客觀上，美國參戰難免此種意見，於現實上，已示百分之八二，然因美國，向爲以言論自由爲招牌之國家，故無論羅斯福，赫爾，史汀生，諾克斯，爲促戰爭而煽動國民，然萬一發生戰爭，美國始現實的貢獻生命之時，如輿論紛起，則民主主義之獨裁者，亦不能加以彈壓矣，於是問題，爲實現美國艦隊之商船護送時，與德國潛水艦衝突，則大裝體面謂：「美國參戰之時，今已來臨」，輿論亦隨之而謂「吾人即將參戰」，此種應對，實有必要，於是羅斯福之夾袋中人物積極研究此戰爭劇之要略，使最近煽動參戰之「幸運連鎖電報」，流行於全美，如往年之「幸運連鎖信」，接受此新方法之「幸運連鎖電報」者，即以「美國爲援助英國起見，應立即決行護送商船及其他種種手段」之意味，對於大總統及友人十人，拍出同樣之幸運連鎖電報。



林德白大佐

誠然，此種電報戰術，對於煽動輿論，爲有力的武器，最近大總統及上下兩院議員，注視許多贊成激勵之電報。

於是反對參戰之巨頭共和黨上院議員，極爲憤慨，於九日之上院本會議席上，暴露此種「幸運連鎖電報」之似是而非之機巧，力說「政府竟以卑劣手段，欺騙且煽動國民，實以捲入戰爭，現在全美國民大衆，應暴露此等戰爭策者之正體而斷然蹶起」，故今美國物情騷然，國內有參戰論與反戰論，互相攻訐，如火如荼，羅斯福亦深知國內不安之形勢，且爲斷然對付空前之大增稅，未曾有之勞動紛爭之激增，稀有之物價暴漲等社會情勢起見，決於十四日在華盛頓舉行之汎美聯盟大會席上，披瀝重大意見，最可笑者，前大總統胡佛，於十一日晚，對全美，舉行廣播講演，謂「護衛商船，即表示砲擊，砲擊即表示戰爭」，蓋既引用去秋大總統選舉戰時，羅斯福自己之言辭，復向國民，訴說「美國，今全無準備而欲參戰，如果一度參戰，則萬事休矣」之悲觀論，此使因病休養中之羅斯福，頭痛發熱。

（本刊論說部）

羅斯福夫人

巴爾幹戰影響近東

英國威信喪失

本刊論說部

柏林交易報外交社論委員加爾，梅凱爾萊氏近於「德意志與新生巴爾幹」之標題下，對於巴爾幹戰爭終了後將來巴爾幹之新秩序，以及成爲世界關心之對土關係，發表詳細觀察，而引起各方之注意，其文之大要如次。

希特勒總統數日前在國會就巴爾幹作戰經過舉行演說，向德意志國民報告德意志巴爾幹作戰之赫赫戰果，乃週知之事，今次作戰實於軍事上外交上有絕大之意義。

誇示巴爾幹戰爭之大勝利固爲當然，然而關於巴爾幹問題之德意志觀察，如總統所發表之演說，實爲冷靜而且客觀的，稱開始伸手至歐洲以外諸國之敵性國家等，雖然德意志在今次大戰獲得有史以來之赫赫戰果，但亦可再一觀以最小限度之國境變更爲滿足的事實，與德意志友好國乃至同盟國，於與德意志修好對自國之結局如何上，亦可常着眼於「所謂德意志之國家對於誠實者以誠實報之，無論如何，對於一旦所結契友決不背叛之」的事實。

今後德意志調整巴爾幹問題之領土及或外交，正所以將屢由敵國方面所流布而被人所危惧之德意志巴爾幹問題，使之實現化，故德意志對巴爾幹毫無領土之野心，而僅關心於經濟方面，即關於該地區內住民之安寧與和平秩序，是以實現者不過爲德意志僅爲有關心之傍觀者。

保加利亞當爲將來巴爾幹最大之國家，此由其民族上歷史上，地政學上經濟上觀之，乃當然之趨勢。土地人口之增大對於擴大保加利亞在巴爾幹之政治勢力有密接關係，保加利亞將來不僅爲黑海之國家，而且爲面於愛琴海之海洋國家，以國民之勤勉發展以及與大德意志之密接友好關係，將至擔任巴爾幹之重大政治任務。

土耳其對巴爾幹之新秩序當然有深切之關心，然而其關心有於平靜友好的空氣中發展之可能性，關於擴大保加利亞之領土，德意志之所以希望保加利亞之對土關係爲善鄰的爲友好的者，以保土兩國與德國之處境皆同，土耳其在對德關係上被英國方面在巴爾幹近東之宣傳所愚弄，誤認德意志爲權勢化爲合併化，故唯恐與之接近亦是事實。

英國於美國援助下，欲於適當時機擴大戰火利用土耳其之恐怖心，而陷之於與希哥相同之自殺行爲，然而土耳其一如希總統在國會中所述之有健全人類之理性。強毅之神經，以及自我之信賴，因之，一方面德意志對之有友好的誠實態度，另一方面自己保守決斷之獨立，德意志戰捷巴爾幹之軍事行動與外交交涉，土耳其已不能更變其對德態度及對德意志約言之信賴，德意志對土耳其之和平與利益具有如何程度之深切理解，土耳其可由德意志過去之行動中明白體得，指導第一次大戰之同盟國而爲「青年土耳其」之偉大建設者，作爲幸福所遺棄，爲命運所驅擠之土耳其人的榜樣之希總統之言，乃是德意志對土耳其之理解與能力的表現，使土耳其捨小事而轉移於大體，由淺近之事示之以不動方針。

因之，以德意志不得已而爲之的解決巴爾幹的軍事與外交，以及希特勒所示之對巴爾幹諸民族之態度，予土耳其以有利滿足之印象，德意志之巴爾幹政策由此次戰火之試煉，當早已無曲解之餘地。

德意志對於巴爾幹戰爭德意志偉大勢力所予以世界政治影響，正以盛大之興味而注視其結果與反應。

德意志所播之酵母菌，開始强力活動，最初之効果首先由近來出現，伊拉克反乎英吉利方面之豫想，發動反抗之軍，此不僅發露伊拉克之變國心，且墮失阿剌伯回教徒間之大英帝國威信。

基列奈加之敗戰，即可表示巴爾幹戰爭上軸心國勢力已及於英國事實上的生活圈，此後數週間，大英帝國之礎石有如地震之根本消滅，伊拉克之反英不僅有關英國之威信，且有喪失該地方上英國政治實權之意味。

——完——



適應迅速而多量的造艦計劃

德國潛水艦下水之新方法

【本刊柏林特訊】德義軍與巴爾幹之制壓相呼應，猛攻埃及今已使英國生死關頭之運送路地中海面，陷於重大危機，故若希臘與埃及之根據地失陷，則在東地中海，保有優位之英艦隊，亦不待直布羅陀攻略而全被掃蕩之日，愈益迫切，際此之時，黑海之多瑙河口，竟有德潛水艦廿隻，突然出現，蓋德對土關係好轉，同時急下達達尼爾海峽而進出於地中海，早已使英國，狼狽畏懼是以對於英適封鎖，最近施其猛威之「海狼」德潛水艦，橫亘東西，殲滅英艦船之日，亦不遠矣，英國方面，推測德國「海狼」，現有百五十隻但德方笑謂「這算有効麼」。

蓋此次大戰前，德國早已準備潛水艦部分之材料，於萬一之時，採用迅速而大量的造艦制度，並爲預備攻略英本土，現在德國動員各造艦所，陸續建造大批潛水艦而下水，然此種下水，與昔不同，蓋如圖所示，船架之滑面橫臥而傾斜，潛水艦，橫置於其上，漸漸滑下而下水，此種新方法，頗值注目，下水後，船架之木製滑面，即塗以濕肥皂，洗去殘滓後，則另一新潛水艦下水，故德國新潛水艦之增加，頗足驚人。

（圖上爲潛水艦用新方法下水時及下水後情形，下爲洗滌船架滑面時情形）

小科學

X光的效果和應用

X光投射物質後所起的效果，最重要的可分爲四種，分述於下：

一，可照像的：X光可照像的效果，使物體內部組織，藉X光之力，得到一個準確的紀錄，因爲物體內部是無法看見的，有了它就便於檢查和研究了。普通的照像板上所起的還原作用要看光的強弱而定，例如普通照像所起明暗不同之影，與物體露光強弱成比例，這個強弱比例是由光的反射而來的，不過在X光照像裏所得到明暗不同之影，要看物體被透過的X光的多少而定。實在說起來，X光線照像是物體影的印像，物體裡容易透過的部分，因爲所起的變化較劇，所以得到更黑的影子，不易透過的部分，那當然要淡一點。所以X光照像的明暗比例，是由透過光線而定的，這是與普通照像不同的地方。

這照像的效果，應用最大，工業上和醫學上得到它莫大的幫助。工業上有許多原料，是不能僅用化學分析來斷定合用與否的，例如鋼裡面碳質的分佈平均與否，這就不能用化學方法來檢查只好應用X光了。假使一塊鋼裏面，有的地方，碳的分佈是不平均的，那末這

蘇彝士與直布羅陀

因德軍完全佔領雅典，故巴爾幹戰爭遂告一段落。掃蕩拜羅波奈索斯半島之殘餘，預料尚需數日，希臘已完全落於樞軸方面之手，於是由此戰略基地而前進，改爲以制壓東部地中海爲目標之次期作戰，或必爲期不遠。德軍或使敗竄之英軍不遑寧息，再加以急追急炸，仍向作戰邁進亦未可知。總之英國之巴爾幹作戰已蹈敦刻爾克戰之覆轍。

英威信失墜與國離反

獨希戰線之英軍勝算，似使美總統聲明於此方面可適用武器貸與法案，而可望相當持久之抵抗。盍料利用獨希兩國之地勢與其天險而阻止德軍之進攻，與德軍以相當損害之期間內，計劃英國海陸軍集結於希臘，强化獨希國境防禦線，在該國試行一大決戰，以挫德義兩軍之銳鋒而謀挽回戰勢。將近東諸國尤其土耳其完全引入自己陣營，而封鎖德意之雙琴海作戰，防禦蘇彝士堅若盤石，保持歐洲大陸最後根據地，英美合作之勢力伸入巴爾幹而企圖挽回頹勢也。蓋英軍以希臘戰線爲最重要戰略之作戰，無論如何須孤注一擲，決一死戰，不然亦須將德軍引入要害地區而予以大損害，至少必挫其銳鋒。然其企圖與作戰爲時僅兩旬，已悉歸泡影，於空軍轟炸之下，表演脫出希臘之悲劇。

此種情勢接踵而來乃使英國喪失威信，與國離反，消滅勢力圈，過去罪惡之報應，殆使英帝國陷於不可收拾之悲境也。因此英帝國制霸地中海已根本動搖，保衛蘇彝士，直布羅陀亦頗感困難矣。

英管制地中海之根基

蘇彝士與直布羅陀皆爲扼地中海東西兩口之重要戰略地點。

直布羅陀爲在西班牙南端亞羅伯西拉斯灣突出長五公里寬一公里之半島。自一七〇四年英國佔領以來，即在此修築堅固堡壘，構築三個防波堤防衛之軍港，扼守直布羅陀海峽而成爲軍事上之重要地點。

蘇彝士爲埃及東北部紅海之蘇彝士灣頭之海港，因開鑿蘇彝士運河，此埃及之城市復活矣。

前次大戰後土耳其亦早已企圖攻略蘇彝士沿岸一帶，在參戰時將散在敘利亞方面之諸軍約九萬，集結於達馬斯克斯附近，以急於準備遠征埃及，此種企圖終成泡影。但將蘇彝士沿岸地帶收入手中，遮斷英船航行而與英國以致命之打擊，此於對英作戰上，爲任何人所希求者。由是英國防衛蘇彝士乃是英國切實之問題，蓋將領有蘇彝士沿岸地帶之埃及置於其保護下，設置海陸軍策源地，以英埃聯軍擔當防衛，此乃英國歷來之根本策也。故英國扼蘇彝士與直布羅陀地中海之兩口，在中央馬耳他島建築堅固要塞，更配置快速優勢之巡洋戰艦艦隊，而完成世界大戰後之制覇地中海，但於此次歐戰，更强化此一線，並增强戰艦，航空母艦之一半，始終企圖控制地中海。

蘇彝士運河

被四面楚歌之英軍苦境

但因在北非戰線，德國增援機械化部隊而形勢一變。今因德義軍之猛攻，完全奪回里比亞，反而進入埃及，佔領西境要衝索爾姆，而迫近馬爾薩馬特洛之主要防禦線，顯出一躍而衝入亞歷山大之勢，此時巴爾幹戰線英軍之敗退，予埃及戰線上之英軍與以甚大之精神打擊，蓋爲不難想像之事。而對於德義之猛攻，英國之抵抗力如何，頗屬疑問，如突破馬爾薩，馬特洛之一線之德義軍急追愴惶失措之英軍，一路衝入亞歷山大再轉鋒而迫近開羅，蘇彝士，必無困難。

尤其於此情形，英軍所恃爲支柱之埃及其向背漸次變化一事，實爲英國陣營之一大創傷。據聞前此拒絕英國要求共同防衛之埃及政府，於閣議上

部分的密度必和他部分兩樣。X光線透過後，所得的照像上也會顯出明暗不同的影子來，我們就可以推斷那一部分是不能用而預先設法更換。又如金屬的啣接工作完備與否，在外面是看不出來的，經過X光線的照像檢查，也可很明白的顯示出來，以免後來發生危險。醫學上，如身受槍彈或身體內部有何缺陷也可以用X光線照像來檢查。其他如結晶體的研究等，都可以藉X光線的紀錄來推測和闡明。

二，可起電離作用的：X光的電離效用，是因爲它通過氣體後，氣體就起電離作用而能通電的緣故。例如兩金屬板之間的空氣，通過X光線後，一板上的電流，就可以通到另一板上，不過通過的電量與X光線放射的强弱成比例的。用這個方法來量X光線的强弱，比較照像法，準確得多，在實驗室中研究時多應用它。

三，發螢光的：X光線的發螢光效果，在醫術上應用很廣，工業上應用較少，因爲它比較的不準確，不過很經濟所以有些工業品檢查如煙草之類，還用着它。

四，起生物變化的：X光線的生物效果以引起生理變化爲最顯著，如梅毒細胞的消滅，皮膚病的治療等，是屬於有益的生理效果，損害赤血球和白血球致成貧血病，或因曝射過久，致人於死那是有害的生理效果。

其化學術上藉X光線之力而發明眞理的很多，最著者如白關格（W. L. Bragg）氏應用到結晶構造學上，證明了許多學說，莫斯來（Maseby）氏應用到各種原質的X光線迴析而發明了原子序數，這多是X光線偉大功績。

該國首相首述其意見謂：「埃及國民不能爲英國戰爭而犧牲，故德義軍縱然進入埃及，埃及軍亦不與之戰爭，埃及軍僅不過爲援助危險地區住民程度之行動而已」。此乃爲埃及拒絕英國作戰免受連累而埃及人覺悟與英國共同作戰，足以亡國之故也。

而且在西亞，伊拉克亦已開始反英獨立戰，對於汎阿拉伯之反英氣勢更如火上加油，將使該方面英軍導入最惡之立場，而且對防衞蘇彝士之側面講求一切外交手段之土耳其。亦因巴爾幹形勢之激變而有漸次接近樞軸之濃厚傾向，尤其德國駐土大使巴本之急遽歸國，料必對於德軍通過土耳其一事，有一種新展開。在此未實行之前，使英國急遽集結近東方面，而不得不作痛痒相關之兩面作戰。

於是英國之防衞蘇彝士，立脚不穩，英國之形勢，日益不利，大有四面楚歌之慨。

予英國以致命之打擊

如斯今後攻略蘇彝士無需焦急，自然可落於德義兩軍手中。然而於擊滅東地中海英艦隊時，必須閉塞蘇彝士運河，至少必須掌握該方面之制空權。故乘英軍希臘戰線慘敗士氣沮喪之機會，而猛然進攻埃及也。



直布羅陀軍港

且於此情形，英艦隊之存在，因德義兩軍之進攻而成爲唯一之障碍物，故俟由希臘平定後之海軍基地前進，随攻擊克列達島，而專以空軍及潛水艦，實行奇襲作戰。由英艦隊之動搖觀之，與之併行而積極攻略其根據地亞歷山大，亦不爲遲，如斯，蘇彝士攻略戰不僅割斷英帝國大動脈，且可擊滅英艦隊之一半。

如同時西班牙之樞軸方面參戰，由於赫斯，佛朗哥會談而實現，由於德軍通過西班牙而攻略直布羅陀成功則可與對岸丹吉爾相輔而行緊扼西地中海門戶，使地中海英艦隊成爲袋中之鼠，而漸次擊滅之。艦隊已屬無能之英軍悲慘，雖有美國之聲援，亦如即將崩壞之砂而毋庸提及。蓋蘇彝士，直布羅陀之攻略，除英本土登陸外，實爲使英國蒙受致命之打擊之最大作戰。今以德國而言，於此攻略成功之前，當爲一本格之作戰。且有充分餘力之德國，亦當必與之呼應，而積極攻擊英本土。（完）

西亞細亞反英熾烈

英語「Jukey」，即土耳其亦即「火雞」之謂也，前次大戰中期，英國勾引法俄，宰割當時之敵國土耳其，如烹火鷄，所謂塞克斯，畢哥協定，即此是也。

蓋當時英國，曾聲明「聯合國勝利之時，欲三分土耳其」先劃定分割地域。

然更奇怪者，爲當時英國，以駐埃麥克馬洪長官爲介，煽動阿剌伯人，謂「反叛土耳其成功後，即使阿剌伯，敘利亞，伊拉克等國獨立」，於是一九一六年六月，回教聖地麥加守將，富薩因，率其四子，阿利，亞布特拉，斐薩爾，塞伊多，揭起反旗，以英人洛倫斯中佐（原爲考古學者）爲軍師，勢如潮湧，向北進兵，翌年十二月，攻略耶路撒冷，一九一八年十月，堂堂進入達馬士革，阿剌伯似已歸人阿剌伯人之手。

然更奇怪者，即英外相貝爾福，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阿剌伯軍進入耶路撒冷之一個月前，對猶太財閥洛斯却德，聲明謂「大戰結束後，將在巴勒士坦，創建猶太人之祖國」，蓋欲博得全世界猶太金融界之歡心也。

英國之無恥外交，恰如一張票售與三人，果然，先有法國與阿剌伯在敘利亞之相尅，在達馬士革，登王位之斐薩爾在位不足五月，竟於一九二〇年七月，被法軍驅逐。

英國頗覺爲難，遂於翌年，改封斐薩爾爲伊拉克王，但伊拉克早被約定爲其次兄亞布特拉之領地，故當時英國殖民相邱吉爾（現首相），親至巴勒士坦，遊說亞布特拉，請其即外約坦之王位，（一九二二年）將該兩國，置於委任統治之下：

一方面英國使赫嘉斯獨立，以富薩因爲國王，企圖將阿剌伯一帶收歸己有，然在里阿多，蹶起之沙漠英雄伊蓬蘇德，於一九二六年以疾風之勢進擊，英國竟坐視不救。

翌年，英國不得不承認蘇台阿剌伯之獨立，此新興王國之誕生剌激伊拉克，一九三〇年伊拉克亦被承認獨立，但有被要求英空軍常駐國內等種種條件，故國民常抱不滿，獨立以來五年內，內閣改組七次，一九三六年希多基將軍決行反英苦迭打，雖一時稱爲獨裁者，然有偶被某人暗殺之說，且其間，一九三三年，有因將石油利權畀諸法美義，而英國所注視之斐薩爾王，在瑞士之某旅館內暴死之怪事。

年產四百數十萬噸，居世界第八位之伊拉克石油，乃以於歐洲戰爭方酣之時，英國貴族之女凱爾特爾多，薔爾，隻身至巴格達，遊說近隣酋長而獲得採掘權爲始，爾來英國仍固執獨占權。

埃及國內亦深恨英國與伊拉克相同，蓋英國以在埃及國內，常駐英兵一萬，英航空兵四百以上爲條件而於一九三六，承認其獨立也。

埃及原爲土耳其屬國，國內安謐，然自一八八二年英軍藉口鎭定內亂而突然侵入以來，既不屬英又不屬土，經過世界大戰，迨至一九二三年敗戰之土耳其，拋棄其宗主權，英國謂「待之久矣」，竟以主人自居繼續搾取，故埃及深恨英國。



此次戰爭勃發，埃及受英埃條約之强制，首相靑利，馬赫爾，與德國斷絕國交，但國民不服，至去年夏，遂不得不將內閣，讓諸反英派之薩布利。薩布利首相，爲一親福軸之政治家，曾謂「縱令開羅及亞歷山大被轟炸，亦反對對德宣戰」然十一月中旬，在舉行議會開院式時正在朗讀敕語中，當場死去，死因迄未判明，又最近四歲之王女，被人誘拐之事實，似亦爲英國惡魔所爲，蓋欲牽制法爾克國王之反英也。

巴勒士坦之反英，更爲熾烈，蓋依英駐埃長官麥克馬洪之約定，而深信「吾人住居之地」之阿剌伯人，因常見巴爾福宣言所支持之猶太人群，陸續入境，故恨英之心，不可遏止。

一九二二年，制定憲法，然阿剌伯人，表示反對，不但至今猶未開議會，且迭次發生叛亂之阿剌伯人，於成爲英國轟炸機之餌食之一九三九年限定猶太人之入境今後五年內，爲七萬五千人，此事現雖敷衍一時，然阿剌伯人之憤怒果能因此而消滅乎？

其隣邦外約坦，亦爲英國之委任統治國，因無猶太人之間題故極平靜，此亦因懼英兵之暴力也，一九三二年，一舉而沒收四千萬鎊以上之英國石油利權而揚眉吐氣，謂爲「獨立國」者，伊拉克是也。

一九〇〇年左右，有生於加拿大之探險家達希，遍歷波斯之全土，努力發見油田，波斯國王，嘉其熱心，賜以准許自由採掘之敕書但於返國船中，邱吉爾手下英國間諜，化裝牧師，騙得敕書，於是開設英波石油公司，此卽現居世界第四位，年產一千萬噸之伊拉克石油之由來也。

又英國，於一九〇七年，乘波斯財政之紊亂，與俄國，任意締結條約，劃定北爲俄國之勢力範圍，東南爲自己之勢力範圍，（參照地圖），世界大戰開始時，駐布希爾德國領事瓦斯姆斯未能如在阿剌伯之洛倫斯之活躍，一方而俄國內發生革命而退陣，故戰後之波斯淪落，不啻爲英國之殖民地。

且國王阿富馬多，收買全國蔬菜，獲得暴利，供給巴黎舞女，故列薩，巴夫拉威將軍，遂於一九二一年，率哥薩克兵三千，進兵德黑蘭，打倒腐敗王朝與親英政府，建立新興伊蘭（一九二五年卽位，三五年改國號）不借外債而獨力完成之鐵路，縱界一千五百公里，可謂象徵其躍進之一例。

因一八三八年及一八八〇年，英軍兩次侵入而淪爲英國保護國之阿富汗，亦於世界戰後（一九一九年）第三次對英戰爭，獲得勝利，確保獨立，今已着着進行建設近代國家。

今年四月三日赴日之該國經濟使節團，出現於與該國首都喀布爾，同緯度之大阪，訂妥大批交易實爲一新耳目之事也。

一九三七年，土耳其，伊蘭，伊拉克，阿富汗等四國同盟，在薩達巴多（德黑蘭郊外）成立，該同盟，以伊拉克爲介，與伊拉克，蘇台阿剌伯，也門（反英親義之獨立國）亦有連繫，又當伊拉克皇帝，選皇太子妃之時，雖違國法而娶埃及王妹，（一九三九年）以謀回教兩大國之緊密。

今民族之血與回教結合之西亞細亞諸國，在政治上，亦互相連絡，結成「反對多年加以壓制之英帝國主義」之組織，將來惟有待於發動與推進力，豈料四月十四日伊拉克國內，凱拉尼將軍之反英內閣成立，數日後英軍在巴斯拉登陸，伊軍卽包圍英軍，五月二日兩軍衝突而燃起導火線。

——完——

小掌故

袁世凱自李鴻章卒位，調任爲直隸總督，內結李蓮英以自固，每年進奉之多，以直隸爲第一，坐是爲孝欽后所倚畀，旋與張之洞同入軍機，任外務部尚書，權勢之隆，罕有倫比，戊申八月，世凱五旬生辰，外而疆吏，內而尚侍，紛紛致賀，車馬塞途，稱爲盛事，忽自海外寄一聯至，亟視之，聯云：戊戌八月，戊申八月，我佛萬年，我公萬年，迄不知誰之手筆也。（完）

邁進中之新興泰義

由東埔寨之巴塔邦蒙壓之阿拜容，克比特老王一行，行經六百哩之險路，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三日始走進暹羅國境之阿蘭亞。

老王合掌對哀求「王啊，請駐蹕於此」之數百千之領民，演說盛者必衰之理，以告最後之訣，當時即有襲來之法印軍一隊，鐵蹄蹴散羣衆。

捧一土塊向老王膝下前蹭而口稱「此土是王所有」之女郎，竟血染法印兵士之棍棒而慘死。

爾來三十餘年，每年七月十三日在東埔寨之舊蹟安格爾（是與義大利之彭佩同爲被掘之古都）穿鮮血色裙子之跳舞女翩舞於神殿，是與參拜者共同將散在國境變國女郎之怨訴於天，以祈歸還祖國暹羅之日至

更生泰義之建設

當時暹羅是英名遠播之邱拉隆昆大王在位，但被英法兩國貪婪之魔手所挾，僅得嘆其失地之嘆，……華奇羅特王，布拉卡太包王與國王雖相結，但左右之王族，貴族等皆爲英法之傀儡化，回復失地之雄圖，亦只得置之高閣。

及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則有建設新興暹羅之一黨蹶起，於一夜中立淸君側，同年十二月更頒憲法。

鎮壓鮑拉德特將軍之反革命，布拉卡太包王亡命於英國，王甥馬伊頓十一歲即位，而轉變於更生之途上，今更以揮其鐵腕之琅皮芬爲首相，而立於指導地位，是青年政治家，充滿新生之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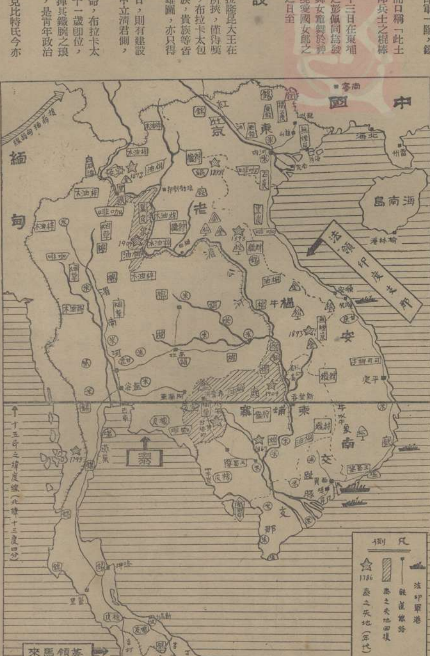
阿拜容克比特老王之孫琅克比特氏今亦無爲任所大臣而列於閣僚。

一九三九年以來改國號爲「泰義」，尤亞容運動（似希特勒青年團）遍於全國，民族復興之機運着着實現，一方面更凝結全國民之熱情於回復失地，——機會終於來矣。

收復失地

陷於德意志軍疾風捲枯葉勢中之法蘭西，爲謀殖民地法印之安全，去年六月與泰義締結不侵略協定，十二日舉行簽字，兩日後巴黎即陷落，於是泰義基於「情勢變化」之見地，遲不批准，提出多年懸案之回復失地條件，與法印方面反復交涉之結果，兩軍終至移於軍事行動，今年一月下旬，泰義軍在西部東埔寨迫希索洪，東埔寨北部隨處進二三十啓羅，更完全占領老檛之南端（湄公河西岸）。

一月二十四日東亞共榮圈之盟主日本出任調停，泰義法印代表東京會議成立三月十一日之協定。



東京會議之結果，泰義於收回與克比特王悲劇有關之從巴塔邦，希索洪，沿十五G之緯度線達新登吞對岸之東埔寨北部外，更爲割讓湄公河右岸之全部，而收復老撾南端及琅勃剌邦對岸地區。

琅勃剌邦對岸是一九〇四年法印軍趁夏節之夜，青年男女等在一年一度之甘美歡聚中，而奪取之地域。

東京會談更將湄公河中之孔，公兩島讓於泰義之主權下共同管理之。

從前法印不顧「河之最深部爲國境」之國際法原則而占據之此兩島，是河中島中少見之大島，爲孔島中人口達一萬，盛大栽培煙草及麻等作物。

一八九三年法印軍將此敬仰由暹羅名閣及義大利技師所生的混血兒梅麗阿娜女王之安南人所開拓之和平地，揮槍與劍而蹂躪之。

法國侵略經過

現在盤谷市民蓋同慶此失地之收復，收復之面積爲十一萬三千五百平方啓羅，泰義政府爲振作國家意識所分配於全國之地圖，被法蘭西所略奪之失地爲四十七萬平方啓羅，今次所收復者不過四分之一。

試觀法印侵略史：

怪僧亞特蘭司敎，有如經略殖民地前進之克黎夫，海斯廷庫斯之在印度，拉非爾之在馬來，新嘉坡，西錫耳羅斯之在南非洲，而先入手於法蘭西之印度支那。

十八世紀後期，正在法蘭西革命之前，乘在安南稱王者有二人互爭之機的亞特蘭司敎，出而助其一方之阮福映，爲之請來法國之援軍，爲之募集義勇軍，由西貢攻取順化，建設今日之安南王國（一八〇二年），大市法蘭西之恩。

繼福映後之歷代安南王雖注意到法蘭西之毒齒，但已晚矣，一八五八年拿破崙三世以「迫害傳教師」爲藉口，奪取西貢，終於「自由通航於紅河（富良江）」，以全安南爲保護國（一八八三年），更爲確保北部，京地方，與中國開戰，占領台灣，澎湖島等處，結果遂達到其目的（一八八五年）。

彼時法蘭西更乘東埔寨王國之積弱，而煽動其國王離暹羅獨立，一八六三年置於其保護之下，暹羅結果亦不得不承認之，此亦爲泰義迄今所不能忘之失地的痛史。

伸其侵略魔手

一八八七年法蘭西對此等之獲物命名法領印度支那。

然貪而無厭，侵略之魔手更向於西方老撾，此乃以著「法蘭西發展殖民地」，竭力主張「奪取暹羅之多拉奈桑，於一八九一年起用爲法印總督，且信任溯湄公河探琅勃剌邦秘境以求無憂鄉之青年技師巴維之「勃剌邦爲埋藏資源」報告，於一八九二年任巴維爲駐盤谷公使，從國內外被法國如斯寵倖之暹羅，誠爲大禍。

果然於一八九三年二月，湄公河被血所染，法蘭西以變方警備兵之小衝突爲藉口而大軍出征，占領湄公河一帶，軍艦溯航湄南河，攻擊盤谷，遂掠奪達十四萬三千平方啓羅之老撾大部分。

其後經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七年兩度之威脅，要求一返回東埔寨王國之舊領，掠奪暹羅東南部之結果，致暹羅較之於十七世紀時，失地幾及半數，完成以法蘭西四萬人押取二千四百萬人之亞細亞民族的印度支那殖民地。

狡滑之英國

泰義之失地在英吉利方面亦有之，一七八六年檳榔嶼附近，一七九三年緬甸方面，一九〇九年吉打，吉冷丹，丁加奴三王國，皆相繼被英吉利所掠奪，而且英國公使克羅斯比在泰義達三十五年，潛入泰義政府內部，豐飽過半之貿易，泰義之資本金二百萬磅存倫敦，收買泰義國公債三十萬磅，時予泰義以微利以緩和其反感，今見於泰法印紛糾之深刻化，去年十二月返還緬甸國境之失地，其處爲南北一啓羅半東西四啓羅半之彈丸地，以作買泰義歡心之贈物，但新興之泰義果時受英吉利之騙乎，泰義以英法兩國爲對手而捲起之收回失地運動，當爲是今後之一大問題。

——（完）——



貞觀賢相房玄齡

貞觀之治，史所媲美，而房謀杜斷，尤膾炙人口。房名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父彥謙，仕隋，歷司隸刺史。玄齡幼聰敏，善屬文，學通經史，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統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却以爲淆置嫡庶，競相奢侈，絕非長久氣象。及十八歲，舉進士，授羽騎尉，尋補隰城尉。漢王諒反，株連徙上郡，時其父疾劇，十旬不解衣。及喪，五日勺飲不入口。

太宗經略渭北，玄齡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故，署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太宗作秦王時，授玄齡爲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每次出征，必隨行。戰勝，人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才致幕府。秦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玄齡，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駐馬即辦，文約理盡，初不著稿。

隱太子之變，秦王召玄齡與杜如晦，著方士服入，夜計事，事平，秦王爲皇太子，擢玄齡爲右庶子。及秦王卽位，封爲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无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進爵邢國公，食邑千三百戶。後又進封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更封魏國公。

太宗嘗問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方時草昧，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尅，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敝，哀刻窮之；國由此衰則守文爲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爲易。然創業之不易旣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愼之。」

玄齡居宰相積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尙主，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皆不准。頃之，進位司空，，仍總朝政。晉王爲皇太子，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以母喪，丁憂，賜塋昭陵園。及復官，會伐遼，留守京師。凡糧械運輸，軍伍行留，悉總裁之。玄齡數上書，勸帝勿輕敵，久事外夷，並固辭太子太傅，帝從其意。

晚節多病，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手握與决，當卽擢升其子遺愛爲右衞中郎將，遺則爲朝散大夫，令及見之。薨年七十一，贈太尉並州都督，謚曰文昭。給班劍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粟二千斛，陪葬昭陵。

玄齡當國，夙夜勤公，不欲一物失所。不妒忌，聞人善，若已有之。不以已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治家頗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倚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爲屛風，以爲諸子戒。

——（完）——

反英烽火延及沙漠



五月九日下午，德空軍大舉轟炸蘇彝士運河，破壞運河附近之鐵路，建築物及其他重要設備，於是第一次歐洲大戰之際，除阿剌伯之洛奧倫斯外優秀的英國間諜羣與亞倫比將軍所率之派遣軍共同防備之該地方，亦於此次大戰，喪失其地步矣。

予英以大打擊

大英帝國，失去阿剌伯此可謂全世界史上之極大事件，大英帝國，向以豐富的資本，與衆多之人材，君臨七海，誇稱無日落之時，今也崩壞之日，已迫眉睫。

喪失蘇彝士運河與直布羅陀之時，即爲英國被驅出地中海之日，且爲向大寶庫印度之道即所謂王道被切斷之瞬間也，茲者由利比亞進出之德義樞軸軍，於非洲特布爾克攻圍戰獲勝，更將以亞歷山大港爲目標而進攻之時，又一方面與法西兩國交涉成功之德國，將由陸路出以突擊直布羅陀之態勢之時，突然近東伊拉克，予英國以意外之一大打擊者，實使大英帝國如芒刺背，悲痛嗟嘆心驚膽寒。

此乃明示德國謀略戰之成功，四月四日德猶關係，突告極度緊張之時，以近東石油寶庫而知名之伊拉克，見時機已熟，遂發生武力革命，即由於此革命之成功，親英派哈希米內閣遂隨之而倒，亞布茲爾攝政，逃至巴斯拉，軍部掌握政權，謀將凱拉尼任首相，凱氏既執政權，遂即舉全力，驅逐英國勢力，與凱氏以下反英運動之機運，作正面衝突者，爲四月十七十八兩日，違反英伊同盟條約而有英軍千一百名在巴斯拉登陸之事，在英國則謂因確保地中海艦隊輸血路之油田而派兵者，然熱烈反英之凱拉尼首相毫不客氣，加以痛擊，要求立即撤退，然英國對於曾爲其委任統治領之小國，當然不能接受其要求而敢行第二次之巴斯拉登陸，故伊拉克不得已而採取維持國權及防衛國土之必要手段且伊軍，令軍隊集結於首府巴格達西方約百公里哈巴尼亞之英空軍基地，五月二日，開始砲擊，於是戰火，遠越達達尼爾海峽而波及近東。

伊拉克首相凱拉尼

哈巴尼亞爲近鄰幼發拉底斯河之村鎮，英國基於一九三〇年之英伊同盟條約，爲在此地與巴斯拉近郊，保護油田起見，建設水陸兩用之軍用飛行基地，哈巴尼亞之基地，已於一九三八年完成。

除大飛機庫八間之外，尚有修理工場之設備且爲英國皇家航空路之發着場，民間飛機則利用水上基地（利用幼發拉底斯河），英空軍約有一千架，爲加以護衛計，駐箚軍隊一萬，但此一千架之中，因最近巴爾幹及非洲兩方面作戰，已令大部分出動，故現在實數，不甚明瞭，然伊拉克認爲加以攻略，爲急要之圖者，固無疑義也，據云伊軍已破壞英機三十一架，另一方面伊軍占據凱爾庫克加由金格耶拉之油田，精製所及輸油管，並在西部方面，包圍希奈爾台巴內之英軍，使石油貯藏所及彈藥庫，發生火災，因而英國喪失超過四百萬噸之石油。

對於士官學校卒業生親授軍旗之埃及王發爾克一世

武裝之貝德因族

然英國由三方面，以首府巴格達爲目標而進軍，司令官嚴令「雖有任何犧牲，必須占據巴格達」，然英登陸軍中之回教徒印度兵，不願攻打同教徒之阿剌伯人，故投降者屢見叠出。

回教圈之憤怒

於是發生於沙漠之反英火燄，愈益熾烈，吾人不容忽視者，爲伊拉克之蹶起，實使英國感受空前之創傷，蓋此不久將使英國近東勢力之根據地，且爲政治經濟重要據點之阿剌伯，伊蘭，阿富汗之回教徒約七千萬阿剌伯人，高喊民族解放，一齊蜂起，開始打倒英帝國主義之聖戰，而發生決定的爭鬥也。

現在阿剌伯人，除上述各國外，尚有居住於敘利亞，外約坦等國而形成廣大的回教圈，然於最近之前，均爲極萎微者，其中名實兼備而保持獨立之體面者，惟擁戴英主伊蓬蘇德之蘇奇阿剌伯而已，其他大小各國，

均屬於英國支配之下，而呻吟於苛政。然則其中唯一獨立國蘇奇阿剌伯之

偉人伊蓬蘇德

伊蓬蘇德王果為何種人物乎，曰彼為一偉丈夫，今年六十歲，身長六尺三寸，魁梧奇偉抱有統一全阿剌伯之絕大希望。

彼之果敢，剛健，與勇武，謂為沙漠之獅子王，亦非過言，蓋為一般人所景仰而尊為麥哈默以來之大人物，一九二五年，彼合併赫奇耶斯樹立蘇奇阿剌伯，二七年，完成阿剌伯之統一，於是，為回教聖地而為全世界回教徒巡禮之地麥加，在彼之領土內，每年回教曆十二月之大祭，由世界各地，來集之回教徒代表，舉行謁見式，益振其威勢。

伊蓬蘇德王，採用近代文化，毫無偏見不但道路，航空機，及汽車，即軍制，產業開發等，亦集歐美之知識，如無線電台，在首府利耶多，設有六十公里及四十公里之兩局，派使臣於世界各國，張佈諜報網。

英雄伊蓬蘇德王，反英最力，據云去年季夏，在哈德拉摩多地方發生之反英抗爭，亦為彼之意旨，然彼明瞭內外情勢，愼重熟慮，靜待絕好機會之來臨，故一旦開始行動時，將出以如何舉動，蓋可刮目以待也。



伊蓬蘇德

於是彼之一舉一動，頗為英國所注視，故嚴重監視，奸獰邪智之英國諜報部之間諜擬伺僚而以恐佈手段，加以暗殺。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耶穌聖誕節，英國諜報部阿剌伯分部長斐爾比之部下，擬伺蘇德王外出時以手鎗，狙擊之，但蘇德王之間諜看破其奸計，故不得逞，英國間諜網，遂告失敗。

烽火波及各地

蘇奇阿剌伯之反英機運熾烈，其他地方之排英機運，亦隨之而澎湃，於地理上面積百萬平方英里，人口五百餘萬，北有伊拉克，外約坦，西有紅海，東有波斯灣，南有阿剌伯之廣汎的地域，一九三七年，蘇奇阿剌伯，也門，伊拉克三國間，成立「阿剌伯聯盟」以來，民族運動，取明確的形態故根本覆滅專事懷柔摧取之英帝國主義的野心，為期不遠矣。



斐薩爾二世（伊幼帝）

然此處不能遺忘者，為阿剌伯民族間，亦向有不能釋然之嫌隙，伊拉克幼王斐薩爾外約坦王亞米爾，亞玆杷拉等與蘇德王，雖屬親交，然互相戒備，不稍懈怠，惟諺云：「血濃於水」，友好關係漸深，固彰彰明甚此次大戰，當更促進彼等之友好關係也。

具有此種明確形態者，為英法兩國支配關係密切之敘利亞，其支配階級，分為二派即佩丹派與多高爾派，互相對立，前者脫離英國而親德，後者取反對之立場而利用微妙的關係，揭出（一）委任統治制之全廢，（二）猶太人問題之根本解決，（三）敘利亞人之獲得敘利亞，等三種目標，提唱近東諸民族之團結。

因此以學生為中心，主張「法國既已脫出國際聯盟，則無委任統治之權限，而統治敘利亞之權利，亦早已消滅」云云，開始獨立運動，多數阿剌人學生，以擾亂煽動之罪名而被捕，以致發生流血事件。

對於敘利亞人之運動，五月七日凱拉尼伊克首相，經由巴格達無線電台之擴聲機，對敘利亞人，廣播謂「於神聖的阿剌伯人之大義的戰爭，敘利亞人為伊拉克而舉行之示威運動，伊拉克政府，深表謝意」。

於是，一度在伊拉克舉起之烽火，波及敘利亞，及外約 坦之時，使埃及亦捲入旋渦，據云法爾克一世，亦正在組織反英內閣同時伊拉克之鄰國伊蘭，亦待偉人利薩堪，巴哈列威王之 命令一下，或將出 以某 種行動，印度或將以怪人亞格汗為中心而向某種方向進行，故全回教徒今後之動向，誠可謂此次世界大戰所發生之意外的大波瀾也。

（本刊論說部）

北京拾遺

後門橋的灌腸舖

北京這個地方，因為從前是在天子脚下，一般盛世黎民，都養成安逸嬉戲的風尚，對於吃喝玩樂，都講究够味，尤其對於吃的一項，更是特別講求。雖然中國的食物，是五花八門的，各地有各地的特產，一處有一處庖製，但在原則上，完全含有「甜酸苦辣鹹」五味的條件是極其一致的。日本，西洋都極稱讚中國食物的美味，我們若在日本，常常可以聽到用「支那料理來請高賓」。本來，中國的東西，做出來眞叫够味，尤其這古老的北京城。

北京不但講求吃的藝術，而且還要講專門的地方，譬如西四的「沙鍋居」，煤市街的「餡餅周」，安兒胡同的烤肉，全盛局的鴨子……還有後門橋的灌腸。大凡某一舖子；出名的食物和所在地，有時更成了諢號，反將他的字號丟掉。以「後門橋的灌腸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了「灌腸」這宗東西，是北京唯一食物，非地道的北京人，是不大愛吃的，和「豆汁」相同。北京各地方大街小巷，都有灌腸鋪子和擔子，然而口味全沒有「後門橋」的這一家好，因此「後門橋的灌腸」便聲明大噪，凡是九城人士，祇要是老北京沒有不知道的，這不是替他吹，原因是頗有歷史了。

「後門的灌腸舖」，這裡說的是路西的「合義齋」，他這舖子要算最早了。掌櫃的姓李，從前是一個「擺子」，從來買賣一天比一天強起來，便成了今日的「合義齋」。他的灌腸較別處的塊大而且也燋，最好是在那裏趁熱吃，如果要用荷葉包回家來，恐怕味不如初了。他們不僅賣灌腸，而且還是飯舘子，早晨也賣炒干和包子一類的東西。灌腸是每天下午開始去作，因為物價貴了，至少非一角錢的不賣。他們不但灌腸有名，就是「紅馬蹄」（燒餅一類）也是呱呱叫的。與「合義齋」對面也有一個灌腸舖帶飯館，和「合義齋」遙遙相對，歷史較晚一些，但「灌腸」也相當不錯。他們都在後門橋邊，一東一西，買賣相同，眞令人不知熱眞熱僞了，除去問老北京，不然會要演成一齣「雙包案」呢！

不管那家吧！每天都是門庭若市，一般饕餮的人們是要蹈破「千層底」的啊！天暖了！介紹給您這灌腸舖，還是吃一點的好！



九　萊德保險會社之犯罪的競爭

殺害希特勒之觀念不僅在英國本土與其殖民地，以前即有施行此事之證明，茲將一九三五年之一例引證以爲參考。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加拿大州門特利爾市之「葛則特」紙曾揭載如下之報道。

「倫敦之萊德會社於本日將希特勒之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前之死亡五萬達拉（保險證書二千五百達拉）支出，其理由乃以一英國商人與紀甫西一女人爲根據而有此奇妙之語，此英國人載一紀甫西之女人於其自已之汽車上而此女人向彼告曰，迄於本月終了希特勒必死。君當於今晚將死人載於君之車中，果於數時間後此英國人於中途遇一因，汽車出故障而死於道傍之一男子，因是乃將其運到最近之病院。此英國商人因德意志宰相之死而急早向萊德會社要出保險證書。在倫敦一帶知道此種消息而向萊德會社要保險證書者一時不計其數，致萊德會社對此竟出以全力之應酬也。

萊德保險會社 者爲世界最大而 最有名之會 社也．以其與英國政府之密接關係上考之則此問題之含有深長意味者自不待言。總之英國政府以保險會社爲根據地而懸賞募集窺覦希特勒首級之勇士者也。萊德會社乃爲前海軍大臣達夫，克巴所管理者，依阿美利加之新聞則謂，達夫，克巴氏曾爲顚覆希特勒政府而有與錢巴喱之主張不同之手段之提案，致意見不合不得已而辭職。窺覦希特勒生命之英國宣傳，謂，布告宣戰之後必對德意志提唱封鎖之政策，此種論調乃將其正體完全露骨而表現無遺也。

世人之庸愚者，僅以錢巴喱爲抱洋傘小腦之和平使徒，今日觀其正體自能爲之驚駭，然而錢巴喱之本心可由其言論而詳知。「希特勒死亡之日乃爲余生存開始之時」，此即彼明心見性之論調也。

一九三八年之秋錢巴喱曾去德意志三次受非常盛大之歡迎。然自慕尼克會議歸去而在議會上之演說乃爲英國有史以來從前未有之最大軍備擴張案也。右手持和平印橄欖之枝，而左手則握爲戰爭而點火之松明，——此人乃錢巴喱也。彼對希特勒之鄭重之週旋乃純爲虛僞奸計與殺人犯之養成者也。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彼在下院演說曰「德意志政府突然更變耶穌，德意志政府之更迭已爲不可避免者也，德意志政府之組織將與今日大不相同也歟」。

試觀一年後之事實與此際明相較頗有非常深遠興味也。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正當戰爭開始之十日後錢巴喱又重述前言而狂叫曰「爲暗殺希特勒計勢不能不將所有一切之手段動員也。限於希特勒主義之存在則和平必不問津。故非將此人破壞消滅不可也。」

即此即可謂將百年歷史之車，倒向後曳之沒落時代之代表者也，七十歲老人之憎惡而孔竟阻止新歐羅巴之道路。

十　英國間諜自己行爲之誇耀

使殺人兇犯握匕首於手中對暗殺希特勒之事與以强力而使之容易施行，關於此種有銜接關係之主要言論之拾零。

一沙，阿沙，古林烏德。彼於英德關係不斷攪亂上持有非常卓拔之技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日在英國下院，關於歐洲獨裁制消滅之切望與怪叫。

對於此事「斯伊斯」報紙謂「相信彼爲熱狂之一人關於獨裁者暗殺之考究之古林烏德恐亦主張自己之無罪歟……」

二布爾克林出身之猶太人馬克斯，羅古倍爾克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向「紐約，代理紐斯」投稿曰，「依余心之所想對希特勒，凱林等其將國民之總動員宜較戰爭爲尤烈，願目刑務所之本職殺人犯之中募集一擊成功之暗殺使役之希望者，其報酬爲免除原刑與賜以多金，使彼等樂此餘生苟如此則所望者勢必達到成功他。」

三，在安斯鐵爾達母發行十萬餘部之大衆新聞「市報」關於十一月十八日巴黎之德意志大使館暗殺事件對於犯人之擁護詞曰，「若彼能將希特勒，凱林姑，蓋卑爾斯等每人均依次逐以爆彈而殺害之，尤爲有効。」

四，H，G，魏爾斯——倫敦太母斯之所有者之與開斯克利浦卿結托而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曾大振其毒舌此英國文學者於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在「繆斯克羅尼克爾」紙登載論文曰「一九三九年更有如何的供獻？」對此質問自己答曰「當此時代一人二人之死亡或離去其地位者對於全人類之問題並無何等之變更也。溫斯頓，秋吉爾稱希特勒爲『偉大之人』是言余亦贊成，然而希特勒及其一派非至手足疲竭退歸山林而遠離塵世不可也」

五，達夫，克巴。慕尼克會議之結果，海相因之退位。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於「瑞寧，斯坦達德」紙投稿曰：「希特勒雖如何喋舌又焉能鎮默世人之鳴誠爲事實。今日者乃與希特勒以返答之日也……」所謂返答者即十一月八日巴黎之一件也。

六，紐約市長猶太人費歐雷羅，拉，加爾達。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四日在紐約之加內啓旅館之猶太人及反德團體前演說曰，「獨裁者能在何處自由迴步，余爲南北兩阿美利加州而心碎矣」。

七，巴能，巴特雷特。奧克斯法德之前神學教授乃爲下院議員中之徹底的反德份子。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於沙馬塞特國民協會演說曰，「在莫索里尼之葬儀式之際必有暗殺希特勒之報道，以此而佛蘭歐將軍之未亡人更將馳赴斯達林臨終之床前，於此諸事尚未實現之先，吾人未能有安心之日也歟」。

八分德列。爲南阿非利加共產主義指導者之辯護士。於一九三九年四月末日之南阿共產黨之大會上曰，「希特勒非到沒落不可，然則斯時爲我等之天下也」。

九波蘭之一雜誌於一九三九 年四月份 末次載有 一會話曰。

A『世界中最不幸者乃爲三千 萬之德意 志人可謂 過多也』

B「此君未免擴大其詞，僅一人耳。」

十，此乃在一九三九年之夏所謂「溺死之希特勒」之刊物爲一匿名者而在阿美利加之米特耶斯特，阿特利表達斯所出版者，其背後爲英國秘密諜報部之代理人非常明顯也。此書飾以極下劣之暗示插畫，乃暗示以暗殺希特勒者，黑色影畫正爲指希特勒，圖爲希特勒左手當胸，其下鮮血湧出。後方展開之頁，繪一希特勒納入棺中之圖，其上大書「全世界有待此事」。再觀其他次目爲「溺死之男希特勒」「强盜與殺人，希特勒之同類」「希特勒——違法賊；彼乃猶太人也」『政治之賣淫者希特勒也』等等項目不一而足。總之此書中有兩處最易看出，此書曾表示；出版者並非用此書教唆他人以暗殺行爲之事確敢保證，吾人即由此保證窗眼，唯此保證最爲危險，即認其爲意識的殺人的教唆者乃極顯明而歷然者也。觀此書之第八九頁書有「最近由德意志歸國之多人均謂在數日乃至數週間內希特勒之被殺害者勢必確實」更謂，狙擊希特勒之彈丸已經準備妥當。

十一，內比爾，錢巴廉。前英國首相，乃化學工業會社之股份六千與比加斯．阿母斯特倫會社之股份一萬之所有者也。彼於昨年九月三日之下院最初之演說中曾謂；「余希望余自己之生命迄於希特勒之滅亡期爲止」。

十二，英國之新聞紙，其中鐵利，梅爾紙於昨年九月四日登載謂，「英國戰爭之核心非以軍事爲目標也，乃堅持滅亡希特勒之決心也」紐斯克羅尼庫爾紙於九月九日謂「英法非將希特勒主義完全壞滅，則不能中止敵性也」。太母斯紙於九月十五日謂「以希特勒及希特勒之思想存在爲限，則英國即無和平……專爲殄滅那其斯計，其有損失若干道德的價值之行爲者，勢所難免」。倫敦之「紐約，加那爾，阿美利加」紙於九月二十九日謂，「英國之戰爭目的者，唯有將自希特勒迄於一黨員止之那其主義一掃爲事也」。十月七日「太母斯紙又謂，「時至今日，非以希特勒所提出之條件爲問題也，其問題乃在希特勒之自身也」。

十三，英國下院議員新克雷阿曰；「德意志完全限於希特勒支配之中，惟彼之意志是從，如想將彼排除，勢必在兩種方法中選擇其一，方可達到目的」。

十四。倫敦之某 電影館。——昨年 九月十八 日之「紐約，黑拉爾德。特利賓」紙曾傳稱「倫敦某電影院——將希特勒之首級賭以四萬達拉之賞金——十七日倫敦發——於倫敦一電影院廣貼告白謂；本日發給生捕希特勒之賞金一萬磅（四萬達拉）之事向觀客公表」

十五，威慈卡母，斯鐵德。爲加那利斯特戰爭之煽動者彼於昨年九月三十日之雜 誌「佛特 那特利，雷表，」曾誌有；「余以希特勒及其一黨之那其斯主義者之完全消滅爲本心之要求」之狂叫。

十六，安守尼，伊殿。前英 國外相，國際 聯盟之保持者，爲猶太人之知己，彼於昨年十月五日在斯克齊，雷究那爾之放送局放送曰；「由此次戰爭而可排除現在威脅我等之不安，我等勢必使我等之子孫得享安泰」。

十七，黑爾謝爾，古倫斯母。爲在巴黎德意志大使館殺害拉特之犯人也，彼於十月五日之「紐約，太母斯」紙向法蘭西司法部大臣，呈一慨嘆而希望之書信，內有「願再一觀德意志人之被殺害，請早日釋放」。

十八，英國新聞紙「迭利，米拉」紙，於十月二十四日曾登有「五人之殺人犯——是耶非耶」，在其下面有與希特勒並列有姓名之四名犯罪者之照片，在中央者，爲殺害刁塞爾德爾夫之小兒者，其說明最爲可惡，謂唯希特勒較其他四人爲不甚惡劣之惡黨，更有「希特勒尚未捕縛，僅彼爲國外之犯罪者。對於純正自由思想之人極爲危險也。必於今日在世界之法廷使彼有斷頭之罪」。

十九，具拉鐵米爾，德爾而孫。爲法蘭西之煽動者，彼於十月二十六日在「費卡羅」紙登載謂；「英法共同非打倒德意志不可，我等引起歐羅巴之戰爭，一心一意非使希特勒消滅不可」

二十，斯特拉斯布爾古放送局，於十一月五日擴播由英國寄來某書信之內容，在其末文有如下之記事，「我自己於就寢之前，必如斯祈禱曰希特勒，速死！」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亦無在此以上說明之必要也。惡辣之首謀者英國暗殺之陰謀遂有慕尼克之暗殺事件，由此而現於表面者亦可一目瞭然也。依未見之線索向自己所想之方向以誘導讀者之心理之情形，以已曾豫告之慕尼克事件爲最明顯之證據也。

十一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九日

德意志新聞紙一齊於正面揭載，謂「慕尼克，表爾嘎，布羅克拉之爆彈暗殺事件—暗殺總統終於未遂—犯罪之主謀者乃在外國」。無線電由朝七時頃即對此事件擴播放送，一時街談巷議，風雨滿城，人心鼎沸，輿論激昂。德意志國民於滿腔驚愕與憤激之餘又聽到總統安然無事之報道放送，遂致舉手相慶，欣欣然而有喜色。其歡悅之狀況舉國若狂，惟神靈之是感。在任何人之心理，與任何人之表情，均表現一種「犯人爲誰？」之必須追討研究之疑問。經調查結果終於未克判明，但最初發見之痕跡爲出於英國秘密諜報部之手，英國之蹈入此種問題旋渦之嫌疑者，已無可疑之餘地也。

人人因覺醒而在激昂奮慨之餘曾一度將事故必起反應之驟變浮於腦海胸懷中。迄今殆已全忘之於九霄雲外矣，因是怒氣不止勢難忍遏雖微細事故亦想施以血氣之報復也。觀其與此有關聯之此種暗殺事件及其應運而興之附隨現象，其必浴以特別之光者乃爲理想之推測與想像也。其於往事追憶以前與回溯之中——從來英國之政策其結果均出於人人擬料之外也。以前不知何故每將不消德之言語與卑劣之行爲於不知不覺之中每以爲英國人之所爲，然尚有疑竇而未敢確定，然而觀今日之事以此事件爲轉機豁然而知往日觀察之不謬也。於是人人如夢初醒如睡方覺。乃知最初發起之主謀者英國也。

（未完）



德之百萬娘子軍

婦女之偉大勞働造成光輝戰果

所謂德工場之「百萬人軍隊」即是指活躍於戰時下德國工場之女性群。如無女性軍隊，德國就不能像現在德國持有多數武器而出去戰爭，德國輝耀之戰果乃因在飛機製作場或化學工場，機械工場，軍需工場等之已出征之男子代以多數婦人之力而勞動為主因。當德國於戰爭爆發時，因男子出征，德國已無失業者，已無剩餘勞働力，故利用以前所保存之婦人勞働力，因戰爭已有一年半，德國對婦人勞働力已不得不予以深切注意。

前次大戰，在適應必要上，婦人只使用於工場及事務所。現代戰爭較為進步之情勢，調查婦人之個性，肉體之狀態及頭腦之狀態，使之向適宜之所在而利用之。

此乃為國社黨國民政治之信條，何以健康之婦人於次代獲得健全之國民為必要之存在；其另一理由，如給與工作，適合於婦人時，對工作亦有興味，則在能率上可獲得良好結果，故人的資源較經濟資源更為重要。

由種種之進步，作業方法亦有各種進步研究矣。婦人亦與男子同樣在各種工場作同種之勞動，但女性因有母性自然之制約不得否認，故在德國何種婦人給與何種之職業，一九四〇年度，百人中有三十九婦人，今已增有數百萬之婦人在工場，農村，事務所勞動，此種多數之勞動婦人，主要是送其夫於戰場者，如不在此非常時，婦女們就不從事於職業，由戰時經濟上說來婦人亦應進出於平和產業至軍需工場。國民為國盡義務任何人亦應負之，如斯之權利並非是強迫國民之義務，乃是自動請求擔任何種工作，此較前次大戰時可謂是非常可喜之現象。

無論老婦人及家庭之婦人，皆不拘月薪如何，受過教育與否，皆共同自發犧牲在軍需工場內並椅而工作。並為工場勞動之婦人設有許多保護法，不使婦人作過重之勞動，在數月間研究在何種工場，何種狀態下獲得十分能率之女性工作，在何地之機械與道具對婦人適宜而使之容易工作。又工作亦有分別如在礦山，熔鐵爐，建築等，不准工作，且禁止夜工，工作時間嚴守八小時工作制。

除如此法律之規定外，為婦人亦有種種福利之設施，如寬廣光亮之娛樂室，大草地上有休息椅，數千婦人在德國勞働戰線各處休憩所休養與休息，女大學生每年以無報酬做三週間之婦人勞動者，各種衙署中關於施設母性保護，頗為注意。在工作時得賜與母乳備有特別哺育室，於生產時仍支付薪金或設備托兒所，又入學校之兒童歸家後母親未歸為防其寂寞及危險而有完備之托兒所，出征之夫休假歸宅時，在工場勞動之夫人可予以一週間之休假。

其他為優良之女性設有「半日之工作」，此半日間之工作，對家庭之主婦甚為便利，工作以後，半日可做家庭之工

在軍需工場從事細密工作之出征軍人之妻子們

談三輪車

三輪車在這古老的都市裡活躍起來了，尤其在初春的晌午，太陽軟軟的晒在房上路上，和往來穿梭行走的人的身上，風是已經吹面不寒了，所以街上比多日加倍的熱鬧起來，汽車吼着，洋車夫奔騰着，這時最顯眼的，要算三輪車了，車夫用力蹬着車輪，閒着了地下跑的車夫，還向地下跑的車夫笑了笑。

三輪車的構造，是由自行車和人力車相合而成，人力車縮短了車把，當作了自行車的後輪自行車的前輪和人力車的雙輪，構成一個等腰三角形，所以靜立和行走是一樣的平穩。

三輪車在這古老的都市，只不過是五六個月的壽命，可是現在已是如此的發達了，現在全市的三輪車，一共有四百多輛，車的顏色分黃黑綠三種，黃車只有一個車廠子，裡邊有五六十輛，其餘的全是黑車，黑車一共有五六個車廠子，分配的情形如此。

三輪車的洋車夫，和普通的洋車夫一樣，全有號衣，不過三輪車的車份兒比較多，普通的是一塊錢，好的是一塊四，若連晚上，得另外加四毛錢，普通的洋車，每天的車份兒不過三四毛錢，頂好的也不過六七毛錢，可是三輪車雖然車份多，但每天的

在倫敦之六國亡命政府

據云因德國之電擊作戰，又將有二亡命政府設立於倫敦，現在倫敦，亡命政府有六，莫不夢想英國勝利而恢復母國，然因樞軸國在巴爾幹戰之壓倒的勝利，遂使此種亡命政權，深感幻滅，彼亡命政權最近之傳說如左：

波蘭 爲亡命政府之嚆矢，始而逃至法國，繼於去年七月亡命於倫敦，拉奇威基大總統以下九閣僚，組織國民議會，擁有包括飛機師三千人之波蘭人軍隊約五萬人，其中一部，現正參加北非戰線。

法國 去年六月，前法國陸軍次長多高爾將軍組織之亡命政府，稱爲第二號，英國政府承認多高爾爲「自由法國之指導者」，但對於佩丹政府，有所顧忌，故未承認其爲正式法政府，此多高爾政權，擁有法人軍隊約三萬五千，軍艦廿隻，商船六十隻。支配法領殖民地中，包括卡美倫之法領赤道阿非利加，印度之五屬領，新加列多尼亞，塔希基島。

捷克斯拉夫 去年七月，英國承認爲正式政府（大總統貝奈休）二萬捷克軍隊之一部，現正參加利比亞戰線。

比利時 支配約及本國百倍之比領剛果 派一萬五 千之軍 隊之一部，參加東非戰線。

荷蘭 去年五月，與維爾赫爾密娜女王，同時亡命於倫敦 之政府，統治荷印，遠東及加勒比海之殖民地，擁有相當之海空軍與軍隊八萬。

挪威 於哈康七世之下，支配聞名世界之商船隊四百萬噸。

作，非常多忙之勞動婦人，一週間亦予以一日之休假，如此之設備與法律各工場遵守之程度如何，皆有社會方面委員監視，故得到社會之充分保護，如斯家庭具有許多兒童之婦人尚有勞動力貢獻祖國。

德國今日廣大之軍需工場，因大部爲最近之建築，故作業場之光線，衛生之設備亦皆採取最新之方法，故以前工場之闇雰氣已全然無存，即暗濕陰氣且有苦痛之重壓感已完全消失。強健整潔之數百婦人自顯於機械之前工作，亦無階級之差別，其中頗有身分之婦人亦忘却自身而爲國服務。工場技師之夫人於穿孔機前勞動，而著名女優亦於夏日假期來工場幫助，將粉袋置於計量器之上，計其重量；向來乘自用車之豪華年青之美麗夫人今亦穿工作服而運轉起重機，

受軍需工場指導員之指導而從事熱心工作之上流婦女

此種新勞働，使一般人之精神與行動皆改變矣。各個人不得不將以前之行狀改變。一般人皆犧牲個人而參加大量生產。

在此制度之下，從事工作之人皆甚友善，在工場勞動之女子，互愛之精神亦決不弱於戰場上勇士之愛。婦女無論何時亦相依相助，雖身穿勞動服而工作，然婦人宜永爲婦人，且必須爲婦人。

夫赴戰線，妻痛感煩惱；留子女於家庭，每日去工場勞動之婦人的精神，頗想念其子女。爲解決此婦人共通之煩惱，婦人團體成立「鄰組」之組織此對於在職場勞動之婦人實爲必要之非凡組織，一日中在工場勞働之勞動婦人，因得惠於鄰組之組織，而買物不能買錯，對兒童方面，使勞動之母親無後顧之憂。如此鄰組之組織，使數千婦人每日以二三小時工作，則許多之家庭人參加工作，甚有可能。

內部戰線即是後防婦人之工作，由全德國各部門經驗觀之，今日德國男子服軍役較婦人於工場爲國貢獻爲重要，乃屬蓋不盡然。全然不正確。

但由婦人方面觀之，婦人自身得到良好之經驗，待和平時代來到時，德國社會之狀態必因是而獲得優良之效果。

德國之多方面的優良設施，確是可以予我們作爲模範的，而一方面這種婦女的服務精神，一種以國家爲出發的旨趣，也是我們婦女界是應該效法的吧。——完——

收入也多，不好的時候，每天可以得三塊上下錢，好的時候可以得五六塊錢，普通的洋車每天差不多全是三幾塊錢。

三輪車所以在現在如此盛行，有三個原因：1快，2新，3奇，三輪車的速度比普通洋車的速度快一倍，有點要緊事很便利，而且距離相同，比普通洋車的價錢也不貴，何況三輪車全都倍兒新，坐在上面真有些洋洋得意，並且久坐慣了普通洋車，現在正可以嘗嘗三輪車的滋味。

不過三輪車因爲動靜全是一種形態，舒服方面是不及普通洋車的。騎自行車，車後若帶些重的東西後邊便來回擺，三輪車也有這種毛病，前半部一搖動，後半部也左右搖動，後部擺動不和前部擺動調和，所以坐車的很感到不舒服。

三輪車雖然動靜如一，比自行車好騎，但也不是一個生手所能勝任，它也需要一種技巧，那技巧和如何使自行直立進行一樣，應該平衡，而且三輪車的前身的寬度比後身窄的多，在許多車輛並行的時候，車夫若沒有經驗和技巧，不管空子大小，一直開過去，結果前部過去了，後部却與別的車接了吻，危險是很容易發生的，爲了便利交通却生了相反的結果，似乎三輪車的車夫，應該訓練一個短的期間，大約弊病就不會發生了，也許現在是初與將來也許就好了。

總之：三輪車在這古老的都市裏，現在已經活躍起來了。完

維喜駐巴黎代表布利農



去年十一月由希特勒與達爾蘭之薩爾次堡會談，賴伐爾對德工作中絕以來，多日續行紛糾之德法關係，近已得到最後解決，法蘭西今已一擲以前之路線，爲建設歐洲新秩序，決蹶起對德予以全面之協力，此法蘭西之協力，對於將來之德意志新作戰有如何之貢獻，德意志空軍近已以援救伊拉克，而利用敘利亞之空軍基地，且更可預想到以此爲契機而展開直布羅陀攻略戰，東地中海作戰又以此積極的對德協力得以保障法蘭西在歐洲將來之地位，將戰敗之祖國得以保持之功績，可謂是佩丹元帥之威信與乎達爾蘭副主席之誠實與手腕，至德法開始交涉以來始終在暗中活躍之維喜政府駐巴黎代表布利農伯之功績亦難以抹却之。

布利農伯一八八八年生於法蘭西貴族中，由左翼抬頭人民戰線極盛時代，即爲安佛爾馬休報之外報部長，又爲羅維特巴黎維誌之執筆者，竭力主張德法携提論，今次戰爭法蘭西一敗塗地，德法開始交涉，即爲佩丹元帥之私任大使以訪德，藉希特勒總統，戈林元帥等知交，努力以求停戰條約之和緩因此關係，其後即爲維喜政府駐巴黎之正式代表，於亞貝滋德代表，達爾蘭副主席會談時，常爲兩者間之渡橋，又如希特勒．佩丹之門特瓦爾會談的成功亦爲活躍之結果。如斯彼以前之功績，佩丹主席與德意志方面對彼之信賴，再加以五十三歲正當活動之盛年，出自名門等可知彼之前程甚爲遠大。

東京時人

英無任所相比維布克爾

去年四月英軍敗於挪威，邱吉爾代張伯倫組閣，新設飛行機製作相，羅德．比維布爾克遂以擔任此新職而登場，近以巴爾幹戰敗，英內閣再改組，比維布爾克任無任所相，遂爲事實上之副首相，其中之妙因不僅以比維布爾克之字頭爲「比維」（Beaver海狸）之故。

比氏之父爲長老派教會之一窮牧師，兄弟九人，後於二十餘歲即得巨萬之富，繼爲代議士，爲世界最大之新聞王，更爲軍用機製造之主宰者，此出身於貧困之點，恰似爲每日新聞社長，爲美國海軍部長之諾克斯氏。

比維布爾克一八七九年生於加拿大之新不倫瑞克，十八歲之後從會任加拿大首相之貝奈特學法律，爲哈勒法之投資銀行行員，結成托辣斯，揮其手腕以生產，但終遭獨占業者之非難，乃返英國，由飽那羅之助力，於一九一〇年爲代議士，彼之政治的手腕，曾成功前次大戰時之一九一六年飽那羅與洛伊德喬治之妥協，洛伊德喬治爲阿斯基斯聯立內閣之陸相，及洛伊德喬治任首相，比氏即得爵位任情報相。

大戰後，比維布爾克擬收買每日快報，商之於新聞王諾斯克列夫卿，卿即席而語以「如入新聞街君將破產」，但彼仍不爲屈，收買每日快報，日夜起居於社內，終使之成爲世界最大之報紙，彼於此外更有明星晚報，星期快報，由新聞以伸手於大臣。

彼之適話爲頑強與奇行，任飛行製作相後，立即規定三交代制，彼自己一日服務十六小時，所謂奇行，在關貴淑女之宴會上，以脫去襯衣，以別針扎上圍巾，喜以一年一萬圓之社員使一躍而爲五萬圓之社員，見啼泣中之社員而發高等，此等之實例甚多。此點酷似邱吉爾，故以之副首相甚爲相宜。

直布羅陀防衛司令哥特

地中海之東門蘇伊士已成爲德意志軍最近之將來的電擊戰目標，該海西門之直布羅陀亦不能不罹德意志軍之進擊，此是對英國切斷其生命線上危機已迫近，而是英地中海艦隊被完封於「軸心之池」中的重大危機狀態，英國爲防由西班牙領之攻擊，已開始將直布羅陀作爲有如離島之大土木工事，而掘運河，以策安全，加以外交上竭力以防止西班牙接近軸心，最近駐西班牙之英大使賀阿爾度往還於直布羅陀，其間消息有種種傳說，英政府近更新任哥特大將爲直布羅陀總督兼直布羅陀防衛司令官，所謂哥特將軍今本無待贅言，彼是法蘭德斯之敗將，以坦刻爾克退却而得「勇名」之將軍將軍於今次大戰勃發，即以參謀長之要職調之於阿安山德大將，轉任英國戰野總司令官，趾高氣揚渡多維爾，策馬而進於北法戰場，但於去年春德意志之電擊戰前完全陷於德軍之大包圍陣中，六月一日幸以九死一生得經多維爾海峽逃歸本國，當日英陸軍部發表「哥特英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奉英國政府之命令將殘留部隊之指揮委之於部下將官，一日午前安返英國。」

英兵以今次大戰最大悽慘悲劇之坦刻爾克撤退，實現其狼狽之姿，而逃歸本土，但哥特將軍歸還之日，皇帝對其「榮譽之返却」授以巴斯勳章大十字騎士章，以表彰其功勳其後阿安山德參謀長亦與之共同命運由第一線退却而轉任教育總督監之職，以至今日；但陳今危機中，完全脫離本國防衛而再渡海，擔當英國重要據點之防衛，自前大戰以來得有「虎」之綽號的勇敢將軍，驚認爲是一洗法蘭德斯戰敗之恥的最好機會，但在希臘港再飽嚐第二坦刻爾克痛苦之英軍，將不能不從此地中海之「岩」作最後撤退，而比「虎將」更不能不再擔任「光榮退却」之指揮官此亦五十六歲中老「虎」之惡運使然。

埃瓦夫德黨首那哈斯巴夏

北非戰局緊迫，埃及因之登場，該國擁有地中海東出口之蘇伊士，爲英國最大戰略之中心，埃及之動向如何，在軍事上僅其貧弱之軍備，故不足輕重，其戰略位置與三億之回教徒爲該國之重要性，對於歐洲大戰今後之動向，將有重大影響，因之各方面對之甚爲注意，由一九三六年英埃同盟條約，英國漸進的撤退埃及駐屯軍，及實行其他事項，而進於埃及多年期待之完全獨立的第一步，英埃關係甫上軌道，今次戰爭勃發後，埃及國內表面上亦維持和平以迄於今，然而埃及國民乃警戒捲入今次戰爭，並以此爲機會而求眞正之獨立，尤其是大戰後英國之壓力急速加來，以至產生危險之底流，今次巴爾幹作戰，英軍處處掣肘者，即受埃及之影響，那哈斯，巴夏所率之瓦夫德黨，已有動搖之消息。

那哈斯．巴夏是一九一八年瓦夫德黨結黨以來之黨員，彼最被爲辯護士，次爲判事，但以加入瓦夫德黨之故而免職，與瓦夫德黨創立者薩德，沙庫爾，巴夏氏同辛苦，而深得其信賴，一九二七年沙庫爾逝世，彼遂爲瓦夫德黨之黨首，以清廉潔白聞於世，雖無如沙庫爾之偉大素質，亦不失爲埃及政界之第一人，於以非難前次選舉爲政府干涉，主張如不重選不對政府協力，而常立於閣外，瓦夫德黨在議員之人數上爲第二位，但於國民大衆，尤其是農民層更有極强固之地盤，故該黨今後之動向，極堪重視。　完

遊記

西嶽兩日記

歐西舊使

清明已過，日長無事，撿點舊箱展開一看所貯書畫皆成腐敗之爛紙，中有舉印華山圖一張，亦極殘破不堪不覺觸動今昔之感，當光緒庚子隨扈兩宮西幸，彈指已四十餘年矣，回首前塵，都如春夢，是時鄙人供職農部，與同事涂元甫部郎同人潼關，預約游覽西嶽，次晨馳馬直至華陰縣，先登萬壽閣，遠望太華山之仙掌歷歷如繪，指點移時，元甫曰：昔年萬壽閣之後有小樓一座，兎葵燕麥中，游人蹤跡罕到者，樓上供有明太祖御書夢游西嶽文眞跡，其文云：「猗西嶽之高也哉，吾夢而往，去山近將百里，忽覩穿雲抵漢，岩崖燦爛而五光，正淸望間不知其所以，俄而已升峯頂，略小俯視，見群嶺叠嶂，拱護周迴，蒼松森森，遮巖映谷，朱崖突兀，而凌空，其豺狼野鳥，黃猿狡兎，略不見其蹤，悄然絜淨，蕩蕩乎巒峯，吾將周游嶽頂，忽白雀之來雙，鸞異香之繚繞，管絃絲竹之聲，雜然而來，意試仰觀，見河漢之輝輝，星辰已布吾之左右，少時一神蹕言曰，愼哉上帝咫尺，既聽斯言，方知西嶽之高，柱天之勢如此，於是乎誠惶誠恐稽頓首，再來瞻天，愈覺神殊氣爽，體健身輕，俄聞風生萬壑雷吼諸峯吾感天之造化。必民獲年豐，遂舉手加額，豁然而夢覺於戲朝乃作思，夜必多夢，吾夢華山，樂遊神境，豈不異哉。」此蹟以墨筆書於白油板璧上，作行楷書，字大如杯，書法不甚工，而有奇逸之氣，信非臣工所能代爲也，近數十年小樓已廢圯，此蹟遺更不能尋覓矣。又笑曰：此廟中有唐玄宗封西嶽御書碑一座，舊有碑樓，僖宗時，黃巢陷潼關人民避於碑樓上，巢大怒並樓焚之，樓既焚盡，而碑字缺剝被損，十存二三也，至宋仁宗時，姚嗣宗知華陰縣時包希仁初爲陝西都轉運使，纔入境，至華陰謁廟，而縣宰皆從行，希仁不知焚碑之由，禮神畢，循行廟中，見殘碑，顧謂嗣宗曰，可惜好碑，爲何人燒了，嗣宗對曰，被賊燒了，希仁曰縣官何用，嗣宗曰縣中祗有弓手三四十人，奈何賊不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奈何不得，要縣官何用且賊是何人，至於不可捉也，嗣宗曰，此賊姓黃名巢，希仁知其戲已，默然而去。又談笑數小時，出廟並轡而行，至太華山下，日已西斜，遂覓小酒肆中酒飯罷，乃屛士人帶路，各買藤杖一枝，緩步入山，松柏蓊鬱路徑幽深，行有數里，石磴苔滑仄逕雲迷，山翠濕衣，木葉滿地，走至青柯坪上已經汗流滿身矣，松蔭共坐歇息多時，復努力前進，約行有十餘里而絕壁峭巖渺無人迹，或攀藤葛，或挽鐵索更有翻子翻身等處極形危險，所行之路多半是一尺有餘，極窄極危之徑，俯視下邊，都是萬丈之深淵，黑闇無底倘若失足不堪設想，元甫長歎曰，我們此次登山，深悔不應無故自行涉險，到此欲罷不能，回憶韓昌黎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山以下，遺書爲訣，凡人到了生死關頭，則發生出來各種現象，至畢秋帆中丞登華山亦與昌黎有同情焉，寅昏已後，始抵蒼龍脊上，早已腰腿痠痛，力盡筋疲矣，所幸山上有寺觀，道士前來歡迎，我們入觀聚茗數杯，即用素齋和衣安睡，次晨有觀中道士攜小童一人入客堂周旋一切，該道士蒼白美髯，相貌淸秀，談吐風雅，元甫詢教道號，對曰，超凡，姓李我黔人也，導引我二人登眺蓮花峯絕頂，眞是雲開綺壁，開三面，天下放一頭，則秦豫關山俱收眼底了，復尋石鼓石榻諸名蹟，元甫吟曰：水從玉女盆中出，雲遶蒼龍嶺上飛李道士接吟曰：太華三峯列峻屛，晴霄飛翠下空溟，曉雲東抱關河紫，秋色西來天地青玉女盆中寒落黛，仙人掌上接明星，亂餘林壑饒遺客，縹緲幽棲賦采苓。元甫復吟：崑崙之脈從天來，散作嶽鎭千瓊瑰，帝慾東南勢傾削，特聳一柱名天台，天台環周五百里，金翅擘翼龍分胎，峰巒一一搯霄漢，瀑處處奔虹雷，華頂最高透天頂，萬八千丈靑崔嵬，乘雲御風或可上，我忽到之亦神哉遊氛豁盡日當午，洞視八表與纖埃，南溟東海白一杯，括蒼雁宕青數堆，千峯簇簇蓮花開，中峯端嚴一蓮臺，華藏世界宛如此，醞難不識良可哀，渺茫諸闓苑，荒忽求蓬萊，何如天台靈異在人境，劫火不到無三災，神泉自流琪樹不栽彌山藥草，滿谷丹材，應眞靈騶混樵牧，飛仙遊戲同嬰孩，羲之乏靈骨，太白非仙才，已往神山却歸去，空餘石屋寒蒼苔，我已夢覺將根拔，安能更逐魚龍遊，僶習定樓峯頂，飽看滄桑三百回，道人聽元甫吟畢笑曰：淸霽華峯頂詩，起句自崑崙之脈從天來二語，下便縱橫說去無不中節，中一段眺望山海狀出天台如蓮華之形，而華頂又如蓮臺眞是興酣落筆，我猜嘗登其頂，愈知此詩之佳也。元甫笑曰：我師對於詩學極有研究可嘗吟咏，入此觀多少年了。道人嘆曰：我本書生，同治辛未以進士即用知縣分發南京歷任江浦六合等縣，前數年本省制府某宮保信任家丁吳姓暗將本省糧米傳賣洋商數萬石本地民情憤激，思阻擾之，即有奸人，便思乘機作亂利用謠言鼓舞煽惑，旦夕借以起事，我偵知之，三次禀陳宮保，置之不理，一日宮保公出，我攔輿遞禀，宮保大怒，遂將禀擲地，令左右將我驅逐，可恨惡巡捕狐假虎威我受飽打一頓，我又復遞禀藩署，當蒙方伯傳見。我即將賣米事詳陳一切，方伯當即赴院，宮保託病不見，連往多次皆然，民衆復聚集數千，奔往藩署痛哭報告，是時糧米已陸續運至口岸，請趕速挽救，方伯急派差役多名，由口岸將糧截回，宮保聞報怒極，以方伯任性妄爲，即登白簡矣，時常熟翁協揆爲軍機大臣，已先接同鄉函電詳報，賣米出口情事，恰巧宮保奏參方伯摺件到京，常熟等據實奏明，兩宮恍然，是時江西巡撫出缺遂以方伯升授矣，方伯去後，宮保以方伯阻擾賣米，是我鼓惑，便將我奏參革職，我心灰意懶，無面目同鄉，再見江東父老，乃遣妻子返黔，自攜行李投入華山作道士，回思往事，實令人傷心。元甫慰之曰：已往之事不必談了，我師之佳作必富，愚小子意欲捧讀。道人笑曰：我入山時，不知捆稿及鄉會硃卷，失落何處去了，尚記有海上望月出詩云：大海與天接，極目無涯涘，崢嶸烏雲東，倏有淸光起，淸光隱復見，崩雲頽山裡，下映溟濛闊，萬里天風駛，橫遮半天黑一角明海水，明晴無定處，影移雲波委，漸高冰輪湧，去人其有幾，毋乃瑤臺鏡，開奩吐瓊蕊，浴海鉛華盡，精瑩無渣滓，獨立向蒼茫，沉吟誰家子，海水與明月，終古澹如此。又海上觀日落詩云：海上觀日落，日大如車輪，天低海水高，團圓欲近人，稍稍半輪沒，浴海碧無垠，餘霞散遠天，大火燒秋旻，秋雲薄如羅，變爲金與銀，瞬息暮色合風起天漢津，海天不復辨，欲去還逡巡。元甫贊曰：此月出日落兩詩，非身臨其境者不能道此。正吟詠間，忽覺寒風颯颯，滿山濃霧迷漫。則滿潮之氣吐撲鼻。道士曰：山下已落雨矣，我們可回觀用茶點去罷，即至客堂便用午餐，憩息數小時，小童捧茶而入稍息片刻即就寢，次早告辭。

——完——

半月短篇之一

草莖

王學曾作
王雯插圖

一

是伏天，剛過了中午，人們所渴望可藉以暫時解脫些熱的酷虐的一片片白雲，也同人們一樣去歇中覺。靜蕩蕩的天空，連一隻鳥影兒也見不到，因爲大平原的展開，極遠極遠的山影，也依稀可以看到；不過是太遠了，所以和地平線上的天色對比，幾乎不能分辨，原野的禾稼什麼的，雖然一棵的充滿着綠意，但都不免低了頭作無法的喘息；甚至連汗都不敢出，偶而南風來了，和牠們開個玩笑，牠們也只不耐的搖了搖頭和身軀，作出『殺：殺：』的聲息，似乎在說：『不要儘鬧了！熱！』，這時四週的樹木，綠草，水面的荷葉，以及池邊的蘆葦，也都立時鼓動起來，對南風表示著敵意。狡滑的南風，看情形不對，却偷偷的溜走了，於是一切又恢復了原態。

一片牧場的中間，橫臥了一所澄清的池塘，池塘的四週，長着豐隆的水草，牧場的盡頭，有一棵老槐，像撐開的傘，在極大炎熱的包圍裏，保持了畝許大的一片陰凉，幾個牧童在高興的玩着。

福生和鎖柱，坐在地上下五道棋，二成把一根皮鞭要動發出一聲聲清脆的音響，在這死般沉寂中蕩漾，狗剩和二禿，一個靠着樹身站立，一個蹲在對面，互相嬉笑。

『你說！二禿！天氣因爲什麼這樣熱？』狗剩忽然談上了哲理。

『那！那！』，二禿搔了搔腦袋，隨手就有一些白色碎片飛散。『我說！準是地皮底下有人在燒火，一個勁兒的添柴貨！』

『哈哈！你眞是傻子？天熱，誰不知道是老爺兒晒的？你眞！……』

『那話不對！多天不也有老爺嗎？怎還那麼冷？』

狗剩沒什麼可說了，無聊的跑過去，把二成的鞭子搶過來：『我來兩下吧，你要的不響！』二成罵了聲『討厭』，他也沒當回事。

『崔家的牛羣來了！』二成指着直通村裡大道約莫百十丈遠近的地方的正在蠕動向前的動物羣，『呵！那中間大牛身上座着的不是三伏嗎？好了！今天他得請吃甜瓜！我們不能白幇着他打架』。

『還是人家當少爺的寫意呦！願意來就出來玩玩，不高興的時候，把牛交給牛官去放。』二禿十分的艷羨三伏。





『哼！少爺！掏灰扒王八什麼的，多出在他們有錢人家！』鎖柱已竟下完了棋，兩手叉腰站着，面部充滿了不平的表情。

牛羣慢慢的移動到了牧場。

『二禿！二成！把牛趕到那邊去！』三伏從牛身上下來，脇下夾了一頂新涼帽，『讓牠們散開些，省得在一塊兒搶草吃！』

『嚎！嚎！』連聲答應，二成和二禿操起鞭子去趕牛。

三伏向鎖柱笑着點了點頭，揀了一塊陰涼最濃處坐着，和福生他們談起天來。

鎖柱已竟十九歲了，力量也很大；在這羣牧童裡，他算是大王，大家都得聽他的命令，福生狗剩的年齡雖然比他略微小些，但也能保持得住相當勢力，惟有二禿和二成，因爲小而無力，所以每天只有聽人家的指揮，一趟趟的跑去趕那些越乎範圍的牛羊。

二

因爲是這村中最有錢而且還是鄉長崔懋功的少爺，所以三伏的衣裝就比一般牧童們高明得多：雪白充紡綢的小褂，襯着青色蘇織品的褲子，白襪青鞋，頭上還頂着在鄉下認爲最摩登的草帽，雖然面部有些疤子，口眼的地位都不大合適，這身衣服，也都給掩蔽住了。

左近十里八村的人，一提起崔懋功，差不多都知道他擁有好幾十頃沃田，雇了不少長工，城裏還有好幾處買賣，而且縣裏的科長，以至於區裏的區官全和他相好，『連縣太爺都和崔二老爺磕頭呢！』這話是五嫂子聽在崔家放牛的小辮說的，大概是不會假吧？

當地人都喚崔懋功作崔二老爺，他今年才三十六歲，爲的表示尊嚴，唇上已留下一撮文明鬍，崔二太太是在三年前去的世，那時三伏才十三歲，在第二年中，二老爺就急忙給三伏成了家，新婦是董鄉紳的女兒，長的模樣兒太好了，比三伏才大五歲，『不多！福成嫂不是比福成大七歲嗎？而且歲數太小了，怎能做媳婦呢？』二老爺的見解究比一般人高明。

有很多人替二老爺說媒，起先二老爺也打算續娶，但是高低不就，所以拖延下來，近二年來，二老爺忽然變了宗旨，他說：『後老婆是家庭的禍水，一娶了後老婆，她虐待前妻兒女不算，還許偷偷摸摸的把家產向丹家叨登，我已竟有了兒子並且連媳婦都娶了，還找那項麻煩，就未免太想不開了！』二老爺的偉

論，使聽他話的人，沒有不把頭點得像雞啄米粒一樣的。

『三伏媳婦眞能幹！才二十歲的人，裡裡外外她都能想得到，安排的很好，一點也不用我操心，現在內裏的事算是全交給她了，就是外邊的事，她也能管得一半，……』二老爺常當人這樣很滿意的演說。

至於三伏呢，天生是當少爺的命，九歲那年，他也上了一個月的學，這一月中，他請了十四天的病假，其餘的時光，都是從家出來說是上學，一氣跑到野地，同放豬的孩子們鬼混半日，然後再假裝下學回家，他母親首先發覺了他的行爲，當時很担心，怕二老爺知道了，他兒子免不了挨一頓打，但是很出乎她意料之外，等到二老爺知道這回事，却微笑了笑說：『他不變唸書就罷了，還咱這點家當還想拿筆管去混飯吃嗎？只要他將來能守份坐着也能吃一輩子，並且我也沒有唸過書呀，也不見得那樣趕不上別人……！』



這事算是過了明路，三伏公然的退了學，成天價同些野孩子們，或是上山去捉長虫，也許上樹去折雀窩，不然就打墓架，先前在孩子堆裏，他的地位並不怎樣高，以後他漸漸長大起來，身量也高了，力量也大了，別的孩子都打不過他，所以也就很佔勢力，不過號召的力量，仍然沒有鎖柱大。

三

牛羊們的脊背散亂的從草頂上露出，像佈滿空際的夜星，老槐低頭瞧着那群頑童們嬉戲，十足的表現出一付『荒村夏牧』的圖畫。

時光已過正午，太陽雖然稍爲偏西，但是熱的程度越發高起來，加上一點風也沒有，他們捉了一陣迷藏，每人都出了一身臭汗，並且也都感到些疲乏，本能的靜了下來，三伏從褲腰帶裡取出一把摺扇，用很美的扇套套着，他抽出扇子，打開來搧着，福生把扇套搶到手裏：『嘿！好漂亮！是大嫂的手藝吧？』說着，向大家作了一付鬼臉。

『嗯！人家崔大嫂不但手藝好，有本事，就是長的那個漂亮勁，簡直沒處去找！崔大哥！你眞有福！』鎖柱拍了拍三伏的肩頭。

『……』三伏高興的微笑。

二成他們也都直眗眗的瞧着三伏，像似非常羨慕人家的境遇。

『我說兄弟們！還能不能棒我一場？』三伏忽然興奮的問。

『打架算是現成！』大家異口同音。

『你先說說怎回事？誰敢小瞧咱哥們！』鎖柱問。

『提起來眞氣死人！』三伏排了排大腿，『在馮麯子大墻上，也不知是誰，用粉筆畫了一隻王八，旁邊又畫了一桿掏灰扒，最可恨的是，在那王八蓋子上，寫着『崔三伏』三個字，你們說可氣不可氣』

『是誰這大的胆子？敢在太歲頭上來動土？媽的！非揍出他的屎來不可！』鎖柱首先義憤塡胸。

『我猜準是武惠民幹的，他在學堂唸書，能有粉筆；加上他天天打那兒過，』狗剩和武惠民有點私仇，打算借這個碴來報復。

『不是』！三伏搖了搖頭，『他沒有那末高的個兒，那畫兒是畫在我一揭手高的地方，我猜準是李成保，我和他前天罵了一架。』

『現在我們可以核計對付那小子的法子，』三伏拿眼睛瞟着五福，在他們這團體裏，就數五福智謀多，什麼事都是由他想辦法。

『這樣辦……』五福歪着脖想了想然後說，『吃完晚飯，在場的人都到崔大哥家的門口聚齊，一個也不許少，每人都要預備一條短棒或是三截鞭什麼的，藏在身上，會齊了再去找李成保，遇着他，咱們就罵街，再故意的向他身上撞，他一搭腔，大夥就動手。』

『好！就那樣辦』，大家都同意。

太陽和球一樣的滾着，已滾到西方離地不高的地方，大地上的熱減消了許多，老槐的影子，漸漸的向東伸長，一直伸長到一所小水塘邊上，這是他們每天歸去的時候。

三伏到家「放下鞭子，把牛交給牛官去飲，他一跳一跳的跑到長工們住的屋，看那些長工們正在吃飯，他到父親屋裏，沒見着人；又到自己房裡，妻也不在，他低低的自語：『都幹什麼去了？』

他渴得很，想起屋後園子裏的甜瓜已熟了，立刻要去摘兩枚來解渴。但是到園裏去，須經過角門，角門旁邊那所堆草的屋子，眞有點使他蹧却。——那屋裏不乾淨，聽說是住着不少仙家。父親說看見好幾次兩盞明燈進去又出來，還有一次看見白鬍子老頭兒。妻剛過來時不大肯信，以後她說那屋眞有點尷，她說有一天她也看見一個小姑娘進屋去。

這些事使三伏去園裏摘瓜的勇氣減却了許多，但是濕在極端的懲愚，他想，太陽還沒有落吧，怕什麼！鼓起勇氣，息息的直奔角門。

正在提心弔胆的走到那所草屋的窗前，就聽裏面『嘩……拉……』一陣劇響。『哎呦！』三伏吓的差一點沒有跌倒，轉身向回就跑，後面有一個人。追上來，口裡喊着：『不要怕！不要怕！』他聽出是妻的聲音，稍微放下點心，妻已跑到他跟前，攥住他的手，輕輕的說：『你吓着了吧？』他看妻也是氣極敗壞的樣子，臉上通紅，頭髮稀亂，衣裳上沾了不少草葉，他喘着問：『怎麼回事呀？到底！』妻說不忙，等到房裏慢慢告訴你，她說她也吓得可以，說着話已進了屋。

妻讓他坐在床上，回手由筐裡拿出兩枚白色的大甜瓜，遞給他說：『這是我特意給你預備的，知道你回來要渴。』柔情密意，把三伏的恐懼驅走，但好奇心仍然使他追問適才的經過，妻挨他坐下說：

『剛才我想到園子裏去摘黃瓜，走到草屋那兒，有個人影一閃進了屋，好像一個小媳婦。我想許是自己眼花，進屋看看，到底怎回事，哎呦！一進門眞有一個年輕女人向我笑。當時吓的我跌倒在草堆上，爬了半天才爬起來，急忙跑出來，就看見你也往回跑。眞吓人……

……』

三伏把剛才的實現和妻所說的話一印證，可不是嗎！那『嘩拉』的聲響，一定是她跌倒草堆上了，再看她那身草葉子和那害怕樣兒，可作她看見了什麼而吓倒的證明。

『以後那地方總要少去！』妻重新洗臉，梳頭，又換了一身新旗袍，笑吟吟的和他說。

『……』三伏怔怔的瞅着妻，想起白天在牧場鎖柱所說的話，妻果然是很美麗，並且確實可以當得起『能幹』二個字，——家裡的事那樣煩雜，父親成天價忙着村裏的事，把家事都交給她，難爲她眞能辦得很對父親的心，每天她都要到父親屋裡去商量家事，一去就是一兩個鐘頭，本來事情眞多！拿自己說，一些也辦不來。……』

他正在沈思，大司釜老馮來請他吃飯，他和妻點了個頭，走出房門妻對他後影，縐了一回眉。

父親在喝酒，三伏進了屋，在父親對面坐下，吃了幾乎有一碗飯。父親到了是低頭喝酒，三伏很奇怪，每天吃飯，父親總是笑逐顏開的向自己問些這兒那兒，今天爲什麼這樣？他呆呆的看着父親，而父親的頭越發向下低，低得三伏已淸晰的看到了他的後頸的衣領，一顆草莖，斜插在父親的脖領上。

三伏常聽鼓兒詞，曉得人要自賣自身，都是插了草作標誌。他想：『父親敢情也要自賣自身？』雖然不敢說出口，可是不禁的笑出聲來，他立刻覺着笑是不應當的，急忙一斂神，看看父親，仍在低了頭，而且面上彷彿現出紅暈。

父親脖後的草莖，臉上的紅暈，草屋裡的聲息，……三伏是都不加思索的，三伏勿論對於什麼事也不費腦力去尋思呵。

（完）

峨嵋風景綫

江南的天氣，象徵着失戀人的心靈與面孔，總是那樣憂鬱得使人連一口舒暢的氣息也不能痛快的呼出一下的。如果是梅雨時期，則就更會證明了這話的眞實性。

在所謂『天府之國』的四川，就是在這樣描寫下的一個代表。的確，四川因爲地勢的兀突，重山峻嶺就影響着天氣的晴明；至於盆地的形成，又使川中多霧。峨嵋的勝景，一半就是因這種環境而造成的。

峨嵋山，位於峩嵋之南，樂山（嘉定）之西，當大渡河之北岸，拔海在三千公尺以上，也是中國有名的大山。最高處名「金頂」，有寺院，氣候是相當的寒冷了，暑天伏中，在「金頂」上也要靠火盆來取煖，老僧穿了兩件極厚的棉衣，還縮頸向火，煮飯的時候是每因氣壓的太低，而不能令水到沸點，積雪在寒澈的微陽下閃爍着白光，瑩潔而刺目。山上的蒼松翠柏，有時是天然的帳棚，古松幹木合圍，直徑也有竟到丈餘的，松皮中流擠出來的松油，淌在地上，一大灘，像行將溶了的松香。

嶢峨怪石助長着『風聲鶴唳』，颷風一起，眞是『山鳴谷應』叫人久留不得，單人的行旅是不禁『悄然而悲，肅然而恐』的。除了松柏怪石以外，動物以野狼及山猴最多，山猴一出世，最少是五六個或二三十不等，牠們不欺負單人行旅，也不攔怕成隊的遊人。如果你能善意的給牠菓品，牠也會親密的在距離不太遠的地方作出表示很訓服的樣子。如果遊客中有美麗的女人在內，牠們就不免要表現其獸性了，牠們做出種種猥褻的行爲後，頭皮的呼嘯而去。寺院方面都是很古雅的，著名的廟宇以「萬年」「伏虎」浩大，寺院中有所謂「佛光」「佛燈」「雪山」等「聖地」，都是善男信女與怨女曠夫的還願地方，遊峨嵋的客人，無論在那一季中，在未上山前，最好是準備下皮衣，雨衣和乾粮食物，因爲上山須走三日的路程，下山也須要兩整天，在這五天的游程中，風雨晴明都是意料的事。假如沒有準備，自然有『靑山埋白骨』的希望。

山腰中也有些小茶棚，洄着新茶休息着疲倦的身軀到也有些詩意，這種茶舖也兼營簡單的食物，不過價格是相當的昂貴，當爐人多是妙齡的女孩，同她們問山中的景氣，她也樂於回復，待到雲霧一起，人在山中，渺渺茫茫，要尋這種茶舖，雖然必知是『只在此山中』，但也惟恐『雲深不知處』了。

（完）

——安寂——

本刊之夏季臨時增刊即出版

本刊自規定每季發刊臨時增刊以後，各界對於我們的這種辦法，在收到許多來信中，我們知道這是博得很大的同情的，同時在春季增刊出版以後，曾經接到很多佳譽，這是很令我們興奮的事，現在夏季增刊，已定於本月二十二日出版，現在先將一部份，報告給讀者。

一•小說方面已有六篇，由翟以靈，譚珙，徐舒，楊子，伯仁，胡秀，蕭麥等名作家所作，並由名畫家胡應子朋弟，孫之儁，寶宗淦，江風，馮懷閣等插圖。

二•電影方面計有一九四一上半期中外影壇大事記，好萊塢新動態，十大國產片，最近國片新星剪影等，由陳雨辰，史帶華，施斯，叔明等所作。

三•戲劇方面有梨園趣話趣事集錦，續目前北京坤伶的鳥瞰，關於戰太平，由軟性新聞說到輿論的價值，由知吾，劉步堂，鄭菊瘦，零厂，劉雁聲等撰述。

四，其他方面計有江寄萍之八仙考，馮貫一之人類的吸煙，魯文之海底的奇跡，金受申之北京的消夏，以及黑馬，王秩璟之散文與抒情小品等。


夏！
火般的夏！的確給人們帶來了，煩燥！苦悶！到華竹來!?他們能給您解決一切。
「紗」「綃」「羅」「紡」是
「消夏四大金剛！」
天津華竹
大量供給：
價格低廉：
法租界……日租界

國際文壇

倫敦之役（下）

G. GRAHAM 原著 魯文節譯

三

十三日（星期五）對於我是個不幸的日子。十二那天，我的工作在午後八時就完了，應該到十二點再接班。大約九點鐘光景，我在女房東的地下室中，坐着聽遠方的炮聲，那炮聲，無線電和別人的閒談組成了一曲好催眠歌，我就直打盹。炸彈的呼嘯驚醒了我。屋子都震撼了，可是沒有爆炸。

夜是黑黝黝的，炮火與彈花權做了替我照明的路燈，我抵達分隊所時，午夜已在那兒領進「十三日」了！

隊所裏人人都挺高興，爐子上熱着茶。下班的隊員快樂地將責任除給我們。喜兒達，那隻小貓，在舐牛乳。

「你樣子不好，別是黃疸病又發作了！還是在這兒歇一會兒吧！」隊長把巡邏人員分派出去後對我這麼說，我感激地靜悄悄坐了幾個鐘頭。

高射砲密集地發放時，我正在裝束。我們聽見炸彈落下的聲音，——一個，在我心頭閃發了；又一個，近了；再一個，就在我們頂上。聽見似乎有件東西突破進屋來，我慌忙投身在地上。

一個大而圓的東西在前面，也就是那守夜人後面。他已急得如一個亞利伯人般直叫「愛刺」——（亞剌伯文上帝之意——譯者）我也胡念基督。

安得生與開末生兩個防空員，衝了進來，他們在馬路上就瞧見炸彈擊中隊所。他們我們都不能解說我們爲什麼還會活着，我上樓去察看損失，安得生跟隨着。

樓上全毀壞了，但是那墜灰的雲霧使我們看不清究竟壞到了什麼程度。我被一件什麼灰堆裏的東西蹩倒了！

「安這是什麼？快拿亮來照照！」

「是鍋爐吧！」

「許是汚水管！」

不過那東西實際是顆炸彈。我立刻發令命全樓的住戶撤退。

「我猜是個五十磅的吧」勃朗隊長得知後冷冷地說，安詳地在燃烟斗「幸虧不會當時爆炸，否則你們這批在休息室中的孩子全完了！」

「你也要完了，那至少有五百磅！」我回答。

「清撤一切你們所認爲是重要的東西。然後再把這批女電話生接到第 22 分隊去。我們將從那兒再從事工作！」他說。

休息室中的老守夜人死了。活的就得要人照顧。隔壁的居民都聚擁在門口，爲首一個大約九十左右的老年紳士，穿着梳粧衣，支撐着一枝手杖。我們把他帶到附近地下室去。

我再返回隊所時，勃朗隊長與電話生們仍在那裏收發電訊。那枚未曾爆發的炸彈就在門口。我把電話生接走後，隊長又逗留了幾個鐘頭，在整理重要文件。那顆炸彈在早晨九點鐘纔爆炸。

我們出發時，婦女們像是舒泰多了。但不久高射砲又四處密密地開放起來。那種落下的碎片正如炸彈一樣危險。我們趕忙開至一處公共防空壕去一個上級防空員禁止電話生們再同我前進。

我仍繼續前行，不過我得耗費大部分時間去填補那些路上的深坑。不遠有火在燃灼。德國飛機在四圍盤旋，我一次次躲進屋簷時，都深深地感謝黑暗隱蔽了我。

抵達二十二隊時，已三點多鐘了。一張桌子，一架電話機與一杯可口的茶在等待我半小時後勃朗隊長才夾了文件跑來。他似乎很疲倦，但精神尚好。

我正要去替他弄點茶，那「絲—絲—」的聲音又使我鑽到桌下。我神筋緊張極了，大夥兒都驚奇地望着我。——但不久轟亂聲震搖了房屋，磚與玻璃又一度在我四圍飛舞。

「緩爆炸彈！——全體撤退！二十二隊的上級防空員漢德生先生蹌踉地進來說，他的臉在面具與塵汗後面異樣的歪扭。

一夜中竟遇上兩回！

炮聲算是止了，天下着大雨，不見一星火光。東方一線灰色的曙光告訴我們天已黎明。我們决定移到二十三分隊去。但當我打電話給他們時，他們回答：「我們也全被火圍繞着，很願意你們來參加，不過你們也許在原處更安全些」這是他們的意思。

各種記錄文件等又得整頓一次。附近的居民全得撤退。一股強烈的綠氣味兒使我們全帶上面具。我們告訴人民也這麼做時，他們很惶惑，因爲並沒發放毒氣警號。後來才知道僅是幾瓶被炸碎的，用作消毒劑的綠氣。

二十三隊隊所全被煙霧與灰燼圍繞着。我沒見一個防空員。我不信我們一班十九人中就會祇剩我一個人在這裡，但事實確是如此，後來才知道他們一個個都因精疲力竭而溜到附近的屋子中休息去了。勃朗隊長是唯一跑回來的人。

這裏擠滿了從炸毀摧壞的屋子中逃出來的人。他們全嚷着：「我們該做什麼哩？」「我們上那兒去啊？」「沒有什麼東西可吃嗎？」

電話又來了，據說又有二顆緩爆炸彈落在我們這一區。隊長不讓我再出去，他全身濕透了，仍興緻勃勃地出去視察。

剩下我一人單獨地在這羣蜂湧的人們中，去一分鐘一分鐘地數到早班人員來接班。汽車絡續來將這些人民裝載到有衣食的地方去。我就忙着照扶他們走。

接班的時候過了，他們一個人也沒有來。空襲的警報又在叫吼。我真憤恨得哭起來，一個人要做報告炸彈與損失，救護裏傷，撤退居民，遮斷交通，以及旁的許多緊要工作，怎麼來得及哩？我的黃疸病又發作了，肺也像是要炸，二十四小時都沒有褪鞋子。

幸虧什麼也沒有落在我們週圍，人民那種堅忍與見義勇爲的精神使我因曾詛怨而抱愧。

十點半鐘時，一個防空員來拯救了我，他說各處的地下室都人滿了，分隊所那顆大炸彈雖爆開了，但沒傷人，我聽了又興奮起來。

可是那個十三日（星期五）累壞了我。使我不得不從「倫敦之役」暫時退出來。

習慣是件不易卸改的事，當我在一個平靜的村子裏享受着暫時的休息時，祇要一聽見車胎在道路上滑過的「絲——絲——」聲時，我仍會慌張地躲進溝渠去。

——（完）——

生的呼求

K•哈姆生原作　金石譯

在哥平哈京內港附近有一條街叫維斯多瓦爾德，是一條比較新且荒廢無人的蔭路。那街上可以看見有限的房子和氣灯，幾乎都沒有人煙了。甚至在現在的夏天，也很少看見有人在那裏散步。呵，昨晚在那街上我有過一件意外的事。

我在邊道上忽高忽低地來回走了幾趟，一位太太從對面向我走來。看不見另外的別人。氣灯亮着但仍是黑暗——黑暗得不能辨出那位太太的面孔。一個野鷄吧，我自已想着，於是走過她去了。

我在蔭路的盡頭轉過身形又走回來了。那位太太也轉過身形，於是我又遇見了她。我想，她是在等某人，我好奇地看她等的到底能是誰。於是我又走過她。

當我第三次遇到她的時候，我歪歪帽，向她說。

「晚安！您是在等哪位吧？」

她吓了一跳。不——那是爲了，是的——她是在等着某人。

她反對我陪着她一直到她所等的人來了嗎？

不——至少她沒有反對我，並且謝了我。她解說，因爲她並不是在等誰。她不過是散散步——這兒倒挺幽靜呢。

我們並肩散步。開始談到不大要緊的各事。我伸出臂去。

「不，謝謝你。」她搖搖她的頭說。

在這街上散步沒有多大趣；在黑暗中我不能看見她呢。我劃着一根火柴看看現在的時刻。我拿起火柴來也看着她。

「九點三十。」我說。

她打了一個寒戰，好像 她很冷。我抓住機會了。

「您很冷吧？」我問。「我們順便到那兒喝點什麼怎樣？上提瓦利？上國民？」

「但是，你知道，我現在那兒也不能去，」她答。

我第一次發覺她原來戴着一個很長的黑面紗。

我求她原諒，並且責叱黑暗給我造下錯誤。她立刻恕了我，她破解我她並不是夜街頭的蕩婦之流。

「您扶着我的臂不好嗎？」我又提問。「它會使您溫暖一點呢」

我們忽高忽低 地來回走了幾趟。她求我再看一看時刻。

「十點了，」我說。「您在那兒住？」

「在干里•廣基維伊。」

我止住她。

「我可以送您到您門口去嗎」我問。

「不好的，」她答。「不，我不能讓你去。你在伯里傑第住，是不是？」

「您怎麼知道的？」我問。

「呵，我知道你是誰，」她答過了一會兒。我們挾着臂走在燈光輝煌的各街上。她急快地走，長面紗在後面飄揚。

「我們最好快點，」她說。

在干里•廣基維伊她的門口，她轉身向我好像謝我送她的好意。我給她開了門她慢慢走進去。我也溫文地隨她進去。她一度在屋裡抓住我的手。我們誰也沒說什麼。

我們登了兩次樓梯，停在第三層樓上。她自己開了她的室門，旋又開了第二個門，用手拉着我，領我進了去。這或者是客室吧；我可以聽見牆上有一個鐘在滴答着。她忽然擁抱我，深情地，戰競競地吻了我的嘴。正正地吻在嘴上。

「你不坐下嗎，」她提問着。「這兒是沙發。同時我來點燈。」

她點着了燈。

我看看我的四周，驚訝了。我看見自已處在一間裝璜絕佳的寬大的客廳裏，各門，半開着，通到邊上各屋。我實不能知道今天所遇的到底是那一種人了。

「多麼美麗的屋子呵？」我喊出來。「你在這兒住嗎？」

「對了，這就是我的家。」

「這是你的家嗎？那麼你與父母同居嗎？」

「噢，不，」她笑道。「我是一位老太太了，你可以看！」

她於是擦起面紗和頭巾。

「這兒——看吧！我和你說的什麼！」她說，她又抱我，突然地被一種不可抑止的衝動所驅使。

她約有二十二三歲，右手戴着一隻戒指，準是結過婚的婦人了。美麗嗎？不，一臉的雀斑，眼眉幾乎沒有了。但她却有一條沸騰的生命在身上，並且她的嘴非常美麗。

我打算問她是誰，她如果有丈夫現在那兒了，還有我現在所處的是誰的房子，但她每每把自己丟開不說，我一張嘴，她就不許我問。

「我叫愛綸，」她說。「你要喝點什麼嗎？我大聲說話實在不致攪擾誰。或者，你上臥室這屋裏來吧。」

我走進臥室。由客廳射來的燈光照着一部分。我看見兩隻牀。愛綸大聲要酒，我聽見一個女僕拿進酒來又出去了。隔了一會兒，愛綸在我以後進來臥室，但她在門口停了一會兒。我向她走了一步。她小聲叫了一聲，同時向我走來。

這是昨晚。

以後發生什麼了呢？呵，忍耐點吧！以後還有事哩！

今晨我醒來時。陽光爬進屋裏的幔帳上。愛綸也醒了向我笑着。她的臂白而軟滑，她的胸特別的高我向她耳語幾句，她用嘴堵上我的嘴，嬌柔地鹹歎着。天更亮了。

兩小時後我起來了。愛綸也起來，忙着穿衣——她已經穿上鞋了後來我經歷了一件事，這事至今還像惡夢一般地刺激着我了。我站在洗臉台前。愛綸在隔壁有點差事或別的事，她開了門的時候我轉身向裡看。一陣冷風從那屋中開着的窗口颼到我身上，在那屋的中央我正能看見有一具屍首伸張在一隻板子上。一具屍首，在一隻棺材裏，穿着白衣，有着一道灰髯，一具男屍吧。他羸瘦的膝蓋，像緊抓的拳頭一棵突出在白布單下，他的臉色憔悴可怕到極點，充足陽光裏我樣樣都能看見。我一言不發地迴避了。

愛綸回來的時候，我已穿好衣服，預備出去了；我幾乎不能彎攏她的擁抱了。她穿上幾件附帶的衣服，她要與我同行到街門下去，我讓她走來，仍然一言不發。在門口她緊貼着牆像沒有看見似的。

「好，再見吧，」她耳語着。

「直到明天嗎？」我問，一面在考查她。

「不，不能直到明天。」

「爲什麼不呢？」

「不必多問吧，親愛的。明天我要去應酬一家白事，我的一個親戚死了。不久——你就知道了。」

「但是後天呢？」

「對了，後天，就在門口這兒我會遇見你的。再見吧！」

我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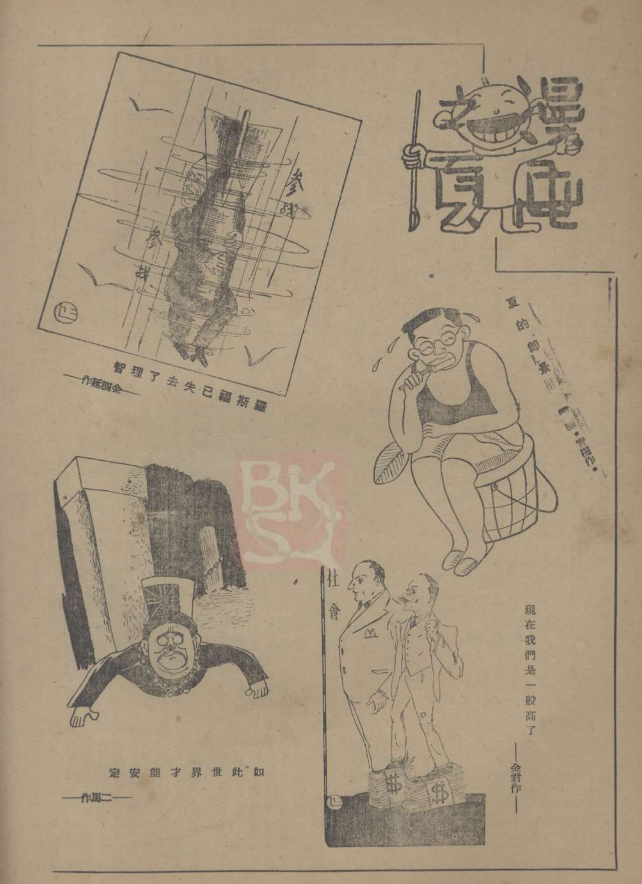
她是誰呢？那具屍首呢？它的拳頭緊抓着，嘴角低垂着——多麼可怕的可笑呵！後天她還要等着我我能再見她嗎？我一直 走到勃尼那，加非，請求一冊居民姓名住址表。我找了千里，廣基維伊某號，於是——那兒——有一個名字。我等了一會，直到早報出來。我急忙掀開死亡宣告版。於是——真滿足——在那版裡我又找到她的名字，頭號鉛字，排在表上頭一名。「外子年五十三歲因久病於今日故去。」版頭註着前天的日子

我坐了很久，沉思着。

某人結了婚。其妻小他三十歲他得了一場大病某好日子他死了。

年青的寡婦解痛地咳聲吧。完

漫畫之頁



羅斯福已失去了理智

——金閩延作

夏的即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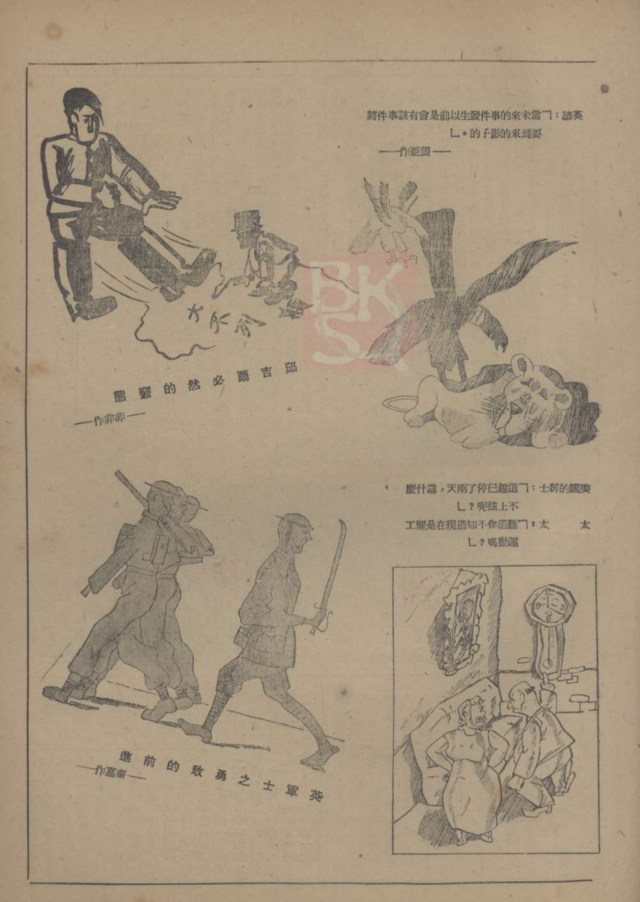
——青楊作

如此世界才能安定

——二馬作

現在我們是一般高了

——金君作



英諺：「當未來的事件發生以前是會有該事件將要到來的影子。」

——張亞作——

邱吉爾必然的窘態

——非非作——

英軍士之勇敢的前進

——秦嘉作——

美國的紳士：「這鐘已停了兩天，為什麼不上弦呢？」

太　　太：「難道你不知道現在是罷工運動嗎？」

社會批評

從殺人說起

黑馬

讀過報紙上的社會新聞，對於繼母郭華氏殺死兩子的記載，大部的讀者都是同情於兩個被殺的兒子。此外對於那記事發生興趣的，恐怕就是因為那其中也許會有姦情的原故吧！但使我感到趣味的却另外還有一點在：即是在二次檢查證據，郭華氏被押返家時，她對於什物收拾檢點極為仔細，若仍有對「家」不勝繼戀之意這一點。一般人大致都知道：殺人的兇犯恐怕是要死的，可是這婦人似乎竟忘了這一點，而依然對於生活有着依戀，這便可以證明一個人要能安心的死去，倒是一樁很難的事情了。

從來稱讚英雄總喜歡用「視死如歸」這一類的說法，其實這恐怕是有些誇張的，大約無論是怎樣的英雄，只要他還有方法掙扎，因而可以得到生命的話，恐怕他總是要掙扎下去的吧。一個自殺的人，無論是投河或是自縊，甚至其他一切方法，在那方法施行之際，在他的生命要飛躍而尚未飛躍之前，他的兩手總是向空掙扎的，在這時的當事者，雖然神智已經有些昏亂，但恐怕總還有些求生的願望存在的，兩手的掙扎，那便是潛在意識的再現。

孔夫子說「未知生焉知死」，這正是因為孔老先生也是厭惡死而依然對生有所執着，他老人家又說「敬鬼神而遠之」這簡直是對於死的懼怕心理的直接表現。至聖如孔子，他也沒有勇氣向執掌生死的鬼神「假使有陰間的話」挑戰，而只好出於消極的辦法敬而遠之了。宗教家大致都是抱着出世思想的。但他們為什麼要出世呢是正在憧憬着另外的一個世界，在那一個世界上可以求得人間世所沒有的一切；然而這也正是說明他們對於人間世的貪戀，不過想以另一個境界為這人間世的延續而已。

無論作如何說法！人類總是貪生怕死的，因為自己貪生也就體驗出旁人的怕死所以世間以兇殺來對付敵人的事便不可避免了。小之如私毆暗殺，大之如國際間的戰爭，都是想用死來制服了自己的敵人。敵人的死，正是他自己求生的一種手段。

古人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句話中所表現的不是一般人對於死的大胆，而是他們對於生的要求的熱烈。在某種事故之中，人們一定考慮過，勝利了便有生存的希望，雖然不勝利便有死的危險，但這總比「坐以待斃」更多了一層生的希望。所以這可以看出他們的不畏死，正是所以求生。在人世間，假使都是樂死而不貪生的人，則這個世界恐怕早已沒有什麼文化，人類社會便也不會再有什麼進步。

然而在這個世界上，也許有對死讚美的人吧，這還是如以上所說，大致都是對於現實生活感覺失望了的人們，才會發生這樣的意念。但仔細分晰起來，這意念也可以分為兩種的：一種是以為這人間世的苦惱太多，反不如死後失却知覺，一切便都得了解脫；另一種則是覺得這世界不能滿足他（她）的願望，而希望在另一個世界中求得補償。這從表面上看來，後者似乎倒是貪生的，而前者則是對生活毫無所戀的了，然而不然，他之所以厭世，也正是憧憬着苦惱以外的恬適，如果他能够在人世間又換得一個較好的環境的話，則他大約也就不想去死了。

因為沒有遇見死過而又回來的人，所以死究竟是怎樣一回事，死後究竟是怎樣一個境界，這到底是一個謎，迷信的人以為死後是有着鬼世界的，但鬼究竟是怎樣的形象呢？誰曾眞的看見過？而受過一點科學洗禮的人則說死是長的睡眠，但是還有夢沒有呢？然而死是人間世一切的終止則大約是可靠的吧！佛說有西方琉璃世界基督說有天堂，但又都說心即是天堂可見得人既然住在人間，則還應該是人為念，我們有生命則應該愛這個人間世的。

從這裏我們又發生一點新的感想，便是我們既然愛這個人間世，則應該把人間世的一切都看作是可變的事物，舒適固然可以欣悅，苦惱也並不可厭，那正是磨練我們的鑽石。舒適使世界一切退化，而使人類進步的却只有苦惱。在人間只有「物競」而沒有「天擇」，「聽天由命」是沒有出息的話，也是永遠沒有進步的來由，郭華氏的殺人。雖然難免兇悍之譏誚，但自郭華氏那一面說，在她的求生的目的上，也許是並非毫無理由的。至少她的求生的勇氣，她的仍希望生還的意念，是值得同情的。

威脅旁人的生命以自求生，這並不是可恥的事，但其着眼點有大小之分而已。兇殺案與戰爭是這一點最適切的說明。

昭君墳

一乘轎車顛簸着出了厚和的南門，那泥淖裡的道路，像似安排着彈簧的椅子一般，似陷似不陷，而使陌生的客人隨時向車輪下擔心着，四野展開一幅廣漠荒涼的景色，這景色在一年四季裡永遠是嗒喪的臉，像是蘊藏着一種枯寂的雄壯和千古的悲哀，迤邐的途程，車輪的節奏，昭君的事蹟，混成一種糢糊不清的印像，一幕一幕在乘客的腦海裡排演着，一直在正南二十里的地方，隱約的現出一座小山似的東西，葱鬱而深青，永遠是那樣的深青，叫它青塜，眞是有來由的，這便是一代佳人——王昭君——懷抱着偉烈的事蹟，長眠的所在了。

昭君墳是二十來丈高數十畝寬的一個土丘，往昔綏遠建設廳種植的一排樹木，早經枯乾，墳頂因了歷代遊人的登臨憑弔已成為極平坦的高台。當日暮烟薰的時候，從這裡望去，那屏障似的大青山，橫互在北面，遠近散佈着一簇簇的村莊，黑河的支流，像一帶明郎的鍊子，縈繞在那些村莊裡面，墳下的衰草，無力的迎送着西風，一種千古的悵惘，緊緊的縛住遊人的心。詩人騷客來這裡憑弔排遣，觸景生情，自然有一番吟咏，即是素來不着詩的邊緣的人，偶而行踪到此，也會大發詩興，來慰藉這寂寞的墳墓，墳南的一排石碑，幾乎都是名

廣西東蘭風俗

打老庚

東蘭男子與男子情同意合特別交好者，謂之「打老庚」或訂同年，女子與女子訂同年者，尤與，每當新年之時，各備猪羊酒米等禮物交相聘問，其所費用多至百元，少亦二三十元，例如今年甲往乙家，明年或後年乙即往甲家，以表酬答，往來時，且邀朋輩數人作伴，同時主人必以類邀請鄰村青年來陪席，參加作樂，唱歌飲酒，竟日不休，設席之多，竟有一二十桌者，每次必流連一二星期始行回去，去時主人必贈以牛馬布疋或首飾衣，鞋等物，所費頗大但所贈之物，必與所來之物略等，或過之否則必受朋輩譏議。

土著喪俗

凡父母死大都不發計聞，雖富戶鉅家，亦只鳴鐵砲一排（每排三砲）表示某村某人逝世之意，鄰村親戚朋友聞砲聲即齊往助理喪事，又縣掛銅鼓一對，或兩對配以大鼓一個，任由村童擊打，聲聞遐邇，靈柩未出庭時，戚眷送到祭禮鳴砲一排，主人亦鳴一排以答之，柩前設齋席，日換齋素三番，如土腐木耳，白酒，糯飯之類，因此凡家有年老病革之人，必先準備火藥數斤，及木耳黃豆，石膏，老酒，香紙等物，以備不虞，否則認爲送終之道有缺，衣衾棺木頗事講求，死者入殮後，必停喪數日，以受親戚致奠，然後出喪，孝子須經七「七」四十九日，方得茹葷，近來減爲三「七」或二「七」不等，朋情較廣之家數十日內，遠處戚友尚有陸續唱弔不絕者，以致孝子應接不暇，以後逕有指定某月某日爲開弔期之規定，未至日期，不得造次，此法較爲統一，易于招待，不至曠時失業，縻費無窮，貧者類多草率，此乃東蘭鄉村之喪俗也。

蓄妾風盛

縣屬蓄妾之風亦盛，男子多收十斛麥便想置妾，多者竟至三四焉，少年寡婦姿首佳者，喪夫未及數日，即有他人議娶爲妻或妾，其身價且較處女爲高，縣屬客家之婚姻手續，須媒致聘，與本地無甚差異，惟女子出嫁後，非逢大節或慶弔事故，不易歸寧，此則與土著嫁後之女常常往返母家者，有所不同耳。

埋蛙婆

此爲東蘭特俗「埋蝦蟆」之舉，俗名曰「埋蛙婆」其法每數十村，作一組或二三大村作一組，凡少年男女于元旦日都靚裝艷服，羣出田峒遍搜小蟆蛙窟穴按孔，到處翻尋，誰捕獲者即爲蛙婆郎」，是年百事旺順，已而將捕獲之蛙，一對，送到后稷亭請鬼師臨場祝禱，男女圍繞而觀，祝禱畢，即撲蛙使死，納于一節大竹筒中，復緊繫竹筒于一長棍之下，棍之兩端，恰合兩童，共舁每三五朝即有一羣村童舉之巡遊各村，向各戶齊聲唱禱豐年詞唱，訖主人即將白飯一對或米一筒贈之，羣童歡呼而去，次家以次，換戶唱畢，將所得之米，餚等纍纍盈筐，陳祀蛙婆後，大家共啖一餐，有餘即均分以去，及至月杪或二月初一，二等夜爲葬蛙婆之期，男女共集于一定場合，輪班擊銅鼓唱歌作樂，仍請鬼師臨場祝禱，將去年所埋之蛙挖出，驗其骨色黃爲豐稔之兆，黑則歉，然不甚驗，同時將今年之蛙埋入舊穴，村童各插繪花旗子其上，並攜酒肉供之謂之「埋蛙婆」，各區總數不下數十處，埋葬之時，人多者一千八百，少亦一二百近親遠戚，絡繹而至，是夜男女雜遝，若醉若狂跳舞百出，歌聲四起。謂之「蛙婆歌」與書同村數日始散，以後凡在正月唱歌者，概稱爲「蟆蛙歌」。

猺人婚俗

平日先以男女心心相印爲原則，日中往還，父母亦不之禁，男女互贈以烟葉，衣鞋等爲禮物，其結婚不須媒亦不擇日，于必要時突率親朋數輩，逕至女家挾女以去，女之父母事前固未之知也，屆時均瞠目結舌，且不敢以告隣居，過旬月後女婿始備禮物盛裝同往女家，拜見女之父母，同時親戚故舊，諧集讌宴其樂也融融，而婚姻之事畢矣，蓋猶太古民族掠奪婚姻之遺型也。

迷信甚深，其香火上供有三神，但無神像，亦不貼字，據猺人言，一曰迷靈，一曰舍溜，一曰迷物，迷靈與迷物，皆係女神，舍溜一神，則不知其性別，但均爲歷代相傳至尊之神，年節供奉不敢或廢，然究爲何神，亦不得而知也，若殷實之猺每隔十年八年因家人多病，或至于死，必殺牛數頭供神一次，並請鬼師祝禱，以作還願，謂之「根道」根道之日，山主及遠近戚，友，雲集各攜禮物餽贈，大飲數日始各回去耗費甚大，同時主人必將牛之後腿一隻重約二三十斤，送與山主，爲不可廢之特典云。（完）

各地風光

流政客的刻詩，實在平添哀悼不少。

清初張文瑞使俄行程路謂「歸化城南有青塚，高二十丈，闊數十畝，塚前石虎雙列，白石獅子僅存其一，光瑩精工，必中國所製，以賜明妃者也，又有綠琉璃瓦礫狼藉，似享殿遺址」等等的話，然而現在僅僅在墳脚下有殘闕不完整的一個石虎，埋沒在土裡，破碎的瓦礫也幾於不見了。

昭君墳在當地農民的思想裡，只是渾沌不清的一種神物，附近的父老們，依然傳說着，關於它的神話，據說在很早以前，農民們遇有婚喪的事，都向昭君墳去求借傢俱，後來因爲有人借了不還，便把這種方便的機會失掉了。在墳南的河裡，一個農人趕着馬車渡河，那河邊一位白髮太婆，要求乘坐，行到河中，那馬竟似乎拉不動空車，農人便怨咒「老太婆的重量不啻一個石人，以致空車滯重不能暢達，」然而待他回首看時，車裡竟眞個歪着一個石人，他非常惶恐慚悔不已，忽而那石人倒下河裡，隨流水而去，他才急急趕車回去了。

此刻在昭君墳的半腰，有兩個小小的洞口，一些野草遮蔽着，不知什麼時候已經作了狐仙的住所，人們在染病的時候，常到狐仙洞去求藥方或醫藥，也十分信任，恐怕日子久了，這個所在，將要被狐仙整個佔據，昭君也要再作一度流離無歸的人呢。（完）

雜記

丁香花

柳浪 作

秦碧 插圖

丁香花開了，有紫的，有白的，紫的紫得太俗，白的白得發慘。成簇兒的開，嘟嚕嚕的壽着，掛下來頗像女人們繫久了的汗巾子的穗，難看，而沒有風趣。越多，越亂，越不變看，越覺心碎。章先生望着天走，天上飄着一條白雲，風吹過一陣丁香花味，掉在章先生的鼻子眼裏，味不很香，反覺有些膩齁齁的。

白雲掃着章先生的脖子過去，他吓了一跳，天坍了！看看後面，一個女的圍着白圍巾慢慢的走，看看天，天上還是那麼乾巴巴的一條白雲。他低頭，鞋碰在石稜上。掏出小花手絹抽了抽，變皮鞋，也變手絹，抽得並不實際；抽完順便擦了擦鼻頭，一抹，抹完看，好像要找什麼，什麼也沒有，鼻子縱了縱，大概找着了，是那點膩味兒。

半天，章先生沒有走出這短短的丁香花林。

路旁有個椅子，章先生過去，又掏出手絹來，手絹在手裏擦着，沒法應用，鋪上麼？巴掌大的有什麼用。撣土？淨剩礙手指頭的了。沒辦法，擦擦鼻頭，看一看。還是什麼也沒有。

倒底章先生坐下了，抬頭，天上那條雲已經撕斷飛了。眼前只剩下討厭的丁香花。無聊的看着皮鞋，並沒有找到才碰的痕跡，全鞋蒙了一層土，樣子有些煩悶，輕輕的——捧怕吓着行人是的，跺了跺脚，沒有跺下一星土去。

大半是兩個女招待，穿着紫丁香色兒的布大褂過去，望着章先生看了一眼，笑了，臀背像骷朽是的，章先生抬頭皺了皺眉，俗膩的女人！再低頭，還看着那攏塵的兩脚。

已竟抬頭看了無數次了，失望叫章先生的肚子罵了街！」眼光略微往外放了放，才看見人行道上的足部的樣子，繡花鞋，千底鞋，高跟，鹿皮，藍帆布，踢死牛與貼着塊豬血的摃土鞋，章先生默默的看着。肥大裂裂呱呱的看着難過而想着嘔心，大部分還是繡花鞋順點眼，可是順順眼的也沒多少，有一雙順順眼，啊——早過去了，連繡的什麼花都記不得。章先生紅着臉像對不起誰是的又抬頭向遠處撩了一下。

一雙高跟鞋，瘦，小，乾淨抹膩，像戲台上走台步是的搖過來，穩，慢，婀娜，章先生的眼發了直，臨到鞋與鼻頭成直線的時間，章先生簡直有些羞臊了，那鞋尖像要架雲是的往上飛，高跟每一離地便前後作勢而不左右搖擺，美，美得透出了仙氣，章先生抬起頭來。一抬頭，怔了，頭上一樹白丁香是的頭髮，而且走過去已不可見，也不需要見了，他出了身冷汗。

椅子是像生了根的，不能往太陽地那兒活動，一身冷汗可不能老在陰涼底下坐着，人活動活動吧。章先生走出了丁香花林。

才出了丁香花林，章先生臉上見了笑容「林！我等你好久了。」

林！對面那個女的——臉上大部分的色彩都被嘴唇的紅光給遮住了，對章先生舐一下下巴，章先生還了個大毛腰。

「我早來了。」章先生自述，不知是訴委屈還是表示虔誠。

「不是說兩點後嗎?!」林端着肩膀，像一檔門子的官司，緩步的走。把手表橫過來。「看！才四點半過些，晚麼?!」

「不太晚」。章先生笑容可掬的。隨着她往回走。

章先生已竟把這股道走膩了，本想作個嚮導，但不敢向前，可也不敢落後作個隨從就那麼不緊不慢又緊又慢的跟着，很多次自己的鞋後跟踩了自己的鞋尖。

丁香花已竟有些可愛了，因爲林站在一株樹下望章先生忙着掐了一枝遞給她。「不壞，這丁香多麼白，多麼白得乾淨。」

林笑了 把丁香花送到鼻子底下。

章先生又揪住一枝紫的；「林，紫的比白的好！」

「別掐了，掐多了門口不叫出去。」林想起奉公守法來。

「敢！」章先生說，手底下却留情的祗掐了一小枝。先自已聞了下又遞給林，「紫丁香紫得多好看，綠葉託着紫丁香又紫又綠。」

林又笑了，却沒有再聞。手裏擺搭着。

章先生不住抬頭找可採的丁香，但沒敢下手。

又到了那路椅旁了，林說了話：「我們休息一下?!」

章先生本想說「到茶座去坐。」林過去了，不便再說，他知 道她說話 多一半 是命令，而聽着却永遠傻問，他一點沒猶疑的舖上了那條小花手絹。

倆人坐下了，章先生笑了，似乎這裡一擧一動都值得可笑，又似乎他根本就沒有煩惱過，他笑着看林，林看着他，却不笑。

待了林把那白丁香一朵一朵扯完了的那麼個時間，她羞澀的對他笑了，接着又鬱悶的嘆了口氣：「哼……唉——」

這話把章先生的笑臉，頂得一乾二淨

「林！不高興嗎？」

「沒有——倒是件叫人好笑的事。」

「什麼事？」

「有一個人給我去了封信，約我到沙達村咖啡館……」

章先生心尖朝了上。「甚麼日期？」

「就是今天」。

「什麼時候？」發音很難聽，心尖扎着嗓子眼呢。

「下午三點。」

「去了沒去，你？」章先生看着她的臉，想從她臉上得着點什麼。

「不去能來得這麼晚。」林低下頭說

「媽的！」章先生心裡罵了句。

林接着說：「我去了，可是挨了個



腸。」

「該！」章先生嘴裡還是不說什麼。林的處沒有叫他得着他要的那點什麼，他願意等林說完話，他一走，可是林不說了，對他微微一冷笑，他的 話隨冷 汗出來。「怎回事，你？」

「你不明白麼？」

一走，是理想。事實，他捨不得一走。

眼前的事實敎化了眼前的理想。他說「林！我明白，你不睬我了，是不？可我希望……

……」他說不下去，他的希望就在她這時接上的一句來判斷。

她接上一句。「有太太的人們不大有希望。」

「什麼意思呢？林，我眞不懂你說的是什麼。」章先生糊塗了。

「回去問你太太就明白了。」林狂笑了笑出了眼淚。

「我的太太，我那兒有太太？林，這是怎麼鬧着玩呢？……」

林掉了淚，把手裏的一枝紫丁香花扔給他，他接着紫丁香，對紫丁香要主意，紫丁香都低着頭。

「我眞想不到。」林擦去淚，怕外人看見，低聲的說。「你們倆人都很好，我眞想不到你爲什麼要這樣作，我不……」

「誰倆人？你說明白些，我的太太在哪裡？」

「在你家。」

「誰說的？」

「你太太本人說的！」林站起來。「今天下午的約會就是她。否則，我能赴一個不知名的約會麼！」

章先生爲難透了，這怎麼分辯呢？隻身住在朋友家，那裏來的太太？可是，太太還有冒充的。他又低了頭。

低頭要了他的難看，林認 爲他 是理輸了，冷笑的望着他，他還低着頭。林叫了他一聲。「去吧！我們自當是玩罷，我始終認爲你是誠實的，不過，世上有冒作一個人的太太的麼？你也許太愛我，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你太太很可憐，可是心地還聰明，她並沒眞罵我，我們是好好說明的，最後，她還託我勸你，我答應了，不然，我爲什麼還趕到這裏來？去吧，我們再見！」

「林！」章先生好不容易想起了一個辦

半月短篇

法。「這麼着吧，明天請到我家去，旣赴這女人的約會，你見過這女人，明天到我家看看這女人，好不好？」全身的氣力都彎在臉上，紅得發漲。

「也好，我很喜歡再見見你太太，說明她託我的事已竟辦到。」

章先生垂頭喪氣的回了家。

進門，李先生正在自己屋裏。「老李！早下班了。」章先生應酬着。「你今天怎這樣晚？」李先生喘着氣。

「身上不合式，下了班去瞧了趟病。」

章先生閃了一下。

「沒病吃什麼藥？」李先生跟了一下。

「大夫出去了，沒瞧，白跑了一……你怎說，又嘔氣來着？」章先生看出李先生的氣喘得不平常。

「打架來着，沒什麼。——你吃了沒吃？」

「還沒有。」

「正好，回頭一人一碗酸辣湯，四十餃子，叫她再叫去，咱們先吃。」

「不必……！」

「病着還往出跑什麼。湊和吃罷。」

餃子送來，章先生只吃了一個，心裡眞覺着不合適，酸辣湯倒還順口，他喝了多半碗，給了李太太半碗。李太太算是沒有再叫飯，可是也並沒有省去跑這趟街。

晚上，掌燈以後，李太太送過一碗雞子掛麵來，叫他吃完見點汗，横許招了凉。

「託李先生明兒受累打電話給 我請天假。」章先生吃完了雞子掛面。

「那行，還受累呢，多養兩天也好。」

李太太揀着傢伙。

「病到沒什麼，明天准好。」

「要那麼 着可不如 上班，外頭 跑一天——！我這是實話。」李太太笑着，不好意思教訓人。「還要點水不？有現成開的。」

「我明天不出去，等個朋友。」章先生紅頭漲臉的說。「不喝水了。」。

李太太吓了一跳。「有點燒吧？臉這麼紅！」

章先生臉更紅了，嘴裏不知說什麼。

「幹麼這麼臉薄呢？」他問自己，拉下臉來解釋。「不是燒，您不知道，明天來是個！是個女朋友。」

李太太把傢伙又放下了，談開了家務，主要點是勸章先生別交女朋友。

章先生咂摸着酸辣湯的滋味，話眞不大好說出口來；李太太勸得嘴唇乾了，舐了一下，李太太接上了一段現形記：「看，今天我們不是爲女朋友打起架來，……」

「李先生交着女朋友?!」這疑問減少了他的臉紅，有些幸災樂禍似的。

「我什麼都不管，就這樣不能不攔；你知道李先生的脾氣？我敢錯說一句麼？他一本一本女人像片，一來就說明阿星，那哪麼些明阿星，我說不出，我憑良心……」李太太眞傷心了，「那天我看見了信，我找隔壁四姑娘看了看，我有主意。……」

「算了吧，李先生不致於。」他勸了一句，臉一點也不紅了。

「不致於！——我們都見着了，我叫四姑娘給寫的回信，我有主意，她不是約李先生兩點見麼，我找地方約她三點半見，我不干預她們。我告訴她，——可是我給她們留臉，我不提名道姓，……，我說……」

章先生心裏撲咚了一下。

李太太把話頓着，形容那個女的。「那小娘兒——不，實話，人家很明白，不像下三濫，我不能勸野的，我好好說是不是？」

章先生點點頭，加緊撲咚。

「眞的，人家眞明白。」李太太把話頭說忘了，又贊了一句：「她說，她不知道他有太太，她從此決不跟他再來往，嘔！想起來了，我先問她一問我是誰，我這麼說的，信上不是無名氏麼，咱們還是無名氏，兩好，誰也甭提，兩點鐘你們不是見了面，我就是他太太，我也見着了你那信，他弄小，我不能攔，自要兩頭願意，可不能在外面霍弄，看這樣子……」

章先生的酸辣湯從肚子裏翻上來。「那女人住哪兒，姓什麼？」

．「那信上寫着住腳呢，——那還能把眞住腳寫在外頭？也沒有封信，姓不知道，反正下欵有個林字，四姑娘就寫個林小姐。」

「林？」章先生問着。

「大半是林，我氣的也忘了，反正是這麼個音兒。」

章先生的酸辣湯扔到地上。

李太太不便再說了，揀走了傢伙二次回頭掃了掃地。

在掃地時，章先生要說什麼，李太太不理，勸他「歇會兒吧！有事明兒再說。」

第二天，章先生起來時，李先生上班去了，他不願根問李太太，他出去買點心。

李太太正在門口買丁香花。「不是回頭有人來麼？病好了麼？」

「謝謝，病好了；我去買點點心待客人。」他週到了一句，「您買花呢！」

「好，李先生早晨還說叫我照管一下呢——您看這花兒回頭我送您一瓶擺着。」

「好——謝——」章先生想起了昨天的丁香花心又亂了。「這是誰跟誰開玩笑呢」他問着自己。

從街上買些點心回來，屋門敞着，正中桌上放着一瓶丁香花，全李先生借去的一本書，兩邊坐着李太太合林。三人都紅了臉。

讓了半天，「林！你看，我上街時才發見，昨天也不是怎麼鬧的，把這丁香花當了手絹，看！」章先生由兜裏掏出一枝打着蔫的紫丁香花。

（完）

蟻的種類及生活

蜜蜂的社會，是嚴格的君主政體，不許有第二個女王存在。蟻的社會，比較的進步了，他的組織是共和政體，又可稱做家族政體。同居一處的都是同族。蜜蜂的社會非常守舊，遇到什麼事，總照他們的老規矩去做，決不肯想些改良的方法。蟻的社會却是不同了，凡營巢，索食，育兒等事都取分業主義，遇事也知隨機應變了。

蟻巢中有一種大蟻，多則幾匹同居，都具有生殖的能力，這便是女王。還有身材較小而生殖器不發達的，一巢中多的約有數十萬匹，這便是職蟻。到了夏天，女王產出一種有翅的小蟻，這便是雄蟻。雄蟻的眼和觸覺雖發達但口器殊不進步，腦的構造也很劣。試替他們造了一個小巢，把其中幾個職蟻着了顏色，看其個個行動就可知道他們職務，各有專司。有的專心餵食幼蟻，有的志在營巢，往往在一星期中專做一事，忍耐力可算强哩。

職蟻

職蟻中也有幾種的區別，有一種身材較小的名叫菌蟻，常在菌牀上保護幼蟻，經營巢窟。還有更小的一種，他們的職務專在採取菌牀上的雜草，及搬運切斷的葉子，菌蟻原有五分大，而在菌牀上活動的身長不過六釐。還有一種在森林間營巢的大蟻，或稱飴蟻，其中也有大小職蟻。此外如兵蟻，因有大的頭顎，可作禦敵之具，遇到危急之秋，常把他的大頭來閉塞門口。兵蟻也是一種生殖器不發達的雌蟻。沒有兵蟻存在的蟻巢也很多，還有叫作燈籠蟻（蜜蟻），這也不外是職蟻的一種。

由此看來，可知職蟻中有普通的及負特別職務的區別。而此二者究竟從同樣的卵子中生起來的呢，還是從異樣的，這是一個疑問。但近來都說兩種職蟻所由生的卵子是不同的。蟻社會中除營分業以外，還有許多種類都有他們的專職，現在把其中最著名的來汎說一下：

菌蟻

南美洲產的一種菌蟻，有培植菌的能力，學名叫做阿多大弗爾兵斯，又可叫做斷葉蟻。因爲他的本性歡喜切斷樹葉，幾點鐘內可把一棵樹咬得乾乾淨淨，故於森林上爲害很大，他們的巢造在地下，幅廣三四十尺。顎很銳利，不論那種樹，都可被他們切成半圓形。往往各銜一葉，成羣結隊的行走，這種現象，在古代已經發見了。其初都以爲蟻把那些葉當作食料用的，而今才知道並非這樣。他們銜去後，把葉切成一片，做培菌的菌台，這種菌爲蟻的常食，但在蟻巢外還沒有發見過。新女王出現後，因爲要經營新王國，所以向空中飛出的時候，一定銜些這種菌的胞子（種子）。森林中本有許多自然生的菌類可供他們的食料，但對於這種菌的培養，是他們本性上所歡喜的，這和我們用適當的溫度及濕度來培成菌牀後，再去栽植松蕈的事，有何兩樣呢。蟻於飲食上非常講究，他們所吃的菌要味美而新鮮，因之常有菌牀的預備。因爲舊菌往往有毒素發生，人類用菌牀培植菌類，還是最近的事，而那蟻類知道這樣造菌的方法，不知已有幾多年了。蟻類捕捉昆蟲，採集種子，切斷樹葉，以爲自己的物品，這還不算什麼事。至於採集樹葉，以植菌系，迨其胞子發生後作爲食品，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農蟻

農蟻又名收穫蟻，現在世界上所見的約有二十種，北美產的農蟻，名叫的克沙斯思脫，可種直徑約二十尺的圓形農土，其中培植一種粟類，由此可通放射線狀的道路，近則六十尺，遠則三百尺，待這種粟類發芽，成長，開花，結實後，知道收穫，去皮及運搬於巢外。又把巢邊的雜草一一芟除乾淨，除掉這種穀類，不論什麼植物，都不許其成長。到了種子成熟後，收來把稈一一去淨，然後再去經營新土。蟻類果有播種植物的能力與否，雖爲一個疑問，但是將落下來的種子和收穫時所漏下來的穀實，留在田中發芽，並把他們周圍所生的雜草除去，這幾乎和人類種穀的事，不相上下了。

試把蟻巢掘開，就見一顆一顆白的細粒，從前認爲是貯蓄到冬天吃的食物，其實是他們的幼蟲和蛹。因爲蟻到冬天，是要冬眠的，還吃什麼東西呢。所以冬天的蟻巢中並沒有什麼東西存儲。但農蟻貯藏食物，究竟目的何在，仔細去研究，就知道他們也無非如菌蟻一樣的把它來造成一種菌類吧了。

飴蟻

飴蟻是造飴的蟻，在日本也可發見，他們不獨拾些稗粟類的穀粒而已，並且往往攀登莖上，把它咬斷後，運歸巢中，又往往侵入人類的穀倉內，偸了穀粒去，把它乾燥後纔去貯藏，他們的意思就要造成飴後纔做食料。他們的造飴方法，和人類在麥上加些水分，待它發芽後，再去造飴的方法一樣。他們在雨天把種子散布在巢口，一經發芽，便連芽部切去，使種子乾燥後，再去貯藏。種子因爲發了芽，自澱粉變爲飴糖，種子既然飴化了，他們就取來做食物。人類的製飴方法，不知發明於什麼年間，而今野蠻人對於造飴方法，恐怕還不及蟻類哩。

蜜蟻

蜜蟻在北美和中美往往可以發見，他們全部中一部或是職蟻，專門貯藏花蜜及其他的蜜糖，先由職蟻所採集的蜜糖，口授於燈籠蟻後，藏在他們的喉下底一種大胃裏。藏蜜既多，腹部膨大如燈籠，因名之曰燈籠蟻。他們所藏的蜜，也不是爲數多用的，不過爲那在巢內養育子女，搬運卵子及營其他種種分業的時候，一時找不到什麼食物，就可用這貯藏品來食用試把蟻巢掘開，就可看見許多的燈籠蟻。他們中不論誰的肚子餓了，就可向他蟻的口中要些蜜糖來吃，所以這種蟻在他們的社會上，好像公共貯藏庫，從這種事實上，就可稱蟻的社會爲共和政體。燈籠蟻往往因爲含蜜太多，體重增加，以至寸步不能移行，他們在巢中的時候，日光也都見不到，然而並不怨天尤人，如有要蜜的來，還是依然好施，一口一口的吐給他們。人類社會上好行小惠的已算是非凡的了，至於如燈籠蟻的見義勇爲，殺身成仁，究竟再有幾人。

追蟻

亞非利加產的一種移住蟻，又名追 蟻，專以 移居爲生活，並不去經營什麼巢穴。動物中小者如鼠，大者如獅象，凡遇到這種蟻的時候，無不神喪氣沮，驚愕萬狀。某熱帶旅行日記中所說「遇見可怕的蟻」，就指這種蟻而言的。移住蟻並沒有一定的住所，旅行時或寓樹隙間，或宿石頭下。他們在一塊地方最久不過逗遛兩天，所以又可叫做遊牧蟻。他們移住的時候，凡食品幼蟲蛹及沒有

十分硬化的同僚，都帶了同走。行列的長，往往達一英里，經過的時間，約需一日半。數之多者幾十萬，他們移住的原由，無非要覓許多食物來養育同類。移住蟻經過森林中諸動物若不聞風先避，而被他們知道了以後，無論藏身何地，總難免於一死，有羽翼的動物雖然較為安全，但鳥巢中的小雛，往往受他們的禁毒，惟有本加利亞的蒼蠅喜捕他們的幼蟲和蛹來作食品。他們捕食的方法非常巧妙，先把銜那幼蟲和蛹的螞蟻帶上空中，那時蟻想和它抵抗，不得不將所銜的東西拋却，蒼蠅利用這機會，飛將下來，把他的幼蟲和蛹掠奪去了。

掃除蟻

南美洲有一種掃除蟻，常入家中捕鼠蛇等物為食品，他們對於人類雖屬無害，但侵犯了他們，那就要老羞成怒，不管你人和獸了，熱帶地方家屋內的小動物往往可藉這種蟻來掃除乾淨，故於衛生上很有裨益，這種蟻有放行的性質，白晝很難發見，但在他們襲來的時候，必有一種食蟻鳥出現，士人見了這種鳥，就可推知這種蟻的來襲不遠，如上所述，家中的小動物既為蟻的食品，而蟻的蕃殖又足為鳥所制裁，天地間自然能保持生物界的平衡，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

織蟻

印度產的一種織蟻，知道用絹絲造巢的，他們自己的身上雖沒具這種績系的腺囊，但在幼蟲身上却有只種系腺，織蟻在造巢的時候，先把幼蟻銜來，架在葉上，那時數匹織蟻，竭力把兩葉相重後，就用幼蟲的系來綴合成巢，這種本能，究竟是誰賜給他們的呢。

蟻性

蟻是好鬥的動物，不獨異族間時相殘殺，即同族操戈，也是常有的事，他們爭鬥的原因，不外三種：第一，要擴張自己的地盤，巢的近傍，如果有了他蟻的巢，恐足以阻止自己的發展，那時就要起爭鬥了。第二在途中，或在他蟻入巢刼奪食物的時候，一方不得不謀抵禦他方的方策，那時就要起爭鬥了。第三，想把他蟻做自己的奴隸，而去遠征的時候，所起的爭鬥。第一的時候，就是兩方接近以後，而無適當的動機，也不至於發生爭鬥。但破巢穿穴等事，及其他偶然的機會，那就要興問罪之師，破關而入，擄親奪子了。但小的家蟻，和大的黑蟻，就是接近了也不至發生什麼戰事。大蟻對於小蟻常以客禮相待，口授食物，巢中通路，讓他隨便經由，有時一巢中異蟻同居，也可和平生活，不過此中有主僕之分，僕蟻不得不以主蟻之命是從。第二的時候，為動物界中尋常習見的事，免事贅述，但第三關於奴隸事很有研究的價值，聊述一二於左：

武士蟻是一種最好爭鬥的蟻，他們自已無營巢育兒的能力，常要賴他蟻的輔佐，所以奴隸是必不可少的。做奴隸的不限於什麼種類，凡係敗巢之子，都有做奴隸的資格。至於形體的大小，是無關係的，譬如小的武士蟻，往往擄大的武士蟻做奴隸。他們擄敵的時候，守着一種擄幼不擄親（成蟲）的軍律。因為把成蟲捉來後，不肯安居敵處，一且設法逃遁，這不是空費了一番苦心麼。如果把幼蟲或蛹銜歸，就可孵化成蟲，幼時記憶力薄弱，自己的出身既難追究，不得不勉從主蟻。既為他們的奴隸，不論何時，不許有請求自由的權利。搜索食物，搬運糧草，餵養主蟻，孜孜不倦。做奴隸的，不獨在主蟻處作工，且助主蟻同往同族巢中刼奪幼蟲及蛹。主蟻饑餓的時候，常喚奴隸餵食，如果奴蟻不在，即使有肥肉，也不願自行取食以防有傷體面，主蟻因而餓死的是常有的事。若奴隸死亡，那時不得不重整旗鼓，復事遠征，但此行甚屬悲慘，因非肝腦塗地，決不肯息事安寧，蟻類各有特別的臭氣，他們就賴這臭氣來辨別同類，別巢的蟻因臭氣不同，所以未便同居。但奪了他種蟻的蛹及幼蟲來畜氣成功後，自然原有的臭味已經消失，同居也屬無妨，奴隸不為主蟻所殺，就為這個緣故。

歐洲產的一種威蟻，常把家蟻當作奴隸，外客雖屬威嚴，實際很是孱弱，但和他蟻爭鬥，往往可以得勝，這都是家蟻的功勞，歐洲還有一種孤獨蟻，他們巢中設有職蟻居齋，常與家蟻同居，叫家蟻替他們營巢養兒。家蟻所以願從命令者，大約因孤獨蟻侵入家蟻巢中後，把他們的女王殺掉，自已就反客為主了。孤獨蟻既不產育職蟻，家蟻死後，襄佐無人，自已也瀕於危險。考備奴的起原，最初因為採了食後，因有餘暇，就把他巢的幼蟲及蛹運回巢中，俯畜成蟻，就可忠事主蟻，替他搬運食物，從事一切，因之很得主蟻之寵。僕蟻事主惟敬，因之主蟻不獨將營巢育兒等事，置諸九霄雲外，即採集食物，也不能躬自執行了。凡事一面進化，他面就在退化，以彼武士蟻的兇猛強暴，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然而竟把謀生育兒等事忘了，以至瀕於自滅，這可算為一種天然的報施。

蟻中最好戰鬥的，除武士蟻之外，還有叫作大頭蟻的，也算是手屈一指，戰鬥蟻又可稱為兵蟻。頭部很大，顎也特別發達，以顎當敵，用頭閉塞門口，並切斷由敵處所獲得的食物，這都是他們的職務，他們的社會中沒有什麼元首和將軍。歐洲還產一種赤蟻叫做求血蟻，長於戰鬥，善用分離步隊，行正面攻擊，而以拿破崙一流的側面攻擊法威迫敵軍，戰捷後，在所占領的敵巢各門口分設關防，使敵蟻不得攜物逃亡。他們在多掠食物，少傷生命，如果兩軍的戰鬥力不相上下的時候，他們為息事安寧計，乃下退却命，雙方協定界線，自後彼此決不越雷池一步。

·據福爾爾博士的研究，蟻的好鬥，並不

是一種根本的本能，試把三種不相同的蟻（成蟲）放在一處，讓他們養育六種蟻的幼蟲，就可知道這種混合家族的生活，是非常平和的。至於有敵我之分，還在後來他們固有臭氣發生時代，幼蟻身上想必沒有什麼臭氣，所以在武士蟻的巢中同棲，並沒有遭到主蟻的白眼。

兩匹敵蟻平常如在路上相遇，彼此即分道而馳，若在戰事方酣的時候，把其中兩蟻取入小箱中，他們的爭鬥就中止了。如取兩匹不在戰爭中的敵蟻放在一處，他們相見以後，就要互起爭執，但是這是一時的，不能持久的。福爾爾博士又把商齊南亞蟻及勃蘭吞西斯蟻數匹放在一鉢內，待他們爭鬥幾天，到了力疲神衰的時候，就把很餓的勃蘭吞西斯種的幼蟲投入，祇見幼蟲向同族的長者處求食，後來因被他們拒絕了。就不得不向齊南亞蟻求食，商齊南亞蟻對於勃蘭吞西斯的幼蟻，名義上雖為異族，但他們舐了兩匹敵蟻的口部後，敵蟻好像感慨非常，就把自己口中的蜜糖吐於他們，這可說是本能顛倒的一例。

交尾期

螞蟻每年羽化一回，羽化的時期，即交尾期。雄蟻發生時期，因其種類而不同。大蟻生於六月，黑蟻生於八月，羣飛的大都是雄蟻，其餘為女王，這時期就為他們新婚旅行的時代。一羣中有的攀登高所（山頂樹杪塔尖）或群集於有燈火的地方雄的先飛出，一經交尾，就落於地上，把自己的羽翼嚙斷，或為在地上徜徉的螞蟻發見後，把他們的羽翼咬去。向空中飛出的蟻，不外是女王及雄蟻，其他如職蟻與兵蟻常在巢中居住，沒有羽翼的。女王受精後，就是飛到地上來，也不易為同類的職蟻或兵蟻所發見，大約他們單獨去經營新王國了。雄的交尾以後（不比白蟻的雄蟻對於子孫的蕃殖是有關係的）就死了，這樣看來，雄蟻是簡直為交尾而生的。然而其中得到女王寵幸的竟如鳳毛麟角，其他都因不得志而死。雄的口器很形退化，尾端上沒有毒刺存在，不知採集食物，也不明造巢的方法，因為腦力薄弱，自衛無能，往往為蝙蝠或鳥類的食餌，動物中最不幸的，可算雄蟻了。

蟻巢

蟻巢有冬巢夏巢的區別，這和人們的別墅一般，冬赴暖地避寒，夏往涼地避暑。多巢在冬期或夏期中營造，都在樹幹上空隙之深處。蟻巢築在樹梢上的，幾和蜂巢相同，為紙樣的東西，小者形如雞卵，大者直徑約達八尺，春期中在石下造巢的為多，因為在扁平石下所造的巢中，很容易引受到太陽光線，夜來氣冷，就移入地中。在多雨地方所造的巢，普通較地面為高，天將下雨的時候，或在夜間，他們早把巢穴塞住，巢中室分數層，這為調節溫度而設的，溫度於養育幼蟲上最為要緊。

螞蟻造巢，利用雨天為多，因為黏土與雨水相混，易於築巢，又可用自己的唾液來捏土造壁。若在草間營巢，即用黏土附於草上，以造成細細的隧道，還有造在樹上的，這好如空中樓閣，屋內花園一般，南美洲產的阿拖天加蟻底巢，是用黏土造在樹上的，巢中蓄有一種昆蟲，名叫呵利多加溫加，當把他們尾端上所分泌的一種蜜液來喂養他們。

求血蟻的巢是築在地下的，其他一部分則在地上。地上的一部分，是由林中的木片，樹葉等堆積而成的。其所以這樣造法，一為利用光線，一為賴發酵作用，以昇高其溫度，這種巢中的溫度，比巢外約高華氏十度乃至十五度，織蟻的巢，是賴幼蟲所吐之絲造成的。

螞蟻遷巢，雖不多見，但能找到較原有的巢安全而且便利的時候，喬遷也不算希奇的事，大概移巢的原因有如下數種：（一）巢為好鬥之蟻征服，而歸於廢滅的時候。（二）巢為雨露浸濕或為污流弄髒的時候。（三）巢傍有強蟻居住，而屢來侵犯的時候。（四）巢為人家搗亂的時候。

蟻巢形狀，大小不同，大者往往有殖民地二百以上，其領域的直徑，往往達二百五十尺。巢上的進出小孔，其數很多，幾至不可勝算。試用亞硫酸氣燻蒸蟻巢，驅除他們的時候，因為蟻巢上洞孔太多，氣體發散之易，恐非意料所及。

蟻食

蟻為複食性的動物，由動物界中採取蛋白質為食物，凡對於森林及農土上有害的昆蟲，都為蟻類所愛食，所以蟻於農林上可稱益蟲，德國因之禁取森林上的蟻蛹。這蛹不獨因味美而為人類的珍品，並為雞及家禽所愛食的，每一大巢的蟻，一日中可捕一萬以上的昆蟲，凡花蜜，樹膠，果實，菌類，蚜蟲及其他含糖的物質與植物所吸收的炭水化合物，都為蟻所愛吃的東西，而其中尤以蚜蟲為最。蟻在野外所搜出的微小食物，不妨為自己的食品，如果得到大的時候，必要運到巢中，以享僚友。

蟻有嗜動物性的，如武士蟻，移住蟻，掃除蟻。也有嗜植物性的，如菌蟻，飴蟻，燈籠蟻。時當夏令，食物稀少，即捕昆蟲及其他小動物而食，所以對於農林上是有益的。但在夏季以迄秋間，吸收果汁，保護蚜蟲，盜食穀粒，於農家實有大害。熱帶地方，蟻的強暴，比那些獅虎尤其獰猛。小蟻集團，足以使在地上徜徉的動物斂跡，足以使步行性的昆蟲變為攀登性的。蟻的跋扈，誠非意料所及。新加坡之一種蟻被捕後，許多同類就要疾馳而來，嚙手咬指的救他們同僚回去，這般情形，很足以使人驚嘆，故往新加坡去採集標本的，常怕遭到蟻的攻擊，有人曾以所採集的蜻蛉，蝶類標本置在箱中，而縣之於黃銅桿上，次日見箱中的標本都為家蟻所侵害。他如熱帶地方的移住蟻掃除蟻的獰猛

足以使猛獸消聲匿跡，那末自然界中弱內強食的原理，就不可靠了。

時當溽暑，宿露未乾，蟻已出巢搜索食物，搬運糧草，蟻在巢內因爲要教育幼蟲，故在寒冷時節，攜之深入地中，而移置於溫暖之處，陽光照耀的時候，運之於上層或石下，又把女王產下的卵子搬運於適當地方。蟻終日爲斯忙碌，不肯稍事休息，然動物在活動中靜養，也是不可少的一件事，所以人們於勞動之後，以安眠爲必要，蟻類也當要靜養的。即在花間飛舞的蝴蝶，也有休息的時候。大凡在日間活動的就要在夜裏睡眠，夜間活動的就要在日裡睡眠。蟻之中有在晝間活動的，也有限於夜間活動的，並不如蜜蜂限定二時至四時是休息時間。蟻的活動由其種類而異，其養育幼蟲有犧牲精神，他們當巢穴被害的時候，決不露出狼狽的樣子來還是不慌不忙的把幼蟲及蛹一一銜走，那時雖身負重創，決不肯把口中的東西拋掉。蟻類中各有專業，事其所事，孜孜不倦，在巢外活動的時候，行列井然，宛如軍隊的組織一般，一切行動均按紀律。蟻的口部力量之大，在動物中可佔首位，就是大於自身數倍的昆蟲也可曳之而行。蚤的腿部肌肉，蟬的發音筋，及兵蟻的頭部筋，都是出類拔萃的東西。假使把蟻的體長放至牛馬大，那末他的頭部的比例，要逾之直徑一丈了。

同棲

蟻巢中同棲的昆蟲很多，有的是寄生者，有的是侵入者有的是借宿者。蟻因爲要得蜜糖，所以把蚜蟲，介殼蟲，小灰蝶，角蟬，木蝨，蚤蠅，及白蠟蟲等養在巢中，他們對待螞蟻無異牡牛對待人們，專在供給滋養品。他們要從蚜蟲身上取蜜糖的時候，就將觸角向他腹端上壓擦幾下，那時蚜蟲的肛門中就有一種甘液分泌起出來，蚜蟲於蟻即爲有益的東西，所以蟻也非常愛護他們，如有草蜻蛉，食蚜蠅，瓢蟲等來攻擊他們的時候，蟻必竭力爲之抵禦。多天把蚜蟲的卵子藏入巢中，到了早春再爲運往樹上或草叢中，以使繁殖。有時把他們養在農地上的植物根中，因之農業上很有害處。這蟻與蚜蟲的共棲，叫作給物共棲。共棲因彼此有利而發生的，蟻巢中共棲的可分作以下的四種：

（一）寄生，有寄生於蟻的外部的，如蝨及蚤蠅等，有寄生於蟻的內部的，如小蜂及卵蜂樣的小蜂，以下祇就寄生蝨略述一些。

寄生蝨中有寄生於蟻身上的，有寄生於蟻巢中的。後者以蟻巢中無用之物爲食品，故於蟻毫無害處，而蟻於他也不加注意，有時以蟻的屍體爲其食物，前者寄生於蟻的頭部爲多。他們要食物吃的時候，把前肢擦蟻的口部幾下，那時蟻有一種汁液從口中吐出，蝨就以之爲食物，蟻往往因之而不快，常要摩擦頭部，蝨恐遭其禁毒，不得不竭力回避。蟻往花間採蜜的時候，蝨也伸出頭來採取幾許，蟻得蜜後口授於他蟻的時候，也可分得若干，大蟻不獨頭上有蝨，即身體上也有寄生的，一匹蟻的身上也有寄生至三四匹的。有一種蝨在蟻疾走的時候，可以飛附到他蟻身上，這叫做飛登蝨。還有一種小蝨，愛居於有卵子的地方，他們於蟻雖無害處，然也不明其有什麼好處。

（二）盜食，盜食的並非盜蟻的食物，乃盜他們的卵，幼蟲及蛹，這種昆蟲多屬於隱翅蟲類的甲蟲類。

（三）侵入，侵入蟻巢中的昆蟲，身體非常微小常以植物的種子，木片，樹葉，土塊等蒙蔽着自己的身體，使蟻們不加注意，就被他們發見了，因爲體很滑澤，故也無可如何，換句說話，這種小昆蟲遇到蟻的時候，好象孤遇到蝟鼠一般，把脚和觸角都團圓在一起，誰還識得他的廬山眞面目呢。這種小昆蟲中還有隱翅類閻魔蟲等，他們並不加害於蟻的幼蟲及蛹等。隱翅類中的一種及其他一種蟲，常候着蟻們移食的時候，走去掠奪些食物以充飢腹。但有時把蟻巢掃得非常乾淨，或去蟻身上附着的塵芥或替蟻採集寄生蟲我們不妨當他們爲蟻類的犬貓。蟻巢蛇的幼蟲，酷似一種小形器具，所以蟻不知道他們爲動物，因之他們可以免於危難。親蛇常受蟻的攻擊，故非待晝間，不敢潛入蟻巢中產卵，卵中孵化的幼蟲，長到成蟲的時候，也須待蟻們熟睡後，纔敢竄出巢外。

（四）共棲，共棲的昆蟲 如隱翅蟲，蟻塚蟲，及甲蟲的一種。他們分液出一種芳香汁液，爲蟻所最愛吃的。這種汁液的分泌，或由肩部，或由腹部，因種類不一致。他們身上有剛毛，蟻若觸到這剛毛上，就有一種甘液分泌。蟻塚蟲中有一種名叫克刺比兀爾的目盲而口部退化，常要蟻來喂養他們。還有一種昆蟲叫作西兀婆 脫沙姆齊，具有偉大的觸角，觸角上生有銳敏的感覺器，這感覺器用以運載螞蟻的。他們的肛門上具有一種臭腺，遇到敵人時，就發出一種氣體以資禦防，所以常在 蟻穴的門口 上當充砲 兵的職務。這種氣體就是磺氣，磺氣與人類戰爭中所用的綠氣同族，蟻可應用他們的毒氣來禦敵，可知蟻的軍事知識已不在人類之下了。

還有幾種昆蟲，也是和蟻同棲的，他們效用雖不明白，而於蟻確無害處。大致蟻的俯畜他們，無異人類畜養愛玩的小貓小犬一般。這種小昆蟲常和黃蟻同居。所以色是黃褐的，體很微小，近於球形，具有肥大的腿節。有跳躍能力，蟻見了他們的跳躍，覺得非常快活。凡屬於這類的同棲者。不拘何種，都與蟻有同樣的顏色，同樣的形狀，就和瞎眼蟻同居的時候，他們的形狀也和蟻相同，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蟻巢中的外來者好似於蟻有益而無害，其實暗裏盜奪主蟻的食物，偷吃主蟻的幼蟲或宿主等，是常有的事，而蟻反養育他們，愛護他們，甚至他們的幼蟲也珍爲如拱璧，從蟻的社會上看來，眞是很不經濟的事。（完）



藝術與藝人

兩位名花鳥畫家

周樹滋先生

本年四月間，日子已記不清楚反正中央公園也正鬧着畫展畫展的時候由董事會，而春明館，而水榭循數當時雖然未曾調查，大約怎麼可也有不下數處之多吧。有展必覽習以爲常，覽而不大懂，覽後忘到九霄雲外此亦無法避免之事實也。惟那次的畫「展」竟意外的有兩件沒有忘懷的事，第一件是「神童」，對於神童。只有不忘而已；因爲未知人焉知神？所以還是不談爲好。第二件則是由許多畫展中許多幀作品中我發現了一隻眼熟的鸚鵡。那鸚鵡我似曾相識，及至看了上面題的字：「五色鸚鵡慧鳥也……」纔恍然大悟，這「慧鳥也」原來就是中央公園豢養的五色鸚鵡，頭頸的長短，羽毛的顏色，畫在紙上的，看去都與站在架上的一般無二，所差的只是一個會動一個不會動了。當時我有點兒感觸，據說五色鸚鵡在清宮時備受隆裕后之矜賞至民十三年清帝出宮，該鳥乏人照管飢餓垂斃，聞之內廷舊人云，此鳥來自南洋，宮居已三四十年，而園居又十餘年。如此則此亦幸亦不幸的歷史鸚鵡，若沒有留作永久紀念的影子，徒有文字對牠說些甚麼那使後來遊園的人們太感覺寞寂了！

想到這裏我不禁注意起了那位繪畫的人。

從那天，我開始認識了周樹滋先生；但是他正忙於展覽會中一切應忙的事情，我向來反對旁人說我忙裏偷閒，所以我也怕有影響於他的地方，而並沒有談甚麼，只看了看展品中的虎，花鳥甚麼的便走開了。事隔了差不多一個月，不料在前天又到公園看鳥（並不喜歡）不知爲甚麼，那五色鸚鵡忽然焦燥了一陣不住咬已經拴了牠快到六十年的鐵鍊子，牠想些甚麼，我不會想，我只看牠那毛頭一皺的神氣，緊跟着就起了一種「找周樹滋先生談談去！」的興奮心情。——我不怕碰釘子，我希望眞正的倔强人當面侮辱我，我不希望笑嘻嘻的送我出來，然後他變使瘋狗消我的人。

夏午的胡同中，灰土比春天好像懶多了一陣微風過去，略一掙扎又安靜了。我的心如止水，慢慢的踱進北小拴馬椿，這個胡同是較比更寧靜的，而周樹滋先生便在這寧靜的空氣中潛心作畫呢。所作的畫是花鳥，作畫的屋子叫松柏堂，堂以松柏名，因爲窗之前後滿植松柏也。那天周先生所作的畫，正是花鳥，我覺得花鳥和山水不同，山水雖然也一個人作的一種味道，但總不及花鳥代表每個人的作風那麼顯然。學繪花鳥的，最難的一步就是經過不生動那一階段，比如畫一隻正飛着的鳥兒，不但一眼看去牠在前進，並且能由牠前進的途徑上看出被翅衝盪出來的風才好；反之即使兩匹活着的馬，若同一速率相向並行，其呆其板也不啻兩匹石馬了，毫無意趣。周先無所畫的花鳥是工筆寫生的以生動擅長，且以精緻擅長，他畫的是一隻飛鳥，用筆倒是自如，我站在「看事容易」的立場，竟而急出了一頭汗水，事實上，因爲我是個近視眼，他能畫的微細翎毛，我却再努力也看不十分清楚。

由繪畫和看繪畫的忙閑中，話流又轉到關於五色鸚鵡上，提到那鸚鵡，周先生可眞有些興奮了，他說：「爲了牠我接連跑進中央公園八次，最末一次是專爲了一點點嘴根上的毛，那時，輪廓大致勾完了，各部的顏色也沒有甚麼錯誤，只賸那一點點毛色，是甚麼顏色？怎麼也想不起來，也許根本就對那兒忽畧了，隨便加上一種色彩固的未嘗不可，但是眞的隨便給加上的話，忠不忠實先不用說，加甚麼顏色也不好看，已是自已先有了的成見了。看了以後。知道是紅的，這次加上了紅顏色，覺得比事前要給隨便加紅顏色的時候的心情安適多了，畫這個鸚鵡很不算不費事，但是我還要畫一隻送給中央公園作爲紀念，若說作爲鸚鵡的紀念更較比恰當。」所以藝術及於一隻小鳥的永存，在小鳥方面，也可以自慰身後的哀榮了，雖然站在被玩賞地位一輩子。

周先生對於花鳥之外，尤善畫虎，按虎爲猛獸，心高志大，非有特殊勁健的筆鋒，揮不出虎所有的精神和魄力，興之所至，揮毫伸紙，與畫花鳥似屬兩工。張善仔善畫虎且家中養虎一隻，舉凡虎的舉動和特性，毛色或斑紋，朝夕留心考察，始得成功，稱爲畫虎的名家，並非偶然。而樹滋先生居然能於二十年來畫花鳥有成，畫虎亦有相當成就實爲難能可貴。周先生原籍浙江，幼年來京酷嗜繪事，早爲國畫研究會中會員之一，現年三十七歲，性情頗溫和，待人更和氣，繪畫的時候比說話的時間多，由此我們可以推論他是怎樣一位沉靜的藝家了。藝術家，年



周先生所作歲朝雙喜圖

老的固不妨依老賣老，而正在青年，或抛開青年不久的，所忌的就是一種驕傲氣，周先生沒有驕傲氣，且不譏論旁人的作品不好，這樣他的藝術一定更有大的發展，因爲藝術是無止境的呵！

沒有天才想不作藝術尾巴上的藝術家那是很難的，天才論我們在藝術方面好像已經不應否認的了，周先生很有天才，並不須僅拏會畫精細的花鳥，又會繪壯氣凌雲的猛虎來作證據，另外，他還擅長音樂呢。但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音樂家，披着長髮跑到月夜的樹林中去拉提琴的那樣的，他所喜的是京胡不但會，且非常有研究，假如朋友喜歡票一下，那麽勞周先生的駕給托一托，隨便甚麽那是可以的。由此若對周先生譽爲「多才多藝」總不算言過其實吧？

周先生的寓所很清潔雅靜，家中人口不十分多，松柏堂位於庭院的中央，作畫，養魚，澆花，種樹作甚麽都相當，閑中拉拉胡琴，喝喝茶，尤其於一天過去晚飯後的初夏的夜裏，拿舊曆說，是端陽節的前後，這種情趣，只有不技不求的藝術家的家庭才可以享受，所以對於周先生的藝術是使人欽佩的對於他的生活是使人羨慕的。（記者）

汪愼生先生

汪溶字愼生，別號滿川村人，安徽歙縣揭東鄉滿川人也，年四十七歲少年失怙，恃從先外祖父許氏經商於錢業，即今之銀號，未三年則辭去中，讀書於賈浦私塾，常與夢白往還，同入中華書畫會，研究六法，初學山水，雖無師承，故遨遊雅蕩，滄浪爛柯諸名勝，學遂大進，旋在衢州高小充圖畫教員，再二年　來京見余越園先生，荐於河北第一監獄充圖畫教師，兼教誨師，並在廠肆鬻藝，有時兼作花鳥，頗得美譽，即專工花鳥，名重可知，輔仁大學聘爲美術導師，屢次畫展，情況極盛，全部展品均被購罄，可見各界對汪先生作品其歡迎情緒如何熱烈矣。

所以此次徇許多友人之請，仍以精品百件，定於六月十八日在中央公園展覽三天，屆時其成績之優良，可預卜者也。

愼生先生寓西城西單附近之一文昌胡同中，每日除到輔仁大學等校授課外，其餘時間則以家居作畫者爲最多，畫室頗雅，寫字台上擺有小花盆及山水石等物，潔碧可愛，蒼綠色對於目光有益，此亦藝術家攝生之一道也。況若許小植礦諸物，精致玲瓏，既可使之成爲畫境，又可使之增加案頭之美感，故有人嘗會以實物比作「畫的似的」，見了畫的又將說一句「畫的好像眞的似的」之無可再形容之形容，其眞善識其趣味者，亦惟有能使「眞的成畫的能使畫的像眞的」藝術家們可以獨得也。

汪先生曾畫兩隻麻雀。棲止於一枝梅枝上，此鳥也，雖於幾十分鐘內一揮而成，但其傳神之處，有足令如此笨拙之筆墨，無論如何努力，亦無法說明者：情景已如晚風將黃昏喚回，兩隻麻雀一日間之奔波，勞頓，驚怖，悲哀，愉快……以及所有之掙扎和一切均成過去，而於此安息以前，正如我們所謂刹那論中之一刹那矣，未必回戀過去展望將來，現時之安適，那怕只是能不飛不動的合一合眼睛。是的，兩鳥各自呈出睡態，但未必是睡也。此幅畫圖雖 是簡 單枯枝與鳥，若謂象徵的作品，或未爲妄自憶斷乎？

更有畫猴，也是汪先生最爲得意者，猴之爲物，除人以外，亦可以謂爲萬物之靈；但却又處 處顯示十分幼稚。猴之形 態易於畫，猴之神情欲給傳出則甚難，須畫其精明又須於其精明中處處透出可笑的幼稚來，寫狂人日記之筆者非狂人，非狂人之人所寫之日記乃能誠如狂人 所寫，則其 寫作之 成功方爲一般尋常 寫作之 筆人所 不及。至於汪先生之作品到底如何，在畫展中當然有目共賞不勞在此多咕嚕矣。惟在對人之態度一方面說，汪先生與其藝術可以稱爲正比例，藝術並不因有名而停止努力，態度亦並不因有藝術而 傲慢 不恭，於「重」中有 隨和，於「靜」中有生氣，是一般人於藝術外多喜與之接近之第二原因也。

記者曾見 汪先生，適直 某星期 日之下午北京多風，下午尤甚，其最甚者，莫過於星期日，數年來似無例外，是日亦然，但汪先生並不寂寞，有朋友，有弟子，更有已入中學之小孩，論畫談天，完全沒有受苦悶的風沙之影響，那睡的雙鳥，便是那天之所見鳥則永睡，人却永遠夢中自覺十分清醒。

圖爲汪先生及其作品，瞧那猴之態度，只差不會活動矣，不如贊語，亦不需形容。末了只好彷照說一句「畫的像眞的似的」。



婦女家庭

初夏的服裝

徐晟

初夏像少女之經過了泥濘的五月便是火之季節，而女人們是一層層地卸去了重疊的裡衣，留着的僅是修忌輕風的偸吻的。在路人的眼裏是體線之陣，這蛇形的玫瑰形的百合！

旗袍應是異常勇敢地短，祇少要露出你美好的踝子。如果鈕子是開在肩上或上腰的，叉子應當做下下擺的前後。這不祇是爲了一種新穎的設計，也是方便的改良：因爲步子總是前後的，從沒有橫行的。

衣服的製裁除了貼合體線，還須有若干技術上的誇大。譬如肩和袖打成一片而利用較硬性的滾邊來挺直肩頭，便成爲方正豪爽的上部。腰部緊束，而胸部放寬，甚至要誇大似的超過你的乳部，使牠有輕鬆之感。下盎膝以下須闊大，因爲小小的叉子是不够火樑捷健的跨步。領子須低但是要恰當頸部。袖子完全只有掛肩式的一點點。

旗袍之外，爲了調和天時，爲了點綴單衫，又爲了特徵某種事件和聚合之嚴肅而加以輕巧的小衫子。最好取旗袍同料同滾邊的裁製，保持一種初夏的韻律。

第一種是家常加暖之用：黃昏之後，或晚曠的輕披。不用鈕扣之類卻取長袖無領。

第二種是小茶會之用，輕巧短小，在屋子裏也不感到負累。領子可有可無，全視女主人的設計，和開鈕的地位。

第三種是園裏之用，累時可卸，冷時可加。袖口大庶可通風。

第四種爲較晚較嚴肅的宴會之用：緊合身子，而又避去捧拉之累，只是一種禮服式的打扮。

上街，出遊，運動之後短外衣是護身之符。肩上打上幾個整齊的摺子使衣衫寬大，街上走時翩翩如舞。貼身短衫爲出遊之用，套進去以免帶鈕之煩：而上部無領開口：熱時通風，褰時可隨意用輕巧別針一扣。肩部不做摺子的短外衣，可利用兩片料子的疊合而顯其寬廣之點。圓的領口裝以單鈕扣，束放自由。

男式外衣乃參加運動，如打網球之前後，玩高爾夫之際，或划船之遊的裝束。小反領，方而寬的小衫子是公園的巡禮，山溪的棲休之用。通風通氣是牠的特點！

初夏是春之成熟，女人們謹防你們心頭之被刼，像中世紀的騎士在花月之夜突然的把你搶走，在你未識自已之前已經做了別人的俘虜。這身子，這心頭的屋宇，正得謹守着心計，上街去，上舖子去，選幾片變好的薄綢，雲紗和花布，多剪些以便加製保護你身子的外衣。在大的季節裏多多的去利用你體線之美。

夏季的幾種菜食

以清淡・潔淨・經濟爲原則

小雲

萬紫千紅又是驟熱的初夏了。在吃的方面，比之寒峭的春季，當然也有不同了。尤其是家常的菜食，處處總應以清淡，潔淨，經濟，可口爲原則，不再像初春的那樣，注重油膩了，這裏告訴你的，是符合上述所說的各原則的初夏家常菜食，在胃口因季節的轉變而需要嘗嘗新的口味的，可以試一下子。因爲所用的物品都是極普通的，所以一般的家庭中都能做得到。

一　白切肉

豬肉，雖然是中國人的一種極多食的主要肉類，但肉的吃法，也因時令而不同的。

春天，一到了清明節，市上各稻香村裡就有「醬汁肉」上市，到了盛夏，更有「糟肉」一種。夏季吃肉，應以油膩較輕的爲佳，但這一類的肉除了糟肉以外，還有「荷葉粉蒸肉」及「白切肉」等，但白切肉則更够味，現在就說牠的煮法：

購猪肉半斤或十二兩，肥瘦均宜——肥肉中夾一兩層瘦者——喜肥用背部腹部，喜瘦用腿部。切去皮，斷成四大塊或六大塊，洗淨晾乾，另在鍋裏放一碗清水，燒使微溫，把肉放在水中煮，湯沸時，浮上許多泡沫，便把這些泡沫用鐵勺撈去，加入酒，蓋上鍋，十五分鐘開看一次，並把肉翻轉，若汁太少就加上些水，以足浸肉爲止，看三次約近五十分鐘即熟。火以稍大爲宜，火太小則熟慢，味歸於汁者多，火大則熟快，味歸於汁者少。肉熟取出於罎中少涼，把砧板洗刮乾淨，用極快的刀，依肉絲紋橫切成極薄的片，每斤長約二寸許，寬寸許，攤排盤上數層，形如疊碟，再用醬油調蔴油，或蒜泥薑末調醬油浸拈着吃，味極佳。至於煮肉的湯可留作別用，或煮豆腐，或作蛋絲湯一類的東西，都好。

白切肉能保持肉的眞味，但不宜煮得太爛。在初夏的時候吃，取其清爽而不油膩。

二　黃魚的幾種吃法

黃魚是初夏的時鮮魚類的一種。

人們一談到黃魚，沒有不知道牠的味道之鮮的，但也有人不大敢吃，因爲它身上寄生的細菌太多，偶一不愼，沒有弄死細菌，易被傳染致病。所以吃黃魚，總要烹爛炸透而且去頭去尾，因爲頭尾藏寄生蟲更多。黃魚的吃法，宜於整食而不宜於零食，因爲牠的肉是蒜瓣形的，整吃，肉不致於散失。假使要切成魚片，做魚丸子等等，就會弄得零碎不堪了。

黃魚的吃法，普通有煮，炸，煎三種，現在分別寫在下面：

（甲）煮法：烹與煎的分別是在於煮魚則汁多，煎魚則汁乾，但在煮之前亦必經過煎的手續的。把切成段的黃魚放在醬油中浸着，浸透以後，放在沸油鍋中去煎，煎半熟將油提出，傾入多量之料酒醬油，醋，口蘑湯，再放生薑數片，生葱一段，大蒜數瓣熬

味，十分鐘左右就可以吃了。

（乙）炸法：一般人炸油，僅用一種油，但一種油炸不酥。而且炸的方法也不對所以炸出來也不很好吃。好的炸法，必須先用雞蛋黃一枚，攪勻，拌入麵包屑（大點心店中出售）；然後放在花生油鍋中炸半熟，再放在滾熱的香油中炸，因爲花生油性滑，炸熟皮而不能炸熟魚肉，香油再炸熟其肉，肉一離骨，便熟了，蘸上好的醬油，或外國辣醬油吃，或蘸花椒鹽，滋味十分可口。

（丙）煎法：「先把黃魚洗淨，刮去魚鱗，加鹽略淹，一方面使魚味稍鹹，魚身體的水分略乾，一方面鹽還可以殺菌？然而在鍋中放上少量的猪油，油熬熟後，將魚投入，反復煎透，此時油漸吸入魚身，便用上好料酒醬油，糖，混合成汁，不可太多，傾入鍋中，再以鮮菜葉，或雪裡紅覆魚身上，以空碗覆鍋上，文火煎之，留神不可使之糊焦，歷半小時取食，湯乾菜香，魚肉更嫩。

三　豆腐丸子

豆腐也是初夏的一種常吃的東西，祇是普通豆腐的吃法，總不免有一種過於淸淡而無滋味的感覺。這裏所說的豆腐丸子，則絕無此弊。是經濟而美味的一種初夏家常菜食

豆腐丸子的製法是很簡單的，先買瘦豬肉若干（肥瘦的多寡可隨個人的喜好），香葱一根，去皮及鬚，生薑一片，和肉放在一起，用刀斬爛，如漿糊一樣，然後起入碗內，加醬油少許，用鹽多少，隨個人口味斟酌。於是放入生鷄蛋一枚拌勻，再將水豆腐加入，用手拌和後。這就是製豆腐丸子的原料。然後用手將原料由食指及姆指圓洞中擠出，下入湯中燒至丸子浮爲度，再加靑菜蒜花，即做成了。

（完）

可怕的天花

陳旦

春天已經過去了，春夏之交，是疫病流行的季節，尤其是「天花」！這，不獨對小孩子是多麼的危險，就是對於成人，也是非常可怕的。爲了自已所愛護的嬰孩與自身的健康在這時候，每個家庭裡的人都得知道一點天花的常識。

現在來談天花，似乎已經不是一件時髦的事情了。我們看，在繁盛的都市裡，那中西醫師診療所不是大張着「佈種牛痘的廣告嗎？即窮鄉僻壤的農村裏，也有那種痘傳習所畢業的學生，在點種牛痘，或慈善的醫藥團體，代人施種牛痘，這已成了盡人皆知的事情。但「種痘是嬰孩時期的事情了」，可是事實上年逾三四十歲的人，竟會發現天花曾經種過牛痘的壯健的青年，突然會因天花的傳染，而遽喪其生命。理想與事實，是這般矛盾，的確是令人驚訝的事情。

這裡，我們也許不免那麼想了：「天花，是多麼可怕的疾病呀？」是的。天花是一種很厲害的傳染病。得了天花，重則足以喪生命，輕也可成殘廢。若不設法預防，病廢死亡，日漸增加。對於國家民族的生存與個人的發展都有妨礙。但天花既是那麼可怕的疫病，那末預防的方法是什麼呢？那便是種痘了。現在我們就把天花的病理與種痘的方法及常識，很通俗地說一說。

天花是什麼

在沒有說到種痘的實用方法及常識以前，我們必須先約略地知道一點天花的病理。天花究竟是什麼呢？天花是一種劇烈的傳染病，還有許多別的名稱，如痘瘡，痘疹，天瘡等。我國古時把它認作是胎毒的一種，但現在都知道這是不對的了。因爲它的傳染性，就是一個明證。天花的傳染，全由於和患病者的接觸：接觸愈深，危險愈大。而且不祇患者的本身，可以傳染，就是他的衣服用具，也有傳染能力所以在天花流行的季節，和患者絕對隔離，實在是必要的。

天花的病原菌，常含在痘瘡的水泡中，有時血液內和皮膚上，也有存在。但是病原菌的本體，到現在還不甚明瞭，有人說它是連鎖球菌或葡萄狀菌，有人又說它是濾過性細菌。它侵入人體的經路，大概由空氣而直接附着於呼吸器的黏膜，或由損傷的外皮侵入，但是因病原菌本體還沒有發現，所以究竟的情形，還是不能明白。傳染這種病的人，不僅限於幼孩，就是年老人，也有可能性：但是在發育期，姙娠和生產期內，傳染更容易。最奇怪的，就是一經傳染該病後，就有免疫性，大都可以永生不再傳染。這也許是老年人少患此病的緣故。

天花是由微生物傳染而來，前面已經說過了，這種微生物，體積很小，爲肉眼及顯微鏡所不能窺見，所以容易被人忽視。然而痘水痘漿及痂屑却富於傳染性，自可證明天花中確有微生物了。此微生物不除，或除不淨，則沒種痘的固不免於天花，即已經種了痘的。（指一次言）亦難幸免。

天花的病狀

患天花的人，大概先經過二星期左右的潛伏期。在這時期中，起初并沒有病狀，到發病前，纔覺得全身不舒服，頭痛，噁心，嘔吐，關節酸痛等現象。經潛伏期後，就經二三日至六七日的前驅期，這時體溫高升，食慾缺乏，顏面潮紅尿量減少，而且含有蛋白質：在腋下恥骨縫間，大腿三角形部等發生多數的點狀斑疹發疹後的第三天，體溫更昇高，就進了發疹期，全身發現小赤斑點，在皮膚露面的部份更密。到第四天，就進入水疱期，體溫低降紅疹生水疱，內有黃色透明液體。水疱成後平均三日，就成膿狀，進入化膿期，體溫又上升，發疹處疼痛。經三四日後，膿疱乾燥，體溫下降，就稱結痂期，又經一星期左右，乾燥痂皮就絡續退落，回復原狀：但是若化膿時，犯及眞皮層的，就永遠留瘢痕。致成痲面，遺憾終生。

天花患者的死亡，大多在化膿期中：而且它的輕重，也隨身體抵抗力而不同。姙婦產婦嬰兒老人體力薄弱的人，都很危險：尤其是嬰兒，死亡於這病中的很多。但這病雖然危險，可是自種牛痘法發明後，死亡的人已很減少了。例如德國每年死於天花的人就自四十萬減至二三十。我國各地，有些沒有新的種痘法，有些又因守舊性太重，不願試行新法，因此每年的死亡數，統計起來，恐怕仍有從前德國那麼多。這是太可怕的數字所以家庭的父母們，每年替兒童種一次痘實在是必負的責任。

天花之預防

天花既是那麼可怕的病，那麼預防的方法是什麼？又怎樣去預防呢？於此，我們就不得不說一說種痘與種痘的常識了。因爲天花的唯一預防法，也就是「種痘」。

種痘，中國古時是也有的，可是太不合理了，他們用的方法是：一，取痘粒漿來種二，用痘痂乾屑吹入鼻內（稱爲旱苗），三用痘痂屑濕塞入鼻內（稱爲水苗），以上三種方法，全是故意使天花傳染，既屬殘忍危險，而且又十分的簡陋。在往昔不得已的時期，當然祇得權爲採用，但新的種痘既經發明，且又合理，完全，可靠，那自然是非採用不可了。

天花有如此的可怕，那麼大家不可不特別注意！

（完）

談塑容手術

施斯



現代美容術的最高峯——塑容手術，共分爲六種，即塑面手術，塑頸手術，塑眼手術，塑耳手術，塑鼻手術，塑胸手術，前三種是不用刀割的，後三種則須實行器械解剖。

第一種塑容手術是最簡易的工作，這種手術僅僅是醫治面部皮膚的縐紋，塑容外科醫生很有把握保證成功。他們將面部鬆弛下來的皮膚完全塑到後腦髮際去，面部皮膚便光滑如少女，縐紋却被頭髮掩飾住了。此種手術的實施，僅須要一點鐘，但實施一兩星期內，每天必須再給醫生施手術。

第二種塑頸手術雖不包括在第一種手術裡。但却是第一種手術的延長，它是將頸部生縐的皮膚清除出去，卽是淸除到腦後髮際裡。此種手術的實施也不過一小時，須連續實施一兩個星期。

第三種塑耳手術是醫治那些耳朵外向的不正形狀，補救大耳朵或小耳朵的缺憾。現在塑容外科醫生還沒有把握，此種手術實施約一小時半，須天天施手術到一兩個星期。

第四種塑眼手術這是補救眼上下部的鬆弛，這種現象是最平常的，但爲美容一大缺憾。此種手術須用刀割，但毫無痛楚，僅須數天內卽可復原，受術人於受術後一星期或十天內。須戴黑色眼鏡，以資保護。

第五種塑鼻手術這是塑容外科醫生的一宗好買賣。這種手術是鼻部的解剖，改善鼻的形狀和大小，改正那些鈎鼻，扁鼻，平鼻，大鼻種種缺憾，凡塑鼻手術，大都要包紮鼻部七天至十天。當割治時，無任何痛苦，縱或有之，也不厲害。

第六種塑胸手術這是塑容外科醫生最好的生意。這種手術，乃是改良胸部的缺陷。它怎樣來克服這些缺陷呢？是依靠着按摩手術嗎？不，仍靠着塑容解剖手術。這種手術須在醫院實行，蒙着迷藥，微有痛楚。五天便可痊愈，七天可出院。

這種塑容外科手術需費若干呢？在美國並沒有一定標準，富有者不免多取一些，一般平民比較少些，但大概是由二百五十元至五百美元。

在中國，僅僅上海有這種設備，但也是不完全的。塑容外科醫生好的更不多見。

——完——

幾種中毒的救治法

無論何種毒，其治法不外有三：即（一）毒物排除法（二）解毒法，（三）對症療法。

毒物排除法，

毒物在胃中，則宜使嘔吐，通常之吐劑，即白芥子末二湯匙，以溫水調服之，如不吐則多飲水，至胃滿則必吐矣，或用硫酸銅一瓦，(Copper Sulphate1,0)水五十瓦(Wart 50,0)調和，先服其半量若無吐，過五分鐘時再服其餘之一半量毒在腸內則與以泄劑，如蓖麻子油(Casteroil)硫酸 (Magnesium Sulqhate) 等。或用灌腸法亦可毒物自肺部吸入者，宜使之呼吸新鮮空氣，茲將幾種中毒的救治法錄下：

鴉片中毒

此乃急性中毒，頭痛眩暈，呼吸運動而不正，嗜眠而爲昏睡狀，脈搏細徐瞳孔縮小，皮膚呈蒼白色

治法：用吐法，並服咖啡之大量，或茶之濃厚者，以與奮其精神，並宜用人工呼吸法。

砒中毒

砒中毒之症狀有二種：一，口腔乾燥，下腹劇痛，嘔吐，下瀉，脈搏頻數，而不正，皮膚蒼白，呼吸促迫，失神，或痙攣而死。二，頭痛眩暈，忽陷虛脫，發痙攣而死

治法：取吐，並飲以生蛋白，或牛乳。

鉛中毒

此種中毒，係由於鉛之化合體如鉛糖，宮粉，鉛丹，密陀僧等而致之也。其症狀即口腔乾燥咽頭絞榨，腹內燒痛，嘔吐，下瀉，呈虛脫之現象，並發痙攣。

治法：用吐劑，及下劑，並飲以生蛋白，牛乳等。

水銀中毒

此種中毒不獨水銀之單純者，乃指凡含有水銀之物質之毒而言也。設人誤服水銀，則口腔，咽頭胃粘膜等，皆被腐蝕，且咽頭有壓迫之感，致嚥下困難。次則灼熱嘔吐，胃部疼痛而下痢，脈搏頻數，顏色蒼白。

治法：用吐法，並與以生蛋白，牛乳，石灰水麵粉等飲之。

酒精中毒

不論何種酒類，其所現之症狀皆同，即嘔吐，昏睡，皮膚寒冷，脈搏細徐，兩眼之瞳孔縮小，全體之知覺脫失呼氣中帶酒臭氣。

治法：宜寬其狹窄之衣服，並令其臥於新鮮空氣中；或以冷水噴射其頭面等部，又與以檸檬汁，加黑咖啡飲之能促其清醒。

腐敗之魚肉中毒

誤食腐敗魚肉皆呈下列症狀，患者起霍亂性之吐瀉，腹痛，嚥下困難，譫語，痙攣虛脫等現象。

治法：凡中毒之際，宜多飲溫水，以使其嘔吐，並可用蓖麻油等下劑。繼則以多量之牛乳。生卵及藕粉等飲。又可於頭部用冷罨法，於腹部芥子泥並可飲以咖啡，及茶等，如呼吸中止則用人工呼吸法。

河豚中毒

河豚之種類甚多，雖可供食，然易罹危險。其症狀之重者，即忽發運動及知覺麻痺，脈博微弱，呼吸徐緩，僅經一二小時卽死。輕者則起嘔吐，眩暈，倦怠，知覺麻痺舌之運動及嚥下困難，顏色蒼白四肢厥冷，瞳孔散大而不動，經一日或數日而死。

治法：用吐劑，行人工呼吸法並注射興性之藥品。

菌類中毒

毒菌之種類甚多，誤食之，皆有口渴，發汗，眩暈，嘔吐，腹痛，倦怠，瞳孔始縮小而後散大，精神不安，起狂躁，麻痺，昏睡而死。毒菌之鑑別法，凡已腐敗及未成熟之菌，食之殊爲危險。又凡具下列諸特性之一者，皆不可食。

1，莖之基底具有盃狀者，不可食。2，莖之基底有鱗片狀之層緊裹莖體者，不可食。3，莖帽上有疏鬆之瘢者，不可食。4，含乳狀汁者，不可食。5，菌肉味苦而菌褶作蜂房狀，及管口作紅色，或切開菌肉其色變更者，皆不可食6，幼小之菌而具有蛛網狀之帷幕或菌形者，不可食。7，菌帽粘滑菌牙作黃土色者，不可食。

治法：宜引吐，後服蓖麻子油又以少量之白蘭地酒飲之，（十五分鐘一次）並行人工呼吸法。完



國產時裝巨片
「風流寡婦」介紹

近年的國産電影，自事變以後就始終揮在古裝片裏打圈子，大有無片不古裝的趨勢，在生意眼上固然倒也可以，可是在本題的使命上，有點說不過去，這無疑是被大家公認爲電影界日趨沒落的事實，同時到現在有價值的民間所流傳的好故事，已經快要搬完了，這是幾個製片公司的導演們，已經感覺到有點題材荒的恐怖，可是藝華公司眞可說是電影界的先覺，他們現在毅然開拍新的時裝片了。片名爲「風流寡婦」，導演是斷倫老手李萍倩先生，演員方面全是第一流的大明星，李綺年，張翠英，孫敏，文逸民關宏達等通力合作，其中尚有一位新近發掘出來的李靜小姐，在這「風流寡婦」一片中，有使人驚異的成功，現在將這幕大悲劇——風流寡婦——介紹在這裡。

銀幕的啓處，是描寫上海某條馬路上，在月色籠罩下，已是夜闌人靜的時候，從東面奔馳過來的一輛流線型的汽車，裡面播送出一種男女混合的歡笑聲，綿續的和輪子聲合奏着送到某一個角落裡。汽車裡面所坐的是一個似蛇一般的女性，她能迷人，也能救人。另外一個是西裝革履的時代青年，他沒有職業，也沒有財產，只有一張漂亮的面孔。在上海這個地方，只要有一張漂亮的面孔，一生倒吃穿無愁，像這位小白臉張季秋，終日厮混在舞女娼妓之間，儼然是一位闊少爺，其實他就祇有這些，連一件襯衣也要自己洗，因爲晚上洗，早晨可穿，他是習慣了的，所以他回來以後，將這件有女人口紅染着的襯衣洗淨，再擠近被窠已到次晨五點多，東方已經魚肚白了。

在另條馬路中，高聳着一座很堂皇的洋房，裏面主人是道貌儼然的一位僞善者，他擁着巨資，也沉醉在紙醉金迷的場所，他有一位財政次長的妹妹做他的弟婦，這時他的弟婦劉少奶奶正在繡房裏幾個傭人爲她修指甲的修指甲，整理衣鞋的忙着整理衣服，放洗澡水的忙着放洗澡水，劉少奶奶一切舉止，眞是要是有皇帝的話，就是皇后娘娘也不過如此。外界看上去是多什麽的幸福呀！其實她心裡緬藏着許多的苦悶，有時也背人彈淚，爲的是她的丈夫拋棄她在人間，做了一個年青的寡婦，也許是爲她是寡婦的關係，劉仲民特意請她到書房裡，對她說：「現在外界有許多的流言，都關於你有點不利，我想你以後和一般無聊份子少接近點爲妙……，我也到英國美國，對於這種算不了什麼，可是咱們中國舊禮教觀念太深，尤其像我們這種門庭，要是流言大點，准會給人家笑話，……社會是矛盾的，你說對嗎？……」他本要通通的說下去，可是電話來了，他接了電話就匆匆出去，說起這個電話的來處，就是和張季秋同樣幹着無本錢買賣，自稱爲寡居的李娜，她知道劉仲民要臉子的紳士，時常使出種種手腕，去詐他的錢財，這次又挾着劉仲民要結婚，又得到了一只鑽戒，而次日這只鑽戒已戴在張季秋的手指上了。

也許劉少奶奶的哥哥是財政次長的關係，所以各界的人物，她都有認識，其中像褚紳士溫律師，包買辦，胡經理，朱大板等比較接近，這幾個之中，尤其是褚三，他不管劉少奶奶對他印象怎樣？老是自以爲多情，在劉少奶奶的面前大獻殷勤。別人的諷譏和輕視滿不在乎，而這幾位銅錢眼裏翻跟斗的紳士們，他們所以想接近劉少奶奶的目的，因爲她的哥哥是財政次長，想在劉少奶奶的口中，得到點關於經濟上的消息可以在金交市場上可做大批標金投機，這天聽財政次長來了，不約而同的全在劉府恭候，惜爲僕人所誤，白白的蝕去了幾萬塊錢，但是這班利慾燻成的雄心，不但蝕了本不灰心，而且，再接再厲的想出法子請次長宴會。但次長是忙人，入席了不到十分鐘就辭去了，仍就沒有探聽出蛛絲馬脚的消息，再轉念以後，都明知道幾位當中，沒有一個能奉承劉少奶奶的歡心，劉少奶奶有的是錢，有的是鑽石珠寶，他們是送不上的，同時，各人的一張臉，都是黑黝黝，劉少奶奶是要嘔吐的，所以再三的計劃，總給聰明的溫律師想出一條妙計，他計劃是用「美人計」，使劉少奶接近，可以得到眞實的消息，人選問題經多方的搜羅，以著名拆白黨能手張季秋當選，可是在褚三的私人方面，覺得極大的不安，他明知道這樣的辦法，固然消息方面也許能有點把握，投機上可以賺點錢，但是美麗闊綽的劉少奶奶，保準要落在張季秋的手裡，雖然劉少奶奶對他沒有特殊的關係，可是自己對她忠心的或者要搖動了，極力的反對，結果總是給溫律師，包買辦等駁回，也無可奈何，看到金錢的面上，祇好少數符和多數了。這個計劃的開始，由他們合組一個跳舞大會，趁這燈紅酒綠的時候，將張季秋介紹給劉少奶奶伴舞。一個是風流倜儻翩翩公子一般的青年，又久周旋在女子陣中的老手，使慣了溫情的張季秋，一個是孤衾獨宿，青春之火正在燃燒着的劉少奶奶，果然這個計劃是成功了，張季秋和劉少奶奶雖然是萍水相逢，而經過兩個鐘點的斯混，好像已是久別重逢的知已劉少奶奶雖然夜深更靜回到家裡的時候，不由她不想起張季秋的，她覺得張季秋很貼體，很能懂得女人的心理，如果她不是一個寡婦，是多麽的幸運，劉少奶奶躺在牀上，糊思亂想的想着。這夜張季秋的眼，鼻，眉，口，等等，確把劉少奶奶的心擾亂了。


圖爲該片之一幕　孫敏與李綺年

第一步計劃居然成功了，褚三，溫律師等就第二步計劃的開始他們做買賣一樣的先墊了一批資本，替張季秋租妥了一所考究的公寓，一輛最新式的汽車，總之把張季秋完全裝成一個闊大少可以在劉少奶奶的面前買弄玄虛，當賣報阿四送張季秋進新住宅的時候，把宅嚇了一跳，他有點不相信窮得吃窩

窩豆，付不出二元房錢的張季秋，現在就成這樣的財主，所以他偷偷地躲在門後，看看到張季秋到底怎麼一回事。

張季秋受了溫律師的敦促，就開動汽車的引擎，去接劉少奶奶去看電影，到達電影院門前，看見一對男女手挽手的進去了，在張季秋眼中看出這個女的就是他的不三不四的姘婦李娜，在劉少奶奶的眼裡所看出來這個男的就是叫他少跟無聊份子少往來的大伯劉仲民。張季秋，劉少奶奶的心裡，都懷着這鬼胎，借着電影不好的口風要離開這裡，湊巧，「天」也許故意捉弄人們，要造成這種悲劇，下起雨來了，張季秋就邀劉少奶奶到他的家裏去玩，劉少奶奶覺得也很好。

有人說女人是針，男人是磁石，這話是實在有點道理，劉少奶奶的青春之火的燃燒，正像餓虎一樣迫切地要尋找食物，任憑你們擺佈陷坑去引她，無不有效的，無論劉少奶奶怎樣的聰明，在他們佈置之下，那能逃脫呢，何況有張季秋那樣熱情貼體的青年小白臉，所以當夜就跟張季秋發生了關係，個中老手的張季秋，使出拆白黨的手腕，假作愁眉不展，假說是做金子投機失敗了，現在劉少奶奶的靈魂已被張季秋控制着了，她絕力的安慰張季秋，她有法子使他翻回來，同時他還裝不信的狀態叫她打電話給財政次長問明關於標金張落的確息，劉少奶奶並且又替他墊上幾萬塊錢的資本。

圖為該片之又一幕 孫敏與張翠英

溫律師，包買辦褚三等得到張季秋一個相反的消息，所以另外籌了許多錢，盡量的去做抛空，不料張季秋暗地裏將他們所抛出的標金吸近，第二天標金開盤就直往上冲，打破七千元的大關，溫律師，諸三等的家產又經去了三分之二，可憐這些自作聰明的大紳士們，被張季秋玩弄在掌股中，還蒙在胡蘆裏，尚說張季秋沒中用的人，叫他再努力，找個準確的消息，可以將蝕去的本錢，掏回來。

「如叫人不知，不如己莫爲」劉少奶奶的事情，在她大伯劉仲民已有點耳風，又加這一月來銀行裡的報告單上已經缺少有五個圈以上的數目，劉仲民責問劉少奶奶這十幾萬塊的去路，劉少奶奶說是「我化的是自己的錢，我是一個寡婦，等於等死的人，留錢作什麼用。

劉仲民，也無可奈何，祇好勸她劉氏門風要緊，而且還有一個尚在念書還未出嫁的女兒呢，這時正好李娜委託溫律師來跟劉仲民談條件來了，這樣秘密的事，那能可以給劉少奶奶知道，就馬馬虎虎的叫劉少奶奶走開。劉少奶奶雖然受了大伯的訓斥，是覺很氣悶，但是事實上固然是這樣，也只好忍氣吞聲，這時劉少奶奶的女兒靜珍同着她的表兄趙傑人在學校畢業回來，劉少奶奶見到這對天眞無邪活潑的女兒們，內心裡就發出一種慘痛的羞耻她呆了許多時候，方去同她的女兒說話，這時候張季秋也來看劉少奶奶，她這時只好裝出像煞有介事是母親的地位，使了一個眼色，叫張季秋留神，再後他們都介紹了。玩着這種把戲的張季秋，對於劉少奶奶女兒靜珍的天眞，活潑和劉少奶奶的美是不同了，她有一種處女的美，純潔的美。引吸了他靈魂離開的肚子裏，又打上另一種計劃了。

「平地一聲雷，」立至巨富的張季秋，現在已是另個時代的張季秋了，他現在非但有成羣的美人包圍着他，銀行裏也有幾扣摺子，居然是一位眞實的闊老了，對於以前患雖之交的朋友，都不認識了，就是當時最莫逆的賣報阿四，也沒有接濟他過，所以這班人極力的想法要有報復的一天。

該片女角之一——李靜

這幾位被張季秋在玩股掌上的紳士們的所有的財產已將完全傾倒出來，他們有點明白是被張季秋玩弄了，但是他們蝕了錢，又做了一件道德上說不過去的事，劉少奶奶落在拆白黨的手裏，也是他們一手造成的，所以也是啞子吃黃蓮，有一天褚三被債務逼得走頭無路，向張季秋借錢，開給他的支票上沒有數目字，祇說，我那裡有錢能借給你，我發的財雖然是劉少奶奶那裏來的，但是你們比我先認識，我有我的本領賺我的錢，你們眼紅了是嗎？褚三受了這個以後，澈底明白張季秋實在是個壞蛋，他就氣壞了，去找溫律師，溫律師要是當時聽褚三的建議，都不至如此，劉少奶奶也不會落在張季秋的手裏，我好勸他一番，褚三極力想報復，某天，溫律師請劉少奶奶到他的家裡，褚三對她說出張季秋的劣跡，並且說可找賣報阿四來證明，劉少奶奶雖然很生氣，但不能全信了褚三的話，她說「當初張季秋也是你們拉攏的呀」，她很輕鬆走出去了，就去探問張季秋是不是像褚三所說的那樣，說實在，張季秋這種事情那能會從他自己口裏吐露出來，何況他是拆白能手，所以憑他這三寸不爛之舌，將褚三所說他的劣跡，化爲雨消雲散，劉少奶奶非但一點沒有懷疑，更加親熱得非凡了。

要是張季秋不臨睬了劉少奶奶的女兒靜珍，他永遠能睡在黃金的被窠做粉色的夢，可是張季秋的職業是拆白黨。天性是「得隴望蜀」的，所以展開了一幕粉色大悲劇。

有一天劉少奶奶瞞了靜珍去訪張季秋，不料被靜珍發覺。靜珍先走一步回來，等候她的媽。果然，不幾分鐘，劉少奶奶也回來了。天眞的靜珍，那裏知道社會是這樣醜齷的，她純潔簡單的心裡祇有純潔簡單事情，因此她被欺騙了。因爲她對張季秋是献出了鮮紅的純潔的心，所以劉少奶奶的去訪張季秋她是極對以站立在對敵的地位，她說劉少奶奶的年齡是和張季秋不能配合的，是不能愛張季秋，她哭鬧着回到自己的房裡去，劉少奶奶是關母女的天性，跟進去想去勸勸女兒不料她發現她跟張季秋第一次發生關係時所用後棄下的手帕，現在落在自己女兒的手裡，她追問靜珍這塊手帕來處，靜珍呢，她很坦白的告訴她的母親，她說，張季秋所送給她的，她愛張季秋，張季秋也愛她，愛是自由的，做母親的可爲不自由所痛苦，女兒的自由，做母親也應給女兒的自由，並且坦白地說她們已發生了關係，劉少奶奶聽到了這話，好像半空中掉下了一個五百磅的炸彈，炸碎了她的心，炸碎了她的靈魂，她感覺到極大的痛苦，她明白了張季秋的手段，眼淚連珠的滾了出來，這時溫律師來電了，劉少奶奶只好出去，等回來的時候靜珍已蹤跡不見了，她開始悲悔自已，又痛心女兒的被騙，欲矯正女兒的錯誤，她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始回來，她很溫柔的問女兒晚正宵上那兒去了？並且勸告她的女兒離開張季秋，不要離開母女的慈

愛，可是靜珍却說昨晚確跟張季秋去玩了，她現在離不開張季秋，實在不能聽母親的話，同時也祗好叫母親為她犧牲了。

劉少奶奶聽到如箭一様射在她心窠上的話，已悲哀到極點了，她由哀生恨，由恨生殺氣，她憤恨張季秋，她決不輕輕饒赦了他，她拿起手槍就毅然的去跟張季秋去算總賬了。

靜珍哭了一回，也不見她母親在說話了，她走到客廳正巧碰見溫律師，褚三等這批紳士們，帶領賣報阿四來找他的母親，她從賣報阿四口中知道張季秋驚人的劣跡，立刻醒悟過來，想起她母親所說的話，完全是愛她，並不是爭風，為的是好，現在她母親的出去，或者去張季秋那裡去交涉了，所以也接踵的去到張季秋的公寓裏去了。

靜珍很速的到達張季秋的公寓，因張季秋向劉少奶奶的所說的話，仍舊是一派拆白黨口氣，劉少奶奶的怒氣，已到沸頂了，結果張季秋的生命，就在劉少奶奶的手下結束了，靜珍見到這種情形更明白了，一種母女的天性從良心上發現出來，請求母親逃走，儘願自己去抵命，劉少奶奶為女兒的前程，以自殺的威脅，逼靜珍在別人尚未發覺的時候，迅速離開此地。

「國法」是不恕人的，劉少奶奶犯了殺人的罪名，被判拘在牢監裏，當靜珍同她表兄去探望母親的時候，劉少奶奶含着微微的笑容對他們說：「孩子們，去吧，不要糟塌你們自己的前途，社會須要你們去改造。」

（施斯）

追記江西會舘賞音社

降至今日，崑曲之落沒已達于極點矣，由宣統三年直至民國六年多，北京城園子裏並無一純粹之崑劇團露演，（宣統三年劉鳳雲，張榮秀，陶變春，韓子雲等在東安市塲丹桂茶園出演，斯時之韓子雲猶夫民七之韓世昌，正在青年頗有捧者，後子雲毀于嗜好再度來年已不能與世昌抗突，不久潦倒而歿，子雲演思凡踩蹻），然各皮簧班常還有一二齣崑曲可聽李壽峰，陳子田偶爾唱彈詞，楊小樓，余叔岩，李壽峰曾唱過寧武關而梅蘭芳，姚玉英，程硯秋輩尚不時露齣思凡，鬧學等短幅崑劇，陳老夫子之刺虎，亦不吝見，蘭芳尤嗜崑曲後來風箏誤，金雀記，獅吼計佳期拷紅，遊園驚夢，琴挑刺虎，月中恒一現，自不能不說是受了韓世昌的隴響，總核起來說民初至民六，是崑曲衰微時代，民七至廿六年是崑曲呈復興之狀態時代，廿七年以後至今，直可目之曰崑曲待亡時代，除崑弋班，荀延殘喘每月在吉祥唱一兩回外只有程硯秋糾合韓，白，在新新合奏過一次遊園驚夢，近一年來各戲院間或聽的到笛脅的，無非是吹腔，最複雜的莫過奇雙會了，一個若許大的北京，素以戲劇發源地自豪的，今竟如此！豈不可惜，可嘆?!因而回想到民七八之交江西會舘賞音社的盛況，不禁黯然為之神往，清季中葉承今之世，崑曲盛行，故有「家之收拾起」，「處處不隄防」的諺語，固然比那時是比不了的，不過在民國這三十年中那二年算是鼎盛了吧！

賞音社是北京的文人們組織的，大部分是教育界的巨子們，教育部人尤多，創始者，大約是陳仲篪先生，那時他正在部裏充當司長，承辦人是部中庶務婁子元君，主旨是提倡崑曲，連絡感情，入會的會員，每人每次納會費二元，星期六在江西會舘舉行，由晚七時至子刻，是彩唱時間，散了戲就在舘中大吃一頓，連聽戲帶吃酒席才用二元大洋，那找這宗省錢的事去，並且還可以拉着許多人不去狂嫖濫賭去，用意太好了，組織大綱，鄙人忘了不少，會員有二三百人，每次的戲，崑曲是大宗，間或加上二三齣皮簧，班底永遠是榮慶社，不外乎三五齣短小精悍的戲，如侯益隆火判，嫁妹，通天犀，三氣陶顯亭的山門，北詐，功宴，王益友的夜巡，夜奔，蜈蚣嶺，一類的，韓君青有時同班裡人唱探闔，西廂，佳期，鬧學一的類戲，有時就合會員們在一塊串齣，那些會員們有的能登台的，有的專司場面，重要的上台票友第一是紅豆舘主侗將軍了，第二是袁二公子寒雲，還有朱香卿，趙逸叟，（即子敬，韓大王業師）劉夢起，汪棣卿，陳蘭笙，楊鉞三包丹亭，李寶櫃諸先生，場面票友，有鍾秋岩，趙子衡，還有中國崑曲聖人吳耀安高了興也上台打打檀板，現在這些人，恐怕一個也沒有了，即便有也年紀均在七八十歲了，或者有位王君久先生尚健在吧。

賞音社的先聲鄙人還記的，是民七春間的事，有一個學校想籌欵子，作義務事業，由梅畹華好友齊君等組織崑曲戲，在江西會舘舉行每票售二元，全體職員盡是幫忙，戲目有梅蘭芳程繼先李壽峰之奇雙會，陳德霖錢金福刺虎，程艷秋思凡，韓世昌佳期加演千金記，蘭芳加演鬧學，聽戲的教育界居多，有此一會才引起了賞音社的動機，陳仲篪若是江西人，會舘事務歸他主持地點不花租金，票友不拿份，榮慶社每次給車資貨箱子五十元，開支不到一百元，諸事當然好辦了，該社成立了若干日期，記不清了，十有八次，鄙人是光顧的，有幾次是命我印入腦子裏的（一）次是韓君青和趙子敬初演小宴驚變，前齣是

陳鬧笙的酒樓，陸金桂（綽號陸大肚子）扮酒保，向郭子儀說「你看見樓下過去的那個大肚子沒有」？說時故意用雙手向肚子前邊一比，台下大笑，君青從子敬學戲，自小宴始，此次乃初露，吳爾安先生素嗜酒，坐在下場門，對子敬大不滿意，竟大喊「我把他找下來，唱的不好，「嚇的我胆戰心……爲什麼不如此如此的唱」說時口唱手指醉態可掬，全場人注意及之毫不顧忌翌日不佞訊之吳師稱「後悔了，何苦來！寧不顧此大老師身份了麼」但台下人無不稱二君身段之佳妙，（一）次是袁公子與君青合演琴挑問病，陳榮會扮老嫗，趙子敬去書童，寒雲毫無票友生澀態度，眞宛如翩翩佳公子，卸裝後，賞給後台六元，乃歸人親見者，（一）次爲寒雲與劉夢起演漁家樂藏舟，（劉君供職電報局），紅豆館主擊鼓鬧曹，由倒板起，鼓法佳妙，（一）次偕朱杏卿袁公子之折柳陽關，館主與王福壽演定軍山，（一）次小生票汪棣卿哭魁，八字鑽上台去小生，堪稱別開生面者，袁公子唱鐵狗洞，（一）次朱杏卿昭君出塞，自彈琵琶，朱本精絲竹，琵琶，尤是絕活一曲甫畢台下掌聲不息，只得再奏一曲，五七曲始罷，趙子敬扮把關人獻擲根雜錫，唱小曲數繞口令一氣念完，人稱此老戲癮眞不小，誠哉，誠哉！包丹亭之戰宛台雄州關，均一一露演，包君正在青年，今已近花甲矣，其工夫之純內行少有，（一）次包君一捧雪，館主與陳德霖演奇雙會，乃多人特煩者，名貴無倫，年底封箱全體合演遊園驚夢，群英集于一堂，杜麗娘請漱雲（德霖字）老夫子充任，陳慨允之，劉夢起扮春香，李寶櫃扮大花神，十二花神皆名票，包丹亭君其一也，柳生一角，本擬昇與館主，館主不肯乃由袁寒雲扮演，館主上場摻三弦，香卿琵琶，趙子衙吹笙，鍾秋岩吹笛，趙子敬小鑼，更有簫和之，摻撣者乃崑聖吳擢安也，如此盛況，恰似紅樓夢之「群芳爭聯句時」諺云盛極必衰，乃公例也，翌年無復此情況矣。

民八舊曆春季易賞音社爲「迎春社」（？）一切仍舊。會員興致似不如去年之豪，兼之名票手下人頗思得財，開支逐漸不足，館主不欲登台，松君介眉係教部職員工老且，惟不諳崑，以後崑漸被皮簧所侵，已非發起人提倡崑曲之初意矣勉强支持半年許，夏季則易名未曰「消夏社」秋季則曰「餞秋社」未及冬而星散，計成立之期當在一載有餘，韓君肯任此一年中日夜與文人名票過從獲益實非淺鮮，京中科班爭學崑曲，梅蘭芳早年只有思凡鬧學佳期，因一時風尙，前述之風箏誤諸戲接踵上演，富連成社，特聘徐延鋼爲班中說四本請清兵，志德社社長楊韻甫，託顧紅葉君轉請吳師排「崑曲曼倩偷桃」「博望訪星」宛似春筍怒發莫可遏止。

總觀賞音社諸會員演戲，要以崑曲爲主，縱有些皮簧加入，亦不過宜賓奪主，同聲，袁寒雲，包丹亭以及陳漱雲氏，雖有時在社中出演皮簧，然無人不精通崑曲，名曰賞音社，勿寧謂「崑曲社」也。完

獲得一九四〇年金像獎的

「女人萬歲」

以和弗萊阿斯泰合作歌舞片著名的金姬羅潔絲，自從和阿斯泰拆夥以後，她放棄了固有的作風，第一部作品和考爾門合演的「枇杷門巷」有着驚人的成績，她在第二部「女人萬歲」竟會獲得了美國藝術學院一九四〇年的金像獎，足見她的演戲是成功了。這



一本「女人萬歲」是根據克雷斯多菲馬萊的小說所攝成，又以「萬世之表」的負有盛譽的山姆胡特所導的—這部片子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它的故事是這樣的：

在紐約某條馬路中有一家考究的美容商店，裡內有位叫凱帶編爾的工作員，論她的相貌也楚楚動人，工作也是克勤非凡的，她的年齡，可是已經二十六歲了。在這樣的年齡，環境，當然會有許多異性追求着她的，經她多方考慮之下，允許了一個做醫生的青年變蓀的請求，願和他結成永久的伴侶。他約定她在那天午夜，叫她到他的醫院裡去等他一同到禮堂裡去結婚。事件眞是出她意料之外的，當她那天回到女子公寓裡去的時候，遇見她早年的情人司德拉福，他們曾經有過很長很長時間的戀愛，因她當時間爲了生活的不慣，勞燕各分飛了，所以她答應變蓀請求的時候，滿以爲司德拉福對她的舊情已經破散，此事已告段落的了，不料忽然司德拉夫因目前他的妻子不允許他和她離婚，所以趕來跟凱帶編爾商量。邀求她同他預備趁着午夜的時間到南美洲去。凱帶編爾，見他誠懇的要求，允許他一同去南美洲，當她在整理行裝的時候她記憶起以往和司德拉夫戀愛的一頁生活史來了。

當凱帶編爾在十五歲的時候，她還在費城的一個學校裏讀書，她除了讀書以外，還非常注意社交，同時還愛看當地出版的一張社交報，所刊載社交的事，感覺異乎平常的興趣，可是她的父親，是嚴厲的反對和禁止她，但是她仍舊是這樣的關心社交。而且在司德拉福的地方得到了一個職業，她和司德拉夫處在一個環境中，就由友誼的階段，進行到戀愛的階段，但是她還覺得失望，就決意的離開了他，在紐約又找到了一個職業，不過司德拉夫已經被情絲束縛了他整個的靈魂，自從凱帶編爾走了以後，他也接踵的隨着她到紐約，自此她和他就寸步不離的緊跟着，又經過很長的時間以後，他們的戀愛已經成熟了，就一同回到費城去結婚，去過很甜密的同居生活了。

經過不多的幾年，新婚的甜密已經過去了。結婚的生活，並不像她理想中那樣的美滿，所以她又離開了他，到紐約一家美容商店裡去工作了。這時才認識了變蓀，等她和司德拉夫的離婚事情手續辦好以後，他纔知覺她經有了身孕，司德拉夫也就在這個時候，和一個費城的交際花結婚了。等凱帶告訴他有了身孕的時候，也是知道司德拉夫與交際花結婚了的時候。

到了結晶品將要出世的時候，凱帶編爾計劃着今後的生活，除關於扶養孩子的責任以外的責任，就是努力從事社會事業。但是竟意料不到，孩子落地以後就夭失，所以她就一心一意地預備在事業上去發展，預備她的一生爲社會事業去努力，不想在這個美容商店裡偏偏遇上了這個多情的醫生，一步迫緊一步的去追求她，她看到變蓀的熱情，經過多時的戀愛，所以就答應變蓀的邀求，但正好在這個時候司德拉夫又跑到她的面前，要求她一同南美洲去，她處在這個難於解決的環境中，繼續的想着。（完）

方其

製片家桑·高爾温談明星制

韶九 譯

「明星制」並不是一個製片家所能接受或拒絕的問題。

「明星制」是存在的，它將繼續存在。演員和他的個性，奇妙地表演在一部片子上，往往可以抓住人們對他的幻想。人們愛好某一個演員的一部片子，往往會對他的第二部片子感覺興趣。演員可以造成一個朋友，影迷不就是朋友嗎？演員的羣衆，不就是大批的影迷嗎？

我（桑，高爾温自稱，下彷此）現在再鄭重地說一句：只有影片的觀衆，才可以造成一個明星。製片家是沒有，也不能的。製片家可以推荐誰做明星，可以挑選一個演員主演一部片子。由於鑑別力的優劣，可以使片子成功或失敗。他可以縝密地選擇合適的方法，來保障一個明星，和對於明星的投資。然而只有觀衆，才是一個明星的發現者，或是一個明星的贊許者。明星之所以爲明星，是賴於影迷們的擁戴的。

我常說，如果讓我在二者之間挑選——壞的故事有大明星，和偉大的故事而沒有明星——我寧願挑取後者。這樣我將多多致多於優秀故事的描繪，不因沒有明星而過度煩惱。我不認爲一個明星，不管他或她是多麼偉大，可以在一個壞的故事中有任何成就。

一位大明星在一個平常的故事中，或是一個偉大的故事沒有明星，這中間的區別是極微細的。

所以在實際上攝製一部片子，你得有好的故事，或者你得有大明星。

在「南海潮」中有一個偉大的故事，在「慈母心」「Street Scene」和「都會的窮巷」中，也都有一個偉大的故事。它們是明顯地擺在我的惱中。每部片子有一個獨特的個性，我不需要再加上一位大明星的個性。故事的本身已經很豐滿，烘托得好，意義明晰，內容充實。一部片子所需要的一切，都很完備。我只須把故事的特質，巧妙地運用出來就是了。這就是我在那幾部片子內所得到的成就。

處理「明星制」可就不一樣了。你得有正確的認識。你得懂得什麼是一個明星，他或她至少得是一個優秀的演員，成功的機會和是否高過別人。他或她是否多才多藝。曇花一現的明星，是沒有意義的。一般的明星，差不多都是經過一年就成名的。但是我告訴你。有十幾位明星，他們是經過十年才成名的。同時也能高踞星座在十年以上。因爲他們的演技的確很優美。他們能夠始終保持世界影迷們的友誼和愛戴。

一個製片家如果和演員簽訂合同。他得按照規定的週薪或是年薪付給，不管他好或壞，演技優或劣。

製片家對於演員是一個投資，一個驚人的投資。當然他是盡他的力去做的。也許賺錢。也許賠錢。製片家得做許多事情——例如去保障他的投資，去設法保持那個明星已經獲得的榮譽，和發展他未來的榮譽。他得設法去博取愛好那個明星的影迷們的歡心。他不能說「我有一位大明星，對於任何陳舊的故事，都能無往不宜。」如果他這樣想。那位大明星幾個月後，即將變爲毫無價值。他得爲他的明星去尋求偉大的故事。那偉大的故事，其重要性不亞於「南海潮」和「慈母心」之於我。「怒火之花」之於懷禮爾辛諾克。「Forciqu Cossosqandnnt」之於蕪爾特溫格「蝴蝶夢」之於大衛薛寒裔。

他得去看他所推荐的那位明星所主演之片子。看那部有着優美故事，強調個性的片子，那演員是否給片子。帶來生命？那演員的個性表演，是否使片子更成功？那演員是否做到他的影迷們對他的期望？影迷們對於那演員的片子，是否得到快感？那片子能否使那位演員和他的事業進展？

回答上面的問題，是需要實行現在的「明星制」的。「明星制」下的影片，有它自己的領域。因爲「明星制」的存在，影片本身的趣味「和抓住觀衆，是進行得很順利。我很高興「明星制」的確有效。一部片子可以使一個天才的大明星，得到公正的評價，同時使愛護那位明星的觀衆，得到快樂。我也很高興影片的攝製，是靠故事和明星的。（完）

銀幕片片

▲法國名導演克萊爾在美（環球公司）近作「紐俄連斯之情燄」(The Fldme of New orleans) 今正在製作中，脚本寫作者爲諾曼克拉斯挪，攝影人陸多爾夫，馬迪，主演人爲瑪琳黛瑞茜，卜魯斯加波特，羅蘭揚等。

▲美第一流導演約翰福特在廿世紀福克斯之「烟草大道」(Tob acco Road) 已完成，主演人金廸亞爾，查理克里平，馬緒利蘭甫等。

▲據海通社報道柏林烏發製片廠之「西部戰線之勝利」已公映，此乃爲一部長篇實戰影片，攝影師於[illegible]上之實費收獲，此種戰爭劇影片，較之普通新聞片爲優秀。

▲意大利文化部部長對名卡通影片，狄斯尼之「木偶奇遇記」表示不滿（該片原著者係意大利人），謂影片內容之表情有對意人歪曲之處，片中之長鼻男性亦易誤認美國人，故請作者加以注意。

▲導演小葛雷菲士在派拉蒙之「理斯本之夜」(ono Nighn in 'risimn) 正在導演監製中，爲瑪德琳卡洛兒，麥茂萊合演，巴特，格剌諸攝影。

▲二十世紀福克斯之，「青谷記」，爲目前英美最暢銷之萊威林着小說之電影化，該片導演已決定爲威廉，瓦依拉。

▲「浮生若夢」女主角珍雯絲於雷電華在薩姆，烏德導演下，正主演「惡魔與瓊絲小姐」一片。

▲米高梅軍事電影「軍服」，已決定由克拉倫斯布朗導演，主演人爲嘉柏爾，希迪拉瑪。

▲新星南茜凱萊近在廿世紀福克斯主演「美國之納粹助者」(Nc?i Ao in U.S.A) 此爲一美國國防影片。

▲由麥蕾林導演，泰倫寶華與琳達黛妮爾合演之（血與砂）之外景已攝竣。此乃爲二萬呎之五彩片。

▲由美大總統羅斯福之子詹姆士羅斯福之所率領史都華五十餘影星赴墨西哥參加「電影節」，其首部作品「金壺」即初次在該節日上映。

▲德烏發公司首部與時局有關之影片「希望音樂會」，已在德公映，此乃爲描述現實德國後防與前線之生活，以音樂爲中心，表現出德兵士在前線希求播送音樂之企望，該片非常獲得德影行人之讚揚云，又，此片乃在德宣傳部長戈培爾夫婦蒞臨下所公映，故頗爲隆重，該片主演人爲名歐星達爾莫迪與茲亞理安達，科爾加等，攝影師三名——弗茲茲瓦邁，干薩安迦爾斯，加爾廸路斯——皆爲第一流之人物，導演爲雯芬及波爾蘇代氏。

史帶華

——完——

文藝



談死

——紀念我的一位亡友——

江寄萍

許多年前常在一起厮混的老朋友，一分手八九年沒有得到他的消息，今天接到一份他的訃聞，他已經在山東病故了，我想起他的未成年的子女和他的太太，覺得十分難過，人世間儘有許多想不到的事情。生死在宇宙間本是很平凡的事正如春天百花繁茂，秋天木葉零落是一樣的，但在他，似乎是死得早一點，有許多未盡的事沒有能辦完。可是宇宙間的事又那能悉如人意，像尼采所說的，「在適當的時候生，在適當的時候死。」這實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操縱的。有許多人可以在這時安安穩穩毫無遺憾的死去，而他們偏偏的活着，許多人在他們實現的環境中不能撒手而去，而他們却非離開這人間不可，人生永遠是塡不滿的缺陷的井！

人之常情，談到一個人的死，總是充滿了悲哀的心情；但我感覺悲哀多半是對於生者，而不是對於死者的，死是什麼沉痛的事，一切都完畢了，一切都沒有了！彷彿烟消雲散，又如歌聲逝去，一些什麼痕跡也沒有。僧家將死稱爲，「圓寂」，乃是功德圓滿之後而寂寞的歸去，死眞是這樣的，不過有許多人未能功德圓滿，這却是很遺憾的事！

死，我想人人都是很畏懼的吧？但我以爲並不是畏懼死，而是畏懼死的痛苦，上斷頭台或綁赴刑場的罪犯，與他的懲罰，並不是將他處死，而是與他一種強烈的恐怖，在他顫抖驚魂落魄的心靈中所感受的痛苦，要比喪失生命的一刹那深重的多。所以在不知自己要死，而猝然死去的人，要比纏綿病榻而壽終正寢的人幸福的多了。吉星（George Gissing）在他的「草堂隨筆」中說，生之停止不能使他恐怖，在床上久病却使他想起來駭怕。正是這種道理。又該隆在被暗殺之前夕，有人問他那種死法最妙，他說要倉猝而迅速的。這也是深能了解死的三昧的人。死並是不苦痛的，被死的恐怖所恫嚇，才是苦痛的，哲學家皮陸（Pysho）有一次在海上遇着大風浪，船將顚覆，同船的人群情惶惶了驚懼得不知如何是好，皮陸便把船上的一隻猪指給大家看，因爲那隻猪不爲風浪所動，用來鼓勵他們的勇氣。猪之所以不被風波所動的緣故，就因爲它不知道死的恐怖，在很危險的時候，它還認爲很安適，假若不幸這隻船眞是顚覆在海水中，人與猪一樣的喪失了生命，但人所錢受的痛苦要比猪大的多，所以越是下等動物痛苦越少。植物就沒有痛苦，隨着春風而生長的野花，被秋霜而摧殘的小草，只是默默的生長，又默默的死去，小草那有垂下淚來傷悼它的同類的死呢！只有人才呻吟驚懼着死的恐怖！

死雖然是極端恐怖的事，但在人類之中却有願意自殺者，這並不是他看着自己的生命不値錢，也不是不怕死的恐怖，而是生的痛苦超過了死的恐怖，這可見死並不是十分可怖的事，在人世間還有比死更恐怖的生之痛苦！

我的朋友的死去，正是一種平常的現象，如月落星沉草凋花謝的宇宙間的現象是一樣，我不爲他悲哀，我悲哀的却是他所留下的那些活着的一群，我感覺這羣人生之痛苦要比死之痛苦深厚的多！他已死去了，正是他的幸福，一切的憂慮和痛苦都沒有了，法國散文作家蒙田說：「有許多死勇敢而且運氣。我曾看見死把一個人底非常超昇底進步線在最紅的當兒剪斷，他底末日是那麼絢爛據我底私見，死者底野心和勇敢再不能企求什麼比它底中斷更高尚的。他用不着走路便達到他所想到的目的，比他所想望，所希冀的都更光榮更顯赫。由他底墜落他預先取得他畢生所企求的權力與榮名。」我用他這幾句話，紀念我死去的朋友！

——完——

滕大尹斷案

麗霜厂

今古奇觀小說中有滕大尹詭斷家私一事，大意謂明永樂間順天府香河倪守謙字益之，曾官知府，家業富厚，夫人陳氏止生一子善繼，婚娶之後，夫人早沒，守謙年七十九，納莊家女梅氏爲妾，生子善述，甫五歲，而守謙去世，田房產業，遺筆盡予善繼，惟以行樂圖一軸私付梅氏，且囑付云，其中自有奧妙須俟兒長而兄不肯相顧，訴之賢明有司，述遺命求其推究，可無誤終身也。梅子善述年十四，懇兄求一絹爲衣，而兄不予，梅乃與子言，令持畫軸訴之滕尹，滕尹者，川人，以孝廉入仕，嘗辦寃獄，出入死罪，有賢明聲，閱軸數日茫然不得其解，綴茶偶翻，濕透軸像，從日光中照見軸中之字云「老夫官居五馬，壽踰八旬，旦夕無所恨，但孽子善述年方週歲，急未成立，嫡善繼，素缺孝友，日後恐爲所戕，新置大宅二所，及一切田產悉以授繼，惟左偏舊小屋，可分與述，此屋雖小，室中左壁埋銀五千作五罎，右壁埋銀五千，金一千，作六罎，可以準田園之額，後有賢明有司主斷者，述兒奉酬白金三百兩，八十二翁倪守謙親筆。」於是滕尹設計，召集善繼兄弟宗族，親詣其家，入門之次，若有所見，與之揖讓問答者，升堂具賓主，向空語者久之，已而復言，狀貌服飾若何，倪氏一門，皆以爲守謙現形，敬滕尹如神一一從命，遂按軸中所指發其藏，果盡得之，乃以白金盡與善述，而滕尹挾黃金以去，謂守謙所贈也。這一段以圖畫求官判斷家私者，並不是小說的妄造，卽在正史上亦有與此類似的故事，按晉書云：「汝陰隗炤，善于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愼莫賣宅，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版往責之。炤亡，家大困之，期日，有龔使來止此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沉吟良久，謂曰賢夫何善？曰善易，使者取蓍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吾不負汝金，賢夫自有金耳，知吾善易，故書版寄意，金有五百金，盛以青瓷覆以桐拌，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按此一段記載與滕尹之事頗相類似，豈小說家將此段鋪張而成滕大尹詭斷家私之故事歟？完

後院的花木

仲村



後院的花木都開開一多半了，春天眼看就要走了啊！

那些花裏面最先開的是杏花，其次是桃花，然後榆葉梅，丁香，陸續地都開放了，現在將放香味的是藤蘿，刺梅的開放，恐怕在藤蘿之後些日了。後院十分清靜，一口井，幾間房，數十棵樹而已。屋子聽說鬧「狐仙」，始終若干年來沒人去住，井倒是有人打水，但院鄰不多，有時一天也沒人到井邊去，所以簡直可以說後院是花木的地盤，是牠們爭妍鬥媚的地方。

桃樹雖叫桃樹，並不結平常所吃的桃，牠的果實比大杏還要小些，外面一層薄皮，薄皮裏面緊緊着一枚硬核，中間就沒有肉，吃不得也簡直沒法吃。牠的花好看，果實却不似花，一看就曉得牠像一枚價值最賤味道最壞的苦桃，而且外面的一層毛正與「桃」這名字所給人的好感相反，其實牠連苦桃也不如，苦桃雖苦尚能吃，也有人買來吃，這種桃連苦味也沒有，擺在市上恐怕永遠也賣不出去的。但她也有一點用處，那便是在牠乾了之後把核弄出來可以穿一掛念珠似的東西，小姑娘們也時常用牠來「抓子兒」玩。看牠的花誰也不會猜到果實如此，古人所謂的「華兒不實」除了胸元點墨油頭粉面，西服革履的洋式公子哥兒和與其恰好配成一對的洋式小姐之外，只有我們後院生長的桃樹最適宜解釋這名辭了。

丁香花很香，似乎白的比紫的更味大些，拆下幾枝插在花瓶內，滿屋內都噴香，給人一種清爽的感覺。不過我總覺得牠有些小家子氣不很大方，古人論花對丁香是師之是友之抑或是奴之我不大知道，但以我自已來說，牠是以作我一個小書僮爲最合宜的。在這點來看，紫色的尤其適合，我上京趕考的時候若用牠來揹書箱，那眞是太好的事太能叫我願意的事了。我絕不用上流那種桃花，看得眉清目秀而實在不中吃，外表聰明內心却相反，那是最惹人嘔吐的。

藤蘿花很香，今年開得特別茂盛，一穗穗垂下來，老遠就聞得見牠的味，由於餑餑鋪裡有用這種花作成的「藤蘿餅」現有聞起來就彷彿香噴噴的發甜。不過把牠折下插在花瓶裡却不大適宜，最好是在旁邊看。這架藤蘿很高大，大概至少有二三十年了，靠牠旁邊是一眼井架子支在井的四週，環繞着井，夏天打水的時候牠恰好遮滿井沿，一點也不使人覺得熱，在院中衆花裏算是最於人有益的了。然而挨牠的一棵松樹却倒了霉，雖是樹木裏最結實的松樹，可也禁不住牠的牽絆，有幾枝彎了下來，更有幾枝連葉子都發黃，十分可憐，由於結搭了這麼一個遇事糾纏的鄰人便遭受這種無辜的惡運，誰能瞧牠不可憐呢主人說松樹原在藤蘿之先所種，後來因爲得不到充分發展的機會，所以才弄成現在這個樣子，那天他說的時候很帶些惋惜的神氣，搓着手，咂着嘴，哀憐松樹的心情由空氣傳列聽話的人身上來了。

我忘記說的還有自生自長的蓬蒿，牠們體格最强，無論人們怎麼拔掉鋤掉，次年便會在另一個地方生出來。也開花，也有香氣，嗅起來起初很覺得舒快，不過工夫一大便要頭痛。現在已經生出來了，不多日子就可比我還高的。還有香椿，牠只長身量不喜發芽，比房還高，比小棗樹還粗，只尖頂生幾枝嫩芽那次吃麵條想起了牠，撤高凳拿小竹竿去鈎，弄下幾枝賁的來，拌麵條吃太香了，大抵由勞力得來的食物比如自已上樹去摘棗等等都特別吃得香，這次的香椿的味美似乎從來沒過，直到如今還彷彿津津有味呢。

棗樹這東西我爲牠已經寫過一篇文章，牠們每年爲我生好些酸的甜的好棗，給我的印象最深。八月的天氣有時也很熱，樹葉繁茂枝子又多的，棗樹往往作我的遣悶品，上去找一枝穩當的坐下，伸手摘附近的紅棗，眞是入口嫩脆甜，叫人忘了熱，也忘了伏桌寫字的疲乏。

狐仙這種東西我向來沒有看見過，我常坐在後院的石台上想：「倘使這時候由身後來了一個白鬍子老頭兒或是白髮老太太……」但什麼也沒有過，我只覺得坐在這裏又清靜又舒服，比整日在社會追逐名利較勝一籌以至百籌耳。

（完）

賣蘿蔔的老人

今夜的月亮
又抹上月暈的慘慘
小巷裏——
沒有月光的冷淡

賣蘿蔔的老人
又隨着煤油提燈行
嗓子放出洪亮的喊叫
但——小巷裏
那有顧主的回應？

這也是人生嗎？
隨着燈光走
隨着年月度日
反之——
這是他自己的歲月
爲了糊口的生計
什麼不是如此！

一提籃子的東西
只盼它一夜裏飛出
一肩負着的担子
只盼它給自家一息舒服
天生是一輩子窮命
那敢有什麼希圖？
仰首望望天
低頭看看地
雖然心中有不少嘆氣
但——天！
那明白他的意？

窮日子難過！
走一步待一步
失望的滋味
他不知受了許多次？
有亮的胡同
他是常常去
可是！
他不敢天希！
無亮的胡同
也得去
萬一窮人來樂呢？
（拿牌取笑？
吃口蘿蔔來解渴！）
還能賺個毛分的！

他將小卷的空氣
震得喧燥一陣
顧主大概入美夢
嫌他太討厭！
他心裏知道
這是常有的事
買不買
也得去答付
有人說過：
『天不决人路！』
他低頭
隨着提燈光影而去。

（白練！）
五，三於古燕。

月夜

雲中

初夏總帶著醉酒的氣氛，陶醉了東風，陶醉了南風，風帶著柳絲搖蕩，醉意惺忪。湖裏新生了許多浮萍，點染著湖水的寂寞，小魚與落在水面上的樹葉唼喋，把湖水畫成圓大的漪紋，山喜鵲依然跳躍在枝枒間，安閒而傲慢的拖著長尾，長尾帶著遠方之霧中青山的顏色。池水傲於湖水的是那株遮在水面的藤蘿花。天青色的翠鳥常棲止在花叢裡，等候著一個飛掠水面捕魚的機會，每一次飛掠都像爍過水面一塊天青色的手帕，落入對岸盛開的二月蘭的紫色中。池水就像是被那天藍色的影子撩動了似的，輕顫著倒映在水面上的一切影子，然而，漸漸的像一隻駱駝脚步的聲音消失了，遲緩的又歸於平靜。

北方綠色的初夏帶著青天上，如絮的白雲，却是使人感到十分恬靜的色調，遠山永遠是迷漫著雲霧神密而多感。孩子常憑欄遠眺，或躺在窗前讀宋人詞，等候著夕陽無限好的黃昏。黃昏染一天紅雲，點綴點蹟星，山喜鵲，攜著灰黃尋巢去了，鶺鴒藏在矮的灌木裡。湖水如醉酒了的面頰，靜映著疏星像是誰失落的金花，滿地有紫羅蘭及蒲公英燎染著夏意甚濃。滿地帶影翩飛的蝴蝶，隨著黃昏的衣衫隱藏了，於是簷頭的蝙蝠就擲下許多層黑紗，肆意的塗抹著夜色。夜，夜像失望者的幻想。

月光如千尺銀髮下垂，飄散在湖邊，樹上，花叢裏，和孩子的心上。輕柔而光亮，正如初夏夜散步時的微風，使人有愛不欲歸的心思。愛幻想的孩子就想：在初夏夜住沒有屋頂的房子。可以任月光照進，微風吹來。洗滌那春日積蓄下來的閒愁。因此，常幻想著有一天，背起一個書箱走入遠山中去住那破坍了的古廟。任山中的青草味飄蕩在失修的墻壁間，從倒坍了的屋頂望明月，也許明月會與那蓬亂的簷頭的野草織成美麗的畫。或者是微風與鐵馬銅鈴搖作清脆的歌，愛幻想的孩子也許會離奇的幻想到石壁上刻鐫著的那故事中的目度，會懷疑這世界中的一切了。

貪戀月色的孩子常是遲遲不寐。綠樹染上了月光的白色，像遠方沙漠中銀葉的植物。丁香花又芬芳如熱帶產香料的島嶼上的氣息。幻想的矛盾織成了月夜的神秘，如果有人說，「你看誰在天邊拋銀粉呢？」你眞會覺得有一隻纖細的手在握著一把銀亮的細屑，向空中張開五指，任銀屑紛紛落下，清亮的照亮那纖細手指！然而沒有手，你看見的只是：「明星爍天，月華滿地」的夜。月夜裝飾了幻想，幻想也裝飾了月夜。

在：東方專有的伸長的屋角下在爲月光所印，臥在脚下的欄干的影子裏。你會忘記時間的觀念，聯想那帝王的宮庭中的寂寞與悲哀。、明月慣撩人愁，於是漢朝宮闕裏彈琵琶的宮人彈出那以秋月爲名的曲子。聽——，是月光如飛爆似的飛落，和珠淚沉重落在弦上的聲音，幻情的孩子雖儘可能美麗的幻想著，然而孩子的心裏惆於秋結萬千的嘆息裏，傳說中不是總保存著那宮娥們的悲哀嗎？但是，當那長生殿的故事內爍在記憶中的時候，又使人感到宮殿的欄干下，有著溫燄與芬芳的往事。月夜依然清朗如活潑的音樂，月光如水，迴漩著人們千古以來悲哀與快樂的日子。

愛月色，遲遲不寐。等到睏倦麻醉了孩子的神經的時候，就倚在欄干上或坐在窗上睡了。夢裏會是個銀花斑斕的世界，或者是身落在白丁香之花叢裏的境界。不然就會是乘著白雲望星月的傲遊，總之，愛夜色的孩子的夢也會如寶石在月亮下閃出細亮的光芒，夢色定是銀白的。幾次蛙鳴驚醒孩子的夢的時候，月亮都是嵌在柳樹梢頭，美麗而又安閒。微風撫挪孩子的睡眼，醒來楊花撲滿了頭上，衣衫。（完）

楊柳與

春天之所以爲春天，就是因爲她已脫去了臃腫的多服，而換上了鮮妍奪目的翠綠新裝。這片青綠的顏色，永遠地渲染著這美麗燦爛的青春季節；這個春之唯一的點綴物便是萬人吟詠的楊柳。

春天是楊柳的季節，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當丁香，海棠在大風沙裡隨著桃花跑了的時候，只有楊柳依然在溫柔春風的懷抱裏飄舞著萬縷條絲。給遊春的人們作著悅目的美景，給詩人騷客們作著適切的吟詠的題材！春寒料峭的時候，人們在毫不經意的當兒，她的嫩芽却偷偷的吐出，從遠望去，好像抹上了一些綠的顏色。展眼間嫩芽變成細枝，新葉也生了出來；再一轉瞬柳條已絲絲下垂，臨風搖曳了。眞是，春光暗度，曾幾何時，已是春滿大地！

楊柳給予人們詩詞的題材太多了，像「碧玉裝成一樹高，萬縷垂下柳絲條，不知細葉誰裁上，二月春風似剪刀」。這便是述說初春的二月裏，柳絲初長弱不禁風的姿態。如温庭筠的詞：「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縠紋微雨碧沼鱗鱗」。描寫初春之柳，被些風雨，依然餘寒似水，令人大有衣薄之感。楊柳是以絲長下垂爲貴，要成爲苗條婀娜的姿態；那翠綠色的絲條，飄垂在爲風吹縐的春波之上，那種悅目的美姿，確是使人心曠神怡的！同時楊柳又是鳥類棲居的所在，所以時時從楊柳林中傳出悅耳動聽的歌聲，這更可以使人要沉醉在這迷人的大自然裡！像宋女詩人朱淑眞的「淡薄輕寒雨後天，柳絲無力妥朝煙，弄晴鶯舌於中巧，著雨花枝分外妍。」恰好是那柳絲的悅目，鳥聲的動聽的寫眞。而洪平齋調寄眼兒媚：「平沙芳草渡頭村，綠遍去年痕，游絲上下，流鶯來往，無限銷魂！」這確是銷魂蕩魄醉人美景啊！姚勉的詩寫：「閉門十日聽塵埃，才見柳光眼便開，最愛平堤楊柳外，幾舟撑去幾舟來」把楊柳和水中之舟寫在一起，別有一番趣味。

楊柳給予人們刺激的力量很大她是極驚人的能夠觸動人們各種的情感。如「青青陌上垂楊，綰絲搖珮，漸遮斷舊曾吟處。」是由看見垂柳才想起從前吟詩的地方，這是多麼寫意的事啊！張孝祥的西江月：「問訊湖邊春色，重來又是三年，春風吹我過湖船，楊柳絲絲拂面。」柳絲拂在面上，憶起此地之重遊也已三年矣！而邵雍的一首更是趣味絕佳，「門前垂柳正依依，更被東風來往吹，忘了自家今已老，却疑猶是少年時。」這種突然變化的情緒，是由見到楊柳而舞起一種朝氣，可見楊柳能打動人們心弦底深處！

鼓起人的精神是楊柳，但引起人們的思愁也是楊柳，像任人能詠的那首唐詩「閨中少婦不知愁，春

雜寫

亞夫

春思

夢裏思伊不見，
那堪度日如年。
吾相思，
伊相思，
重逢知何日。

愛的解剖

高尚是什麼？
什麼是高尚。
那全是虛僞的裝樣
究竟誰肯眞實相愛。
不，我也曾追過窈窕的少女。

柳絮

王玨璟

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便是由寂寞而觀柳，由見柳而掀起想思，活畫出一個思春的少婦來！由楊柳而感到深切的煩惱，在女詩人朱淑眞的詩句中，便可知道楊柳是怎樣能勾起人的愁思的。她的詩是：「蝶使蜂媒傳客恨，鶯梭柳線織春愁。」而「萬縷千條織暖風，絆烟留霧市橋東，砌成幽恨斜陽裏，供斷閒愁細雨中。」一首，更是由柳和雨織成的春愁，使人讀而芳心碎矣！

柳枝的纖弱苗條，柳葉的小巧青翠，這種輕盈灑落的依依之態，詩人們便以楊柳來比喻女人，尤其是來形容女人們嬌弱的腰肢。如「行一步，可憐人，解語腰肢嬌又軟，千般嬝娜，萬般旖旎，似垂柳在晚風前。」聞之眞個令人銷魂！而如岳珂的調寄生查子：「芙蓉清夜游，楊柳黃昏約，小院碧苔深，潤透雙鸞薄。」那便是一對熱戀期中的青年愛侶，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的特寫鏡頭了！

早晨推開窗子，窗外一團團雪白柔軟的棉花，隨着風輕逸的飄舞着，這正是「顚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的春的爛熟時期的柳絮了。她忽東忽西的飄蕩着，團團的鋪滿了春水之池，隨着綠澄澄的碧波飄流着，穿過花叢，穿過山石，穿過垂柳的纖枝，美麗的詩啊！柳絮在「春盡枝頭留不得，隨風散作雪花飛」的時光，使人知道春已是遲暮了。柳是報春使者，也是送春使者，更可以說柳絮是春末夏初唯一的季節的點綴物。「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柳絮，梅子黃時雨」這首詞便是証明柳絮是春夏兩季的媒介的。

柳絮依然是和楊柳那麼同樣的能夠感動人的情緒，尤其是懷想到遠離久別的戀人，這時候忽然柳絮款綿綿的撲在你的面孔上，當時便能使你的心胸裡泛出一種說不出的惆悵的感慨；即是鐵石心腸的人也無不禁淒然而生出無限的傷懷！像「撩亂春愁如柳絮，悠悠夢裏無尋處」這已是見絮生愁的句子。但讀到朱淑眞的「窮鵬晴空似箏飛，悠揚不肯著塵泥，花邊嬌軟黏蜂翅，陌上輕狂趁馬蹄。貼水花萍隨浪遠，弔風無影度牆低，或颺作陣愁春去，欲把東君歸路迷。」一首詩，更可見柳絮使人哀愁悲怨的力量。又如「軟紅街，清明還，又絮飛春盡，天遠春沉，日長人瘦。」則思人不歸寸腸欲斷矣！

其他以柳絮敘述女人想思之苦的詩詞，却也不少，而最能使人覺有深切的感概的如「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閙閨，楊柳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啣楊花入窠裏。」青年女性思春之狂，竟把柳絮看作戀人，亦堪憐矣！眞有些蝴蝶夫人故事中「春蠶至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的淒慘情景了！

的確春天的柳給人帶來相當的快樂與興奮；同時又使人引起無限的憤懣！與苦惱。

我也曾經求過美麗的嬋娟。
終日報着戀愛的神聖。
啊！
明白了。
也許是，
一定是爲了財神爺賜予之光亮

求侶

我像個音樂家，
目光注視着參差的曲冊。
雙手撫摸着弓弦，
平靜下那顆熱而浮動的心。
用着輕微的力量。
發出了，
低微的——
溫柔的——
幽美的——
求侶之聲。

（完）

小品隨筆

談幻想

洪偉明

幻想往往把人引入於飄渺迷醉的境界，它的本身是極端的空虛，可是也有眞實的影子，給我們看見：正如作夢，實際是空的，我們不能抓住它的什麼，然而一場離奇的夢的影子却會永遠留在你的腦中，幻想正如這個一樣。幻想雖然是空的，然而也必須有一點實在的印象作基礎，比如你遙望過西山的姿態，然後才能幻想到它裡面的一切情景，由西山外邊的輪廓，才能幻想到山裡的寺宇泉石花木，不然你連西山也根本想不起來的。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完全是幻想的境界，然而他必有一種藍本，用其他一些與此略似的景象，引出他那個空虛的幻境，我們又因爲讀了他這段文字得到了實際的輪廓，又能由這輪廓發生幻想而得到其他的幻境。宇宙間有許多奇妙的景象，如萊茵河的月夜，蒙古沙漠的黃風，喜馬拉亞山峯的積雪，威尼斯夕照的紅潮，瞿唐峽的險惡湍流，雖然你可加以想象，然而恐怕離着眞實的姿態却是很遠的，至少你得看見過一點眞的東西，或者是圖片，或者是讀過他人對於那些地方的描寫的文字，然後才有一些線索可尋，空中的樓閣雖然是空的，可是你所幻想出的樓閣的影子，也一定是在腦中熟習的，你沒有讀過唐人的小說迷樓記，不能幻想出隋煬帝的迷樓是什麼樣子。幻想正如作夢一樣，夢雖是空的，可是夢裏的景象却一定是你熟諗或經歷過的事情的一部或一些零碎的枝節，或與其正相反的景象，但絕不是生疏或未曾經過的。你一生未見過的東西，絕不會入於你的夢中，你一些影子也沒有見過的非洲的怪獸，你曾夢見過嗎？你能幻想出牠的姿態嗎？不能，絕不能的，夢與幻想是一樣，雖然是空虛的，可是至少也得有一些眞實的根據。

在小說中一個主角的人格，往往是在作者的幻想的筆下面製造成功，成爲一種典型，但這種典型的人物，並不架起空中樓閣幻想出來的，至少是有一些根據的，如槃萬提斯的吉訶德，莎士比亞的哈姆雷德，魯迅的阿Q，至少他們對於這三種典型的人物，先有一些影子，不是憑空臆造的。吉訶德的愚昧的熱忱，哈姆雷德的僞紳士的假面具，阿Q的卑怯的誇大，都寫得那樣親切有味，所以我想假若這幾個人是幻想出來的，但這幾個人的行爲和他們的精神却不是幻想的。雖然文學不一定完全寫實，但倘如是僅利用一些根據也沒有的幻想，那種東西，就僅有貧弱與空泛，毫不能令人感覺親切有味的。

黑夜之幻想是夢，白晝之夢却是幻想了，夢與幻想可以說是姊妹吧？但普通的人却是習慣於黑夜的夢，而不慣於白晝之幻想，幻想是清閒之人的好朋友，對于一些忙得手足無所措的人，它一些也不去光顧，人在長時間的靜居之時，便知道幻想的妙處：它可以安慰你，教你不感覺寂寞，如監獄裏的囚徒，醫院裏的病人，於陰黯幽暗而無生趣的室中，他給你嘗出很美麗的風景，給你講一段很好的故事，告訴你將來還有很大的希望，使你得到安慰之後而平心靜氣的躺在床上沒有淒苦的歲月。

幻想在一個普通的人是生命的浪費，但在一個偉大的作家却是很寶貴的東西，由他的幻想中，告訴我們宇宙的秘密和人生的哲理，告訴我們這複雜的人羣中的一切不同的個性，卑鄙，貪汚，殘忍，深礙，我們日日所接觸的事都視而無睹的忽略了過去，可是在他的幻想的筆下，給與了我們一種更清楚更深刻的影子。文人的需要幻想，正如在沙漠裏需要甘泉是一樣的。完

中篇小說

出走

韋茵作　(下)

孫特哥插圖

超凡不明瞭曼琪的心理，更不明瞭她母親的心理，雖然在他服務的書局中，正有許多著名學者所著的心理學足以啓發他的智慧，但是他不喜歡書，書也就失去了它們的功效。他所明瞭的是他應該結婚，在今年結婚，二十二歲的一年上是結婚年。他喜歡曼琪，曼琪也喜歡他，在互相喜歡的條件之下，他們正好結婚。要是錯過了這個機會，曼琪另外看中了別人，他的希望就要落空了，況且曼琪並沒有對她說起她的父母有什麼不滿意他，或者批評他的缺點的話 他和她姻緣已經像前生註定了一般地可靠。本來，她的父母不能批評他，也無從批評他，根本上他認爲他們必定滿意他一些看不出他有什麼缺點，即使把他身體放到愛克司光鏡之下去施行檢查，他可以保證他的心肝五臟正有和他臉兒一般的同等的漂亮。

自然，他也已經明瞭他自己的母親不要曼琪做他的媳婦。不過他以爲他和曼琪結婚完全和他母親不相干除掉她每天煮飯，需要多添幾把米，和他父親需要每個月多拿出幾個錢應付開支外。他的父母如果單邊這一點理由要反對他和曼琪結婚，他決定不服從，預備同他們反臉。因此到上星期日的一天，他把他的意見去告訴他的大姊，要她代表他去和他們的母親辦交涉，他的大姊似乎贊成他和曼琪結婚的。

超凡不去直接去和他的母親辦交涉，目的是在於使得她有一個機會可以和他的大姊作一度縝密地磋商他的母親前後生育了六個孩子，可是長成的只有他和他的兩個姊姊兩個姊姊出嫁了，在形式上已經不再屬於他的父母。他的父母目前就祇有他一個兒子，所以他們如果爲自己的利益着想，自會順從他的意見。他的大姊既然滿口答應他的要求，他覺得這場交涉的結果，一定會帶給他一個可喜的消息。

然而事實恰巧和他的希望相反當他母親聽到他的大女兒轉述超凡的意見以後，她整整地盤算了好幾夜，到了第二個星期日，她把她的兒子叫到面前，笑着對他說：「我看我們不用去探聽曼小姐母親的意見。在我看來，你已經看錯了人，她不能做我的媳婦。」

「我不會看錯。你有什麼不滿意她？」

「我有什麼不滿意她呢？她很好。不過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們的家境比她們的差多了。」

「她並沒嫌我們！」

「但是她現在還沒有嫁給你，要是你娶了她，她逐漸會覺得我們都不能使得她滿意的。」

「爲什麼不能？」

我們家裏隨便什麼事都要自己出手去做。她上學去有車子，煮飯燒菜有娘姨，倒茶拿水有使女。我們如果多了一個人吃飯，開支便立刻增加。你想，現在的米要多少錢一擔！難道她嫁給你以後，我們還有什麼能力可以僱傭一個使女服待她嗎？」

「譬如大姊二姊到現在還沒有出嫁，我們能够把她們趕出去不給她們吃飯嗎？」他想這一點理由是十分堅強的。

「你意思是預備傭一個人？「

「我覺得我們這一點力量還是有的。」

我不能答應你：你父親的年齡已經一年老一年了，我們總得積幾個養老金。至於你每個月所賺得的錢至多也只能買半袋米，給你做零用，我也從沒聽你說過，會多下一個錢來。」

「那末你預備叫我絕子絕孫嗎？」他的眼睛一瞪，怒氣勃勃地好像他的母親就是他的仇人。

我們只有一個兒子，」她說。

「是啊，只有我，是你們的兒子呀！」他想。

「我們當然希望要一個媳婦」她接着說。「不過我們所希望的媳婦，是一個嘗甘苦能够操作家務的女子，不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女子。」

「我偏不愛你們所愛的女子」

假使你一定要娶曼小姐，我不反對，不過你們必須另外去找房子，由你們自己去過。

這樣，他們母子之間的談判是決裂了。但是她最後還勸他說：「你是二十多歲的人了，隨便什麼事總要思前想後。做父母的決不會虧待自己兒女的。」

「你虧待我也好，不虧待我也好，」他說。「我有什麼看不明白？你待大姊夫是一個樣子，待二姊夫又是一個樣子。女婿是有錢的好，因爲有錢的女婿可以使得你女兒享福。媳婦是沒有錢的好，因爲沒有錢的媳婦可以聽你的指揮。你處處爲你自己着想，全不顧到你嫁女兒給人家和人家把女兒嫁給你

是一樣的：你希望你的女兒到人家去享福，却不希望人家的女兒到我們家裏來享福。好，既然你頑固不靈，不允許我和曼小姐結婚，我就不做你們的兒子，就算你們沒有兒子。你要叫我絕子絕孫，我先叫你絕了兒子。」

「還有，」他愈說愈氣憤「你說我賺的錢太少，只够我自己零用，不錯我怎比得上二姊夫，你叫他來做你兒子罷！」他不會想到自己的經濟在沒有能够維持兩個人的生活之前，他根本不配談結婚。

他的母親並不生氣，因為她覺得他至少只會發脾氣，可是發脾氣對於她自身全沒有損失。她估量他除了發脾氣之外，決沒有其他驚人行為發生：驢子雖然會得長鳴，不過他却不會撲殺一隻雞或者一隻狗。她想他也許不久自會覺悟的。萬一他忽然明白過來，改一改平素散漫沒有恒心的習氣，懂得怎樣賺錢的方法，那麼他將來假使有一些的成就，也就不得不歸功於她所給與他的這一些刺激。

超凡擺足了一副金剛臉，他母親的一副慈和面目還不能感動他的心，他旋了一個身，再也不看她一眼，賭氣走出去了，走到馬路上，偶然他在一家商店櫥窗中的鏡子裏見了他的影子，立刻發現他的襤褸樣兒好像正在向路人嘲譏。他呼了一口長氣，把怒容收起。

「我脫離了家庭也是好事。」他想。「譬如我沒有家，我也得自己成立一個。但是我沒有錢！」想到錢，他覺得如果老是吃人家的飯拿人家幾個錢的薪水，即使做到老死，一定還多不了幾個錢。最好是不要拿人家的薪水，另外尋個生財妙法。於是他低下了頭，兩眼注意着地上，想拾得人家戒指上所脫落下來的鑽石，或是人家袋裡滑落下來的鈔票。然而他所見到的，却只是路上行人的一對對的脚，大的，小的，老頭兒的，小孩子的，時髦女子的，苦力的……形形式式，看得連眼睛也有些發花。

終於他是回他的書局裏去了。雖然他不願意在星期日跨進他書局中的宿舍裏去，但是他得不到一個更適當的地方，可以讓他暫時休息一回。他摸出鑰匙，開了他自己宿舍的門，身子一倒，便睡在他自己的床上。牆上掛着一個大日曆，告訴明天就是月底，月底就是他可以領得薪水的日子。他心上一動，覺得在明天未曾到來以前，也許他已經變成一個富翁。理由是每逢月底非但資本家要從銀行中提出一筆欵子撥付他們所僱傭着的職員的薪水就是資本家和資本家之間，也常會在月底結算一次賬目，而把欵項作一次交割。說不定今天有人把大宗欵項帶到別處去，或者從別處帶來。假使有人利用飛機，裝運大宗鈔票，航行空中飛到他的宿舍之上面，司機員一個不小心，飛機像鴿子般地翻了一個身，掉下來一包鈔票，落在晒台上面，那麼他就立刻可以成為富翁。他的宿舍正在晒台下面，他只要留心聽着，要是有什麼響聲，你應該跑上去看一看，而把一包鈔票拾起來。

一包鈔票，這一包鈔票應該有多少張？假使四十張鈔票疊在一起有一分高，他想，四百張還只有一寸，八百張是二寸，一千二百張是三寸。假使落下來的一包鈔票有像鞋子盒子般的大小，準可以容納三千六百張鈔票。每張鈔票的票面額如果是十元，三千六百張就有三萬六千元。三萬六千元，買地，造洋房不够化，但是借一幢洋房是足够有餘的。買印刷機，開書局，不够化；但是屯積一些米麥做一些小小的投機買賣是可能的。

來一次預算，一千塊錢借一幢房子：客室，臥室，浴室之內的一應佈置和陳設，最低限度大概要六千元；衣飾五千元；零星雜物五百元；結婚費四千元，以上共計一萬五千五百元。餘剩下來的差不多只有三萬元了。但是每個月的生活費總要五百元，十個月五千元，二十個月一萬元……不好！一包鈔票太少，他希望同時天空中會掉幾包下來的。

想到他自己跑到曼琪的母親面前去要求娶她的女兒，想到曼琪已經披上了白紗，快將走到結婚的禮堂上去，再想到他的二姊夫正在稱贊他少年能幹，想到他的母親一定要他回去做她的兒子……他快樂得做夢了，在夢境中，他的希望件件變成了事實。

第二天當他在做着刻版的工作而感到乏味的時候，他想起了昨天的夢。他還是受人驅使的小職員，而並不是一個富翁。他昨天離開家門以後，他的父母並沒跑去安慰他他不能就這樣讓他們施行頑固與專制而毫無忌憚。他想叫他們明白他們兒子的厲害。他要採取一種急烈手段去使他們回心轉意，順從他的意志。他預備去和曼琪斟酌一回，然而他又不願意叫她知道他的秘密。

就在這一天的黃昏，他做完了工作，照常回到宿舍中去休息。在鏡子面前他看見下巴上又有幾根不曾得到他同意而生出來的短髭鬚，於是他拿起鉗子，實行「我拔去你的政策。同時他希望他母親的頑固堅強的思想會受到感應而歸於消滅。

突然他看一個同事衝進宿舍中叫他去聽電話。「是不是我的母親明白過來了，而打電話來允許我的要求？」他想：「或者她已經去問過曼琪的母親而得到了滿意的答覆！」

電話正是他的母親打給他的，她告訴他說，他的二姊已經生産了一個嬰孩，她要他立刻回家，帮她做一些事，因為她要緊去看她的女兒。

「好的，」他想。「家裏有事你就呼喚你的兒子。嘿！二姊夫有的是錢。他別認我小舅子罷，我可不願意去奉承他！」

然而他在電話裏並不拒絕他母親的要求，他說他立刻回去，並且叫她在家裡等候他。

他重又走回宿舍，把他自己的幾件衣服整理一下，打開一隻小提箱，放在裏面。他已經想出了一個辦法，預備叫他的父母受一些刺激。他在書局裏住着，他的母親會打電話來找他，假使他今天不回去他的父親明天或者會走去尋他。他要避開他們，他不願再做他們的兒子。要避開他們就得離開書局，離開了書局他們就再也找不到他。

「我逃走了。」他默默地對着鏡子中的影子說了一聲。拉起一塊手帕擦一擦鼻子上的汗，他很高興地想到他明天的生活纔是不平凡生活的開端，一定會使得他感到快樂或痛苦的。

吃過了晚飯，他照常和同事們說笑了一陣。他的母親第二次打電話給他的時候，他提高着嗓子，學着他的一個同事的口吻回答她說超凡已經回家了。他放下電話上的聽筒便去睡覺。他睡得很安適，因為他似乎對於他的計劃很有把握的子。

過了一夜，他從夢中醒來的時候，太陽還沒有放出它的熱光來。他偷偷地提了他的箱子，從後門溜

丁出去，却沒有一個人去阻擋，那個看門的巡警正低下了頭，把臉兒埋在面盆裏擦眼睛。

九點鐘打過以後，幾個練習生把一包包的書封好了送到超凡的辦事棹上去。不久，同事們看不見他照常坐在棹子邊辦事，以爲他今天告假了。但是書局裏的當事人接到超凡父親的電話，等到經過一番調查之後，大家知道他已經失蹤。因爲他在枕邊留下一張字條，告訴你的經理說，他逃走了。經理對她父親說，他的兒子已經不別而行，書局中是否因此遭受損失，一時查不明白，不過保證人應該擔負完全責任。

超凡走出了書局，無目的地隨便跳上一輛電車。當電車到達的時候，他跳了下去鑽進一家小食店裏吃了一頓早餐，然後在一條僻靜的馬路上走着。他很放心，他知道這條路離開他的家很遠，在路上一定不會遇見半個熟人。走了一陣，他在一家影片公司的攝影場門口經過門旁有一塊大木牌，上面寫着：

招請臨時演員：不拘性別，凡年在三十歲以下，二十歲以上面目清秀，體格壯健，請即入內接洽。

他看了又看，覺得他很認識這幾個字。「我是很合格的，」他自己對自己說。他本來要想找尋一個地方躲藏自己，然而還沒找到，如今可不用憂愁了。他是面目漂亮的，這一點他可以保證能够使僱傭他的人感到滿意。僥倖他有一副漂亮的面貌，要是和他二姊夫的模樣，便沒有權利可以享受這一個機會。他應該感謝他的父母，賦給他一個漂亮的形體。然而他接着便想到這正毋庸感謝他們：要是他們不給他一個漂亮臉兒，即使他看中了曼琪，曼琪却未會看中他，她不看中他，他就不會想娶她：他不想娶她，何至於要和他的母親反臉，從書局中走出去充任影片公司的臨時演員！

他怎會知道他今天的命運是這樣地奇突！他從沒想到他會在一部影片上留上他的影子，這一種玩意兒偏使得他興奮極了，他的兩條腿擅作主張地跨進了攝影場的大門。

他被一個人領到導演的面前，導演從頭到脚打量他一番，問他：

「你願意充任臨時演員？」

「我願意：」他說。

「今年幾歲？」

「二十二歲。」

「你有些氣力嗎？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兩手抱起一個女子，走上一個很高的土堆？」

「我想我能够，假使那女子並不和我一般的沉重。」

「很好，我領你到那個土堆看一看。」

「他跟了導演走了好幾丈路，看見許多男女臉上敷了很厚的粉，似乎正在拍戲。但是導演儘向前走使得他不能站定身子去觀看。後來她在一個空場的角子裏看見了一幅很大的佈景，上面畫着一望無際的海水。佈景前有幾棵大樹，樹是假的，葉子是紙做的。樹林中間有一個小土堆，大約有一丈多高。土堆的前後，有許多石塊，疊起着正像一座山。他留心一看，這許多石塊也是假的，是用布和木框做成的。

「你的職務是要從這個土堆上衝下去。」導演說。「當你看見有車子一輛開到這山下，你應當推下一塊石頭阻止它前進，然後衝下來開了汽車的門，把車廂中的一個女子拉出來，抱在手裏，再衝到山上去。」

「那麼讓我試一試。」

「你先把衣服脫下，把褲子卸下，皮鞋也不能穿。」

「你叫我光着脚在土堆上跑嗎？」

「不，我可以另外給你一雙鞋子。」

他服從地一一照着導演的命令做了，先走上土堆，然後衝下來。

「不對，你的表情並不像真，你需要練習，你願意練習嗎？」

「要練習就練習！」

「我要知道我不能在你一旁看你練習。等到你聽得鈴聲響，你跑出去找尋我們進餐的地方，這是不難尋到的，你可以問一問隨便那一個人。吃過午飯，你在這裏等候我！」

「我明白了。」

「導演離開他的時候，回頭告訴他說：「你要留心你自己的物件。」

他爲審慎起見，便把他自己的東西藏到假山裏面去了。

他衝上土堆，接着又衝下土堆，過了一回，他定心的工作，站在土堆的頂顚，兩隻手叉在腰裏，自己問自己說：「怎麼？我在發神經病嗎？我到這裏來出賣我的氣力嗎？」陽光照在他的臉上，射在他的身上，他想立刻穿了衣服，跑出這個環境。然而他記起了導演的話——「當你看見一輛汽車開到山下，你應當推下一塊石頭，阻止它前進，然後衝下來，開了汽車的門把車廂中的一個女子拉出來，抱在手裏再衝到山上去。」

「這個土堆是山，木框上糊了布是石頭……什麼都是假的，」他想。「難道汽車也是假的：那個將被我抱在手裏的女子也是假的？我要看個明白，我不能走！」接着他又想到假使那個坐在汽車裏的女子不是別人而是曼琪，假使他母親正和他一同站在這個土堆上，他將曼琪抱在手裏，而把他母親塞在汽車裏。……

他沒有想到他今天晚上將到那裏去過夜，他也沒有想到他此番出走的結果，是他自動地跑回家裏去仍舊做他母親的兒子，還是給他的家屬找着了，而把他硬拉到家裏去。他並沒有猜想書局裏找不到他而發現了他的枕邊留下的一張字條的秘密之後，會不會議論他或者疑心他已經跳到黃浦江裏去，他也並沒顧念到他的二姊所產下的一個嬰孩像他的二姊夫的黑胖臉兒，還是長他二姊的麥角髒……

到了下午三點鐘，導演果然去找他，看他練習了一回，他表示滿意了，並且對她說：

「好了，我們到了夜裏，立刻開始拍戲，因為那個女演員要到晚上九點才來。」

「沒有關係，」他回答導演說。

「你聽到第二次鐘擋，這就是吃晚飯的記號。」

「我明白了，」他想他肚子到了飢餓的時候，他自己會想出一個辦法來飽餐一頓的，即使他不告訴他。

「你不要跑開，免得我在晚上找不着你。等到戲拍完以後，我將付給你五元錢的酬勞。」

他對他點點頭，好像他既不嫌多也不嫌少的樣子。

他的消遣的方法在土堆上左右兜圈，和辯識方向以及尋找這一個空場的出入口。他終於發覺這一個空場是最冷僻的場所，絕少有人走動，除開遠遠的一個角裏有幾個木匠工作着。他跑去看了一回，看見他們在做窗子和門。

當夜色籠罩住大地以後，他覺得十分疲倦。在暗中他跑到白天木匠工作的地方去搬了一塊木板，放在假山裏，躺在上面，伸了一個懶腰。這假山彷彿正是這家影片公司為他特製的一個旅行的露天蓬帳。從這蓬帳頂上，他隱約看見天上的一鈎新月，和閃爍的星光。遠遠地送過來一陣陣的醉人音樂，像催眠曲般地把他送進睡鄉去了。

這時候，兩家著名的日報館中的排字房裏，幾個工人正在分頭排一隻字樣相同的尋人廣告，廣告的字樣如下：

超兒鑒：汝昨日不別而行，家中異常驚異。見此廣告，望立即回來家，或至汝姊丈處。婚事任汝主張，速來進行，萬勿自誤。

超凡的大姊夫聽得他的舅子失蹤的消息，整天在幫他的丈人找尋他。但是他晚上跑去把他找尋的結果，報告他的丈人和丈母娘的時候他覺得他的小舅子未免太笨。因為這樣的小事，在他看來，至少只要化上幾分精神利用三寸不爛之舌，便可以得到圓滿的解決。如果為着區區小事就要逃走，他想所有的旅館大概天天要掛客滿牌子，報館裏要每天出一張尋人特刊了。

他的丈人默默地不做聲，他看看他的大女婿，心裏却在說：「你的小舅子不如你！」他抬起眼皮看着他的笑面虎。

「找不到？他跑到那裏去了」笑面虎問她的老丈夫，她的臉上從昨天夜裏起笑容已經消失了。

「唉！」她的丈夫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在這一聲長嘆聲中，他似乎在怪他說：「你比我能幹，你比我聰明，你尚且不知道他跑到那裏去，我這個半老糊塗蟲能够告訴你嗎？」然而他的心裏也在着急，也在擔憂，他的唯一的兒子要是永遠不回來，他就是一個沒有兒子的罪人。

「我們大家不用着急，我想他遲早總會得回家的。」他的大女兒自己在安慰自己。並且同時安慰她的父母說。

「可是你有沒有去探探曼小姐的口風？」她的丈夫問。

「早就去過了。她今天頭痛發作，我去的時候，她正睡在床上」她說「我問她星期日看見超凡嗎？她說他不曾去過。」

的確，曼琪對於超凡的失蹤是完全不知道的。她睡在床上，閉起了眼睛，很希望超凡去講幾句笑話給她聽。不過她看見他的大姊，却沒有想到她為什麼要去看她。

超凡的母親聽得她的大女兒又提起了曼小姐，她覺得她此番是失敗了。既然她叫了她的大女婿在兩種日報上刊登找尋她兒子的廣告，她的兒子大概準會回來的。不過他回家以後，她便不得不順從他而託人到曼小姐的母親面前去詢問她肯不肯把她的女兒嫁給超凡。這件事的結果她料定百分之九十九要使她失望的，因為她知道她只有吃兎子之類的力量，但是遇着了狡猾的狐狸和威猛的獅子她不是受騙，就是失面子。曼小姐的母親一定要笑她不自量力，罵她脂油蒙了心。然而要她的兒子明白過來，她只能犧牲她的面子，收起虎威，去做一次低首求人的勾當。她從此將處處避曼小姐的母親，她每天上菜市買菜經過曼小姐門口的時候，她將歪過一旁，或者看着地上了。

超凡的二姊正坐在床上，背靠着一個錦墊，抱了她的纔生兩天的嬰孩，她看了看她的丈夫說：「為什麼我的弟弟到現在還不來認我們的兒子？」她沒有知道她的弟弟已經出走，因為她丈夫恐怕消息有危害於她的健康的。

「大概他很忙！」她的丈夫說。他眼望着他的初生的兒子，心裏却在咒咀他的小舅子：「你這小子沒有錢我看你跑到那裏去？」

然而超凡那裏知道呢？他睡在假山裏，正好像睡在另一個世界裡。當他在夢中照着鏡子拔除鬍鬚的時候，他還在希望把他母親的頑固思想一併拔除個乾淨。

（完）





十一 老處女的悲哀

張秀瑩上了汽車，一路上想着曹仲溥的兩隻凶惡的眼睛，一會走進家門口。

「大姐回來了。」她的小妹妹歡迎她。

她沒有對她的妹妹有什麼的表示，便一直進了自己房裏，把身子拋在床上。瞪着眼睛看天花板。天花板上什麼也沒有，但在她的視覺里幻出一個人臉。那一張臉，有些像曹仲溥，而絕對不是曹仲溥，是那麼蒼白枯瘦兩隻向前直視的眼睛，那目光射到她的身上不像曹仲溥那麼凶惡。却充滿了悲憤，悒鬱，和被抑壓着熱情。那一張臉，在天花板上恍恍忽忽的，他一閉眼睛，便消失了。

那一隻臉是被老處女遺忘了好久的一張臉了。現在從記憶裡找尋回來。那是章立厂的臉。章立厂便是老處女的第三個情人，那個慣寫情書的神經病。

張秀瑩給她的第二個未婚夫一茶壺以後心裏感到游游漠漠的，說得「詩意」一點那便是空虛。大概那一種空虛也彷彿餓的慌似的，餓急了什麼看着都好吃。張秀瑩便偶然間遇到了章立厂。章立厂年紀和她差不多，是一個新舊兩參的詩人。有時也哼着七律五絕，有時也談到濟慈歌德。因為是詩人，生活彷彿浪漫一點。夜間熬得紅了眼睛偏不睡覺；白天沒事便打盹。和人談起話來，正正經經的一點也沒有，廢話却是一大堆。好忘事，不知是真馬虎或是假馬虎，永遠失信和他訂約會沒有人肯作保。他絕不會準時赴約。

但是他對於張秀瑩便沒有這些毛病。張秀瑩約她到某一條馬路上等她，當時若是下着大雨，他立在雨地裡都不能走開。張秀瑩不許他白天打盹，他在她眼前絕不打一個哈欠。據他說，張秀瑩鼓勵他前進，張秀瑩是他的主宰，他的生命是張秀瑩賦予的。

張秀瑩第二個未婚夫是一個票友，二十多歲，生得丟丟秀秀，打扮的標標緻緻，說話溫纍，一顰一笑，都有幾分媚象，張秀瑩所以愛他，也許便看中了那一點媚氣。不過看得久了媚氣便改為厭氣。張秀瑩最後報之以茶壺，便是因為看着太厭氣的原故。

張秀瑩的對象，由票友一變而為章立厂，可以說是一個極度的轉變。那個票友是一個「裙屐少年」，終朝每日的梳頭髮，刮臉皮。走起路來，要在路上留着香味，三分鐘不能散。如今這位章立厂先生却是名士派頭。長頭髮不肯剪，長鬍鬚不喜歡刮。衣服也不常換。據說從前還免不了捉蝨子，自從認識張秀瑩以後，還算洗過澡，蝨子才失了踪。這樣的人正好調劑了張秀瑩對於票且的厭惡。他的不修邊幅反到投了張秀瑩之傷了的脾胃。章立厂是一個窮人，文人都容易害窮，章立厂當然也不會例外。雖然窮，但對於張秀瑩的要求必竭力以赴的。他向張秀瑩說，他是一向悲觀的，他覺得人類的生活只有苦惱，富足和貧困都是一樣—人類是動物中最愚笨的，他們只懂得自己毀滅自己，他們不懂得什麼是快樂，却只會尋苦悶。一部歷史，除了人殺人便是人類尋找苦悶的記錄。他曾經兩度想自殺，但是因為自殺也是苦事，便自己把動儀打消了。他採取了莊子的「危言漫衍聊以窮年」的理倫但是自從認識了張秀瑩，他覺得世界一切都美麗了，人類間有了愛，就有歷史。愛是最神秘，最美好同時是最溫存的。把希了的心情活動起來。

「秀瑩！我愛你。雖然你沒說過『我愛你』，我相信你會愛我的。即使你感到我有點可厭，沒有關係，你不能制止了我對你的愛。譬如吧，你是一幅美麗的畫，我是一個愛好那畫兒的人，那一幅畫不會拒絕愛畫者的欣賞的。」——這是章立厂情書裡一段。

「秀瑩在藤蘿下面，我們的談話我都記在日記本裡了，我覺得那是最溫馨的一夜。月亮把我們倆的影子照在一起，你的影子和我的影子連合在一起，像一個人生了兩個頭。兩個頭不要緊，心已然變成一個了。」——這是另一封情書裡的一段。

「昨夜我失眠了，不知是為什麼，就是睡不着，也許因為我晚間的談話太興奮的緣故。我感到你太神秘，同時又太可愛。也許因為可愛才覺得神秘，或是因為神秘才覺得



可變，那只有上帝來解答了。

我早晨起來，走到公共的花園裡，看到樹梢的嫩芽，反映着空際的春雲，知道這是春天了。春天 這兩個字使我心裡微微 的發顫，人到了春天，心裡全空虛的，需要戀愛來填補牠！」——這是又一封情書。

「我失望了，我覺得我像一個人立在歧路上，同時在黃昏的時候，我不知道如何走了。我又覺得我是被遺棄了，這不怨遺棄我的人，須怨我自己！一個潦倒的文人，什麼也不會，什麼也沒有，心血是有什麼用呢，吐乾了也不管事！

我不配和你談戀愛，我是妄想作你的情人。我這樣絮叨，無聊，窮酸，簡直是跡近無賴了。我都知道我應當離開你，我恢復我的舊人生觀，明天起，你不必再想到我。我自去喝酒吸烟，我也會騙一點點錢，我去娼寮我完了，頹廢了。這是窮文人的本份！

你呢，不要再想我了。我走了我只懷了你一個照片，我把她帶在身邊，只當作一張美麗的畫兒，我想起來看看她，也許要流一點淚或許大哭一場。一切都不妨礙你，你不會受感應的。自有那有福氣接受了祖宗遺產的人作你的伴侶，他的能力比我高，能填補你的空虛！」——這是最後一封信的一段。

老處女的記憶並不甚好，但是受了曹仲溥的激刺，她把章立厂的信一封一封的又背誦起來。天花板上在章立厂的臉沒有了，只剩下歪歪斜斜的情書。一會情書上又有一張章立厂的臉，卻變得消瘦了，兩隻眼睛流着淚在端詳他拿走的那一張照片。

章立厂的臉漸漸的借了影，像是曹仲溥喝得沉醉，瞪着帶紅絲的眼睛追她：

「你到那裡，我追到那裡，除非你死」

這不是曹仲溥說的話，卻是章立厂的話。是他喝醉了時說的。

「我才不死呢，你要死你自己死去，不用拉扯着人。」是她那時答復章立厂的話。

她在天花板上看開了電影，電影上是一間屋裡是章立厂的房子。房裡字紙和書籍亂雜雜的堆着。立厂在紙堆裡立着，一手提着空酒瓶子，頭 髮亂得像一 團草遮 着眼睛。

「我不管那些，都是廢話。我只知道我愛你！」他耍着空瓶子說。

「你愛我怎麼樣呢？」她立在門口，面上塗着一層秋霜。

，「我想你也愛我！」

「也許從前我愛你。」

「現在不愛我了？」

「因爲你現在變了。」

「我怎麼變了，那有你會變。」

「我變了就變了。是變了，現在不愛你了。」她腆着胸口說。

「是的，我早知道你已然不愛我，但是我永遠都望着你會再愛我！」

「沒有那一天！」

「好！我走。我離開這裏。我也許會死的，不死，我還是愛你。我愛你。你是不能干涉我的。

「我恨你！」

「恨就恨，沒有關係。也許不會永遠這樣！」

「永遠是恨你！」

「好！我永遠是愛你。你走吧，我祝你前途永遠是光明的！」

「少說閒話，我不要聽你這些廢話！」

她走出去，把門摔得山響。

從那以外。張秀瑩只接到章立厂的一封信，便是最後的那一封。再沒有消息了。秀瑩認識了李約翰，早把那一個神經病的書獃子忘掉。今天曹仲溥的舉動不當督章立厂來

一幕複雜表演，這使老處女又陷入回憶裡。

老處女試着向前想，在章立厂以前那個票友，想起來便噁心。那股子膩氣簡直是活妖精。再往前想，便是那個挨她三個嘴巴的未夫婚了。那是一個商人，懂得怎樣作買賣怎樣發財，他父親教給他的本領便是怎樣說謊，怎樣騙錢，謀生的方法便是將本圖利他把一切事都援引交易的原則。戀愛他不懂他懂得在女人身上化了錢便應得到收穫。因爲這，某一天他要在秀瑩身上圖一點利益，才挨了三個嘴巴，她現在想起來那三個嘴巴打的俏皮帶勁，一點也沒有打屈了她。

她覺得對不起的人只有章立厂。他是一個書獃子，他只懂得戀愛是至上的而忽畧了一切他沒有向他作過一些性感的表示。他愛她，除了一次輕輕的吻過她的手以外沒有別的舉動。一同行路時都距離得很遠。他的情書寫得熱烈，但談起話來並不肉麻。他能談許多有趣味的知識，不平凡也不討厭，他體貼她屈就她，凡她所喜歡的他都願意去作。在他過去認識的男人中，是眞誠愛他的。

章立厂的缺點便是不治生產，生活永遠是窮困。他沒有家，住在他教的學生家裡，現在是不是已然辭了館走了，張秀瑩不知道她沒有想到再見他，她已然把他忘掉。却沒有想到遇見了曾仲溥，會使她想起他來。

她立起來，對着鞋台的鏡子坐了。鏡子裡一個中年女人，她幾乎要喊起來。她蓦地想起趙榛初次見她時的話：「花兒原是美麗的，可惜已是到了夏天了。」她想起章立厂追求他的時候，那時還在暮春。春光等閒的過了，現在已然是夏天，夏天再若是等閒的度過，那就接着到了凄涼的秋，秋是可怕的！無論如何，不能等到秋天的來臨！

她想到瓊尼，究竟是個沒靈魂的孩子。固然他有錢，錢究竟不能作精神的慰藉，把瓊尼的錢加上章立厂的人太合適了，不過章立厂有了錢，也許便換了一個人。瓊尼若是年歲大一些，那也許可以懂些事。

不過等到瓊尼年歲大了，夏天的花便要到秋天開，那就太晚了。

她下意識的打開鏡臺旁的抽屜，掏出一個手帕包着的小包來。她不願意見那個東西那些東西他鎖在抽屜裡已有好久了。她原已把她忘掉。如今她拿出來了，却彷彿是很沉重了。她顫着手打開。上面是一首詩：——

夜里，人們都在沉睡的時候。
河上的輕烟抹在樹的稍頭。
孤零的葉子一陣微風里揚起又落下，
悉索的滾着到森林里的荒邱。
那荒邱里埋葬着誰的枯骨，
不是枯了骨骼也不是腐腐的血肉。
那里埋葬了一個死了的靈魂，
離開驅殼的靈魂飄蕩無主。
春天，墳旁也有野杜鵑，也有蒲工英。
也有蛺蝶在翩躚也有會唱的黃鶯。
紫燕歸來了，牠們還會到雀窠，
他却不能再回到驅殼里了，因爲失掉了愛情。
他只有個意念，便是得回那失掉了愛。
他曾在廢墟去尋求，到都市去徘徊。
也曾寂寂的痴立在他愛人的門外，
等待着那失掉的愛自動的歸來。
他祈禱着得到復生。
他祈禱着愛的感應。
他夢想着古井再起了波紋，
他叨念着重圓了破鏡。
但是長夜漫漫的永遠是黑暗，
終於是淒涼的深秋和凜冽的多天。
—
墓門的荒草越高了歲月在遷延。
死了的靈魂消逝了，化作樹稍上的輕烟

這詩是秀瑩和章立厂决裂後過了半年，寄來的沒有人名也沒有地址。但是筆跡不錯是立厂寫的。題目是「墓門」。

「他眞死了麼，他曾自殺的！」張秀瑩想着，淚滴在信紙上。

——完——

雜考

各種稱謂考

馬永霖

嬰兒： 女之幼者曰嬰，男之幼者曰兒；故嬰字從女。今人不分男女，凡始生者，皆謂之嬰兒，殊欠分別矣。

姑夫： 今人稱姑之夫，曰姑夫，或曰姑丈。鄉俗間稱爲姑爺。姑丈則文泛姑爺覺傖氣，考之禮經無明文。蜀志孝恢傳，姑夫爨習爲建，爲令有違犯事。恢坐習免南，又史范雲傳六歲就其姑夫袁淑明讀毛詩。後唐明宗后稱石敬塘爲石姑夫，則姑夫兩字，有自來也。

公太： 俗稱妻稱夫之祖曰太公，魏了翁古今考云：「古人有謂父爲太公者，雖不見於經，而齊世家云」西伯獵遇呂尚，曰望之久矣故號太公望。以此知古人謂父稱。再清書高祖之父曰太公，但未聞妻呼夫之祖之稱也。

姪： 陔餘從考云：兄弟爲從子稱姪始見於顏氏家訓。呂氏春秋戳黎邱部有奇鬼善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是則姪之名稱；早見於顏氏五六百年前也，惟據爾雅釋親篇，妻黨有云，女之子爲弟弟之子曰姪。郭注引左傳，姪其從姑，所以姪字從女，今稱兄弟之子謂姪，或姪爲任，從人，俱失之矣。夫兄弟之子，當稱從子，謂從姑而別也。不讀爾雅，卽三黨亦混亂矣，辨豈細事哉。

大姆： 集韻云：「弟妻呼兄嫂爲姆。」呂東萊紫薇雜記：「弟妻呼兄嫂，應稱母。」今俗書母加女旁殊類蛇足。明道雜志云：「經傳無姆字，乃舅母二字合呼而成」。

處子： 男子亦稱處子，范蔚宗後漢書逸民餘序曰：「處子耿介羞與卿等相等。」大是則處子之稱非爲處女之專名詞矣。

佳人： 男子亦可稱佳人，後漢書令陸閎，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尚召見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魏大將軍曹爽佐政，嗣者，太傅司馬懿因爽從蹕，謁高平陵時閉城勒兵擱之，司農桓範曰：勸爽與其弟中領軍義挾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等猶豫自申夜至五鼓爽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豐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犹犢耳。

小生： 小生係對於長者自謙之詞，始於韓退之詩。「小生何足道。」又酬司馬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云「嗟我小生值強伴」。而呂叔和渭海集序云：「不遠千里，投簡小生」。

——完——



第二回　東風吹夢一曲玉參差
　　　　斜月窺歡雙璧金絡索

二十

第四句說某公愛他如愛親生兒子一樣，第五句是他的苦衷，直候了十年才得隨師出山，第六句是他的希望。求恩師提拔他作官，五馬出守以光師門，最末兩句自然是灌米湯，不過說得那麼彎拗，這種詩居然還要登報，眞是笑話，但他着意當然不在顯耀文才，而只用以通聲氣，這必是他進不了朱退老的門，見不着朱退老的面，止厂又不肯說項。才逼得奇想天開，作詩登報，希望朱退老能夠看見憐念他的愚誠，給送封委任狀來，委個上等縣缺，以遂其願，但這正是妄想，莫說那朱退老未必看得見他的詩，即使遍讀國內報章雜誌，被他看見也不過罵兩聲放屁，更增加些壞印象罷了，便是我對這令人作嘔的歪詩，也眞不願給他刊載，只是他卽切切拜托，不好拒絕，只可權且收下再作道理，想着就點頭道，高明之極，佩服佩服敝報當然樂於刊載，至於旁家我可沒有把握，邊子英又作揖道，那裏話，那裡話，九翁的面情誰也不肯駁回的，只求你多費心，九芝只得接過那柔紙，放在身上，正要說話，忽聽房中一陣紛亂，似乎衆人都站起來，原來夠了時候，大家入席了，九芝忙走過去，先佔住末席，別人又謙讓一會，仍是止厂坐了首席，本來他的首席和九芝的末席久已成爲定例，餘人却是隨時變易，及至坐定，侍使便送上菜來，這是叔子預先調度好的，每一樣菜的盛器下面都貼了一張紅條，寫明是某人的出品，大家吃一樣贊美一樣，並不管東西是否好吃，贊美是不可少的，這是應酬要義，要使人人都過得去，不過口頭雖一律對待，但舌頭却不肯附和，齊嚐好吃的才肯多吃，不好吃夾一箸便算完了，所以各人出品的優劣仍可由是否吃光，以及餘剩多少看得出來，吃過幾樣，茄夾上來，止厂看看紅簽，舉箸說道，這是九芝的菜，咱們可得嚐嚐，說着夾了一塊，放入口中咀嚼，忽然大聲叫好，衆人吃着也大贊不已，都說大概今日要以九芝的菜作魁首了，這倒出人意外，就問何人所作，九芝不好說出美國飯店，只以是托一位同事的太太代作，衆人都詫異作家婦女會有這樣好手藝，足使名廚失色，接着又吃過幾樣，栗子鷄端了上來，叔子先注了意，叫道，這又是九芝的菜，這香味俱稱上上，不待品嘗，只一看就知道美不可當了，諸位請請，衆人一齊下箸，那鷄肉十分鬆軟，應手而碎，露出腹中的栗子。叔子和止厂談論這個菜作得眞好，普通的鷄和栗居然能作出這樣滋味，眞是難得，不知內中加了什麼特別佐料，還有什麼巧妙火候，我也曾吃過西洋人聖誕節常吃的火鷄釀栗，却不是這種味道，而且硬得難嚼，現在這菜難得適合我們老人的牙齒，止老何妨再來一匙，說着就持匙伸入鷄腹，又取了一些，送到止厂面前，那知他的羹匙才一離開，忽聽座中有人叫道，這是什麼，九芝聞聲向盤中一看，只見與栗堆中露中很白的一點小東西，心想這是什麼，叔子瞧見哦了一聲道，這裏面還有玩藝兒麼，說着就用箸向盆中翻挑，只見由堆栗中露出個白紙包來，九芝不由愕然，止厂叫道，這又是什麼啊，紙包……紙包鷄，紙包蝦，座中一人道，這可新鮮，栗子鷄再加紙包鷄，好個層層見喜的菜，叔子道，可是只這一包，給誰吃呢，我瞧瞧是什麼吧，九芝你這個菜可眞有趣，說着將紙包夾到面前，用手拆着道，這是張硬紙包兒，顏色還是很白，好像是把鷄作熟以後，才加進去的，這可……九芝聽着猛然心中一跳，已意識到內中必有蹊蹺，忙要伸手把那包兒先抓過看看，但叔子那裏已拆開了，他忽立起大叫道，這是什麼，怎菜裏還有……呀，這是一張鈔票，還是十元的，還有一塊小煤塊……這塊肉是什麼……這時座上的人全立起瞧看，只見紙包中是一張藍色十元鈔票，疊作方勝形，還有一塊硬煤，約有姆指肚大小，另有一塊鮮紫的生肉，比煤塊約大一倍，作隋圓形，却有個鈍角的尖兒，九芝瞧着也認不出是什麼東西，方在錯愕，但這時已有善於格物的先生，就是那位邊子英縣太爺，接着叔子的話碴兒道，這是鷄心，鷄的心啊，止厂接口道鷄心還是生的，什麼意思，還有這鈔票和煤，九芝你這個菜太出奇了，想請我們吃票煤鈔外加茹毛飲血麼，止厂說着，座中人視線已全移到九芝面上，九芝這時已明白這是二姑娘弄的玄虛，自己只顧躲避她，托麻皮代去取菜，不料竟弄巧成拙，惹出這樣事實，現在當着衆人面前發現，我將何以自解，又尋思她這紙包內三件東西的寓意，還未想出個所以然，衆人視線已攻擊過來了，叔子好像審判官似的，首先訊問道，九芝這是什麼意思，你快給解釋，九芝紅着臉道，我怎能知道，他就是這樣作來的，也許無意中放錯了，止厂顚聲道，不然，你不要巧辯，無心錯放，固然也算個理由，可是你想想，這三件不倫不類的東西，怎會無心湊到一塊，而且給放在菜裡，這裏面定然有個原故，你必明白，就快說出來吧，衆人也隨聲附和道，快說，快說，九芝面如紅布，搖頭說道，教我說什麼，我也和你們一樣的不明白，叔子道，你還嘴強，看你的臉已經明告訴心裏藏着秘密了，快從實招來，要不然我這善於斷獄的老吏，也能摘奸發覆，把你的私隱抉發出來，九芝道，請你隨便查究，我本沒可說的呀，叔子道，你眞不說，我可要……說着向衆人道這倒有趣，咱們今兒把九芝的秘密當作下酒物，大家定要把他研究明白，衆人轟然笑應，就七口八舌的議論起來，叔子却只仰望屋頂凝神尋思，忽的一拍桌子，叫道我明白了，這是件風流事故，必得我這風流人才想得出來，這是很簡單的，不必多費腦筋，你們想吧，鷄心是什麼，現在的摩登人兒，不是當作愛情的記號麼，可是在這裡雖也有那種意思，還另有講解，你們想一塊煤一隻心，連在一起就是煤心，煤心是什麼。這兩字若寫在紙上，一定看不明白，可是若由口裏念出來，誰也能懂得，煤心就是沒心，尋常人都把沒字念作煤的音，這是六法中的諧聲啊，可是弄這玩藝兒的人當然不懂什麼六法，只用這兩件東西諧音罵人，不過罵人雖是罵人却在裏面含着無限香艷幽怨的意味，雖然只兩個字，可是我看着比一百首情詩還來得動人，因爲這是女人的手筆啊，你們想吧我們男子無論對於何人，即使氣極恨極罵出祖宗，大約總不會說這沒心的字樣，這都是女人，因爲她所愛的男子作出薄倖行爲，她傷心開口一罵，準是這兩個字，我把你這沒良心的……叔子說着還作了個嬝娜的身段，使着假嗓兒，伸手向九芝一指，這滑稽態度，惹得閤堂大笑，但九芝臉更紅了，噘嘴說道，您眞會造謠言，何苦拿我開心，叔子道，我造謠言，現在請大家公論，我說得難道不合理麼，衆人都道，有理，有理，這簡直確切不移，九芝道，好個確切

不移，我請問這張鈔票又是什麼講章，莫非也有情詩在上面，叔子翻翻眼兒道，鈔票啊，可不也是情詩，你這一說倒提醒我了，說着向止厂道，你可記得方才九芝說這菜是煩誰作的，止厂道好像說是煩朋友家裡作的，叔子道，對了，朋友家裏作的，恐怕必是朋友的內眷，哦，在座諸公，可有曾受九芝拜托替他作兩樣菜的，衆人都道沒有，叔子點頭道，那麼我可以說了，替九芝作菜的人，不是這位朋友的太太，就是小姐，可是這位太太或小姐，必然是對九芝有情了我不敢汚毁九芝的人格，他也許很能君子自重，可是那太太或小姐，因爲愛慕過甚，不定對他怎麼追求，只惜不得結果，於是乎因愛成癡，轉情作恨，正在無可奈何，偏巧九芝這次去煩她作菜，她本十二分願意効勞，才使出絕妙手段，作出這兩樣好菜，無奈九芝不體諒人家的心，竟拿了十元鈔票作爲代勞，這可傷了人家的心，就想出這巧妙主意，把鈔票璧回，並且用煤心兩樣東西發洩她的幽怨，希望九芝看見受了感動接受她的愛情，却不料這菜是請大家吃的，竟無個席上生風，給我們大家添了許多話柄……不，不是，添了許多興趣，…說着停了停又道，諸位看我這老吏所斷的獄，是不是明察如神，那位有異議請提出來，止厂叫道，我承認這是定案了，衆人一齊拍掌，表示通過，都叫着叔子已都給說出來了九芝還不從實招供，是那家的小姐太太，對你如此有情，九芝更被鬧得掛不住了，聽着叔子的話，覺得他除了不知眞情以外，所猜度的簡直完全切合，那二姑娘當然是因我不去取菜，滿懷幽怨，罵我沒心，這種深情使九芝心頭萬分慚愧，再加滿坐的人一齊進攻，還都根據叔子說法，認定自己和朋友家人有情，這簡直是品行上的汚點，怎能承當，不由暗怨叔子不該胡批，但當時心亂如麻，不能沉着應付，慌亂中開口反駁道，沒有的事，叔子簡直亂說，我得要求賠償名譽損失，叔子道，你能提出反證，並且說明這是什麼道理，能使大家相信我就賠償，哼…只怕你縱有儀秦之舌也不能替自己辯護了，九芝道怎麼不能，我告訴你，你完全弄錯了，這裏跟我的任何朋友也沒有關係，她既不是誰的太太，也不是誰的小姐，你得承認這節的錯誤，趕快撤回去，叔子聽着已從他的話中抓住把柄，跟着叫道，我先不用承認，你却已經承認了，她既不是太太，也不是小姐，那麼她是誰，還有我這一節錯誤大概別的全沒錯吧，哈哈，老弟這算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只有招吧，若再隱瞞，我們就認定是你朋友的太太小姐了，這是你自己說的，兩樣菜是朋友家裡的手藝，九芝被他鬧得實在下不來台，有心把二姑娘的事實說出，藉以洗刷自己，但又想到今日自己本要對叔子談起月琴，請他去辨識眞偽，若一說出二姑娘，他們大家必然爲這件事起鬨，自己就不好再提月琴的事，否則必要被人談論，我的際遇何其太多好像儘在外面拈花惹草，豈不壞了我少年老成的名譽，而且止厂也必有一番規誡之言，那多麼不好意思，想着就打算保守這祕密了無奈叔子等人都已看出九芝神情，知道他心中必有所隱，有的揶揄，有的鼓譟，定要逼他說出來，九芝還不悟叔子是故意相激，只問是那位朋友的女眷，口氣總着重在朋友二字，九芝聽着好像已被大家看作對不住朋友的人自然感到難堪，恰在這時止厂見九芝受窘，就替他解圍道，得了，你們不要強人所難，也許九芝說着礙口，你們又何苦逼他，得得，快吃菜吧，得罪老的郇廚風味，原來這時又新上了菜，衆人聽了止厂的話，都舉箸夾取，但九芝得止厂排解方才脫開衆人攻擊，但他更加了百倍的難堪，因爲坐中的人，他所最敬仰的便是止厂，而且素有知遇之感，這時一聽止厂的話，好像也承認了叔子的說法，居然指實自己說着礙口勸大家不要相逼，這樣體貼直等於判定自己罪名，從此必對我有了惡印象，這不冤枉死麼，九芝再忍不住，就舉手說道止老你也誤會了我並沒什麼礙口，實在這件事値不得說，現在大家都判定我的罪狀，硬說跟朋友內眷有什麼關係，這我可承受不住，只可把事情實說了吧，叔子哈哈笑道，秘密藏不住了，本來早就該實說，這裏面一定有件風流韻艷的事，正好當筵宣佈，點綴今天的美滿風光，九芝搖頭道，您不要這樣希望，這件事並沒有什麼風流韻艷，我從頭說起吧，就把自從前日在止厂處得知詩社中將作一次集會，大家都要個自攜兩樣菜，怎樣因沒處煩人代作甚感困難，到昨天怎樣因同事張君犯肚疼，我陪他到烟館吸烟，又怎樣到那奇怪的美國飯店吃飯，進門後怎樣看它那當舖的二姑娘感打流氓，以後因吃着菜覺得味道甚好，才想煩她代作，當時怎樣接洽，怎樣留下定錢，跟着那二姑娘怎樣對自己和張君兩樣待承，張君因說閒話，怎樣受到兩次冷水澆頭，及至回到宿舍以後因聽張君奚落，說二姑娘對我有情，我恐惹牽纏，暗暗起戒心，就不敢再去，所以今天煩張君替取菜，張君到了那裏，怎樣吃了沒趣，挨了竹槓，訴說完了，才又接着道，這就是一往實情，當時我還覺得這兩樣菜討價太貴，却夢想不到她會把錢原封璧回，又在菜裡加了這特別佐料，現在都說明白，你們可以不再胡亂猜疑了吧，衆人當他說時，都直眼聽着，及至說完，坐上同時發出一陣嘻嘻，表示恍然大悟和欲爽感動，大似劇場中幕落時的觀衆表情，止厂點頭道，原來如此，叔子却拍手道，這眞是個作詩的好題目，我說裏面必有一段風流韻艷的事蹟，總沒說錯吧，九芝道。可是風流韻艷，並不在我身上，叔子道，不在你身上在誰身上，你這春柳手神，就是惹事根苗，古語說，不知子都之美無目者也，你不要以爲今日沒去取菜，就可以自告無罪，要知道昨天已結下冤孽，今天再想脫逃，那兒成啊，所以把鴛心煤塊都給惹來了，哈哈，妙極妙極，不過九芝你上了我的當，我本知道你說這菜是朋友內眷所作未必是眞，只爲要逼你說實話，才咬定了這兩個字，你一受不住，必然提出反證，那就把全部事實都暴露出來，九芝鼓着嘴道，您眞聰明，可惜爲這點小事費偌大心思有些値不得，去作律師多麼好呢，叔子笑道，你叫我作律師，好，我就作一回，現在先替那位二姑娘保障人權，替她主張應享的愛情權利，把你這煤心人……哦，對了，這還有一解，煤是黑的硬的，她也許說你是黑心硬心，不是說你沒心，我就把你這黑心人給押解到美國飯店，聽她發落，她也許施展女將軍身手，來一齣棒打薄情郎，我倒有好戲看了，衆人大笑，又七口八舌說這件事應該撮合，給我們詩社留椿佳話，九芝紅着臉道，是不是，我早知道你們善於起鬨，所以不願意說，這又有什麼値得大驚小怪，我不過去吃了一頓飯，煩做了兩樣菜，並沒有多說一句額外的話，至於她弄這些事與我何干，我也不能預先知道，瞧你們這鬧法，什麼撮合，什麼佳話，請問說得上麼，叔子道你不要撇清吧，我看你也並非無動於中，只是對我們口硬罷了，就說上次你對那個月琴，表面裝得一點不理會，暗地却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升天入地求之遍……，叔子說着見九芝面現出很難看的顏色，忽然醒悟，這件秘密自己曾許他不再告人，如今怎可以當衆說出，就急忙嚥住，止厂接着開口道，九芝老弟，不管是假撇淸，還是有動於中，反正我聽這情形覺得那位二姑娘癡情可憐，背之不詳，九芝聽了這話，心中突受一刺，尋思背之不詳，我背誰不詳，將來總得背一個，簡直不詳定了，想着只得向止厂搭訕說道，您也這樣說都是那兒的事啊，叔子道，那兒的事，美國飯店的事，少時咱們散席我要告一小時的假，陪九芝去看看那位二姑娘，衆人都嚷說我去，我也去，九芝心想這可糟了，你們倘若結隊去起鬨，不被她都打回才怪，但這些位爺們沒事尙要找事，恐怕說得出便作出來，就道，衆位不要這樣，人家雖然職業低賤，也是位閨秀。（未完）

編後話

△……在佈滿了火藥氣味的歐洲戰圈下，握有金融權勢的美國，其參戰與否，已早爲世人所注目，按美國人民頗以戰爭爲苦，而極力反對參戰，但美總統積極趨向參戰，已爲不可否定之事實，即其屬下亦多羣趨附和，本期之「羅斯福心腹極力誘導參戰」一篇，即爲對美國參戰動態之述說。是關心美國參戰問題者，和注意國際大勢者，所不可不讀。

△……歐洲戰爭以來，德以勇猛的戰術及和平之手腕，節節前進，着着勝利，已深得全歐一部份民族之敬仰，即在巴爾幹諸國中，亦極盡攜助之力，深得彼等之歡迎及悅服，同時反觀英國，卻與此相反，「英國威信喪失」一文，就是此問題的一種最好說明。

△……德之迅雷不及掩耳之猛攻略，實爲驚人，素稱科學發達的國家，對其機械之發明前進亦示驚異，即其利用方法亦經多方研究，日新月異，「德國潛水艦下水之新方法」即爲敘述德潛水艦之新使用法，德之潛水艦在第一次歐戰時曾大顯威風，注意此點者，不可不讀。

△……蘇彝士與直布羅陀爲扼地中海東西兩口之重要戰略地點，欲佔有地中海者，必當佔有此兩地點，故欲據地中海之佔有權，蘇彝士與直布羅陀，爲先決之問題，「蘇彝士與直布羅陀」爲述英以軍力防衛蘇彝士，設置海陸軍策源地，而完成戰後之制霸地中海，但德義之猛攻作戰，亦是一大問題，此篇可爲注意世界大勢者一小參考。

△……「德之百萬娘子軍」一文爲述寫德國人民之尚武精神及愛國熱誠，不但男人，婦女亦然，婦女雖無力於前防作戰，但勞働於工場中，其工作之代價，亦實偉大，誠爲間接之作戰，爲謀勞働婦女不防碍家庭事務而有「鄰組」之組織，此組織可補救婦女工作時，對家庭之顧慮，可謂非凡之組織，而造成德光輝之戰果。德爲世界最英勇有毅力之民族，其婦女亦具最耐勞忍苦之優點，德國之光榮，亦婦女界之光榮，婦女們不可不讀。

△……近來時常聽到各方面對於本刊的佳評，同時還有許多人對於本刊抱着極大的希望，這是很使我們興奮的事，所以我們此後當以最大的努力，力求本刊一切方面的增進，不論內容與版面將於最近期內，再求革新，庶不負各界的雅望。

贈刊誌謝

刊名	出版日期	出版地	附註
中央導報	四月廿日	南京	
反共情報	五月一日	東京	日文
吾友	五月十四	北京	
中聯銀行月刊	四月	北京	
彙報	五月一日		
大亞細亞	五月二十五日	厚和	日文
新河北	五月	保定	
華北評論	五月一日	北京	日文
檢驗月刊	廿九年七八號合刊	天津	
大亞洲主義	四月十五日	南京	
華北合作	四月廿日	北京	中日文
新滿洲	五月一日	新京	
華僑月刊	三月十五日	廈門	
國際時報	二月廿五日	新京	
三六九畫報	五月廿三日	北京	
民國廿九年北京特別市霍亂預防工作簡報		北京	
小學體育競技遊戲教材	六月	北京	
天津特別市立美術館概況		天津	
新生	五月十五日	漢口	

新民報半月刊

第三卷第十二期

民國三十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

發行者 新民報社事業局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總辦事處 新民報半月刊 北京總代售處 宣外鐵老鸛廟廿六號 電話南局四四四二號

印刷者 新民報社 附社新民印書局

代售處 全國新民報社支社分社 全國各大書局及各報販

本誌定價	
每月二册	五角
半年十二册	三元
全年廿四册	六元

外埠零購 另加郵費 長期定閱 郵費在內

增刊特大號另定（不收郵票）

本刊廣告定價請向本社廣告部接洽 廣告部電話西局三七一一號